通志堂經解

D仁12
1411
291

書載帝王之治而治本於道道本於心道安在曰
在中心安在曰在敬揖讓放伐制度詳略等事雖
不同而同於中欽恭寅祗愼畏等字雖不同而同
於敬求道於心之敬求治於道之中詳說反約書
之大旨不外是矣況諸經全體上下千數百年之
治迹一帝三王之淵懿皆在於書稽古者舍是經
奚先哉孔子所定半已逸遺厥今所存出漢儒口
授孔宅壁藏錯簡斷編當闕疑者何限自有註解
以來三四百家朱子晚年始命門人集傳之惜所
訂正三篇而止　聖朝科舉興行諸經四書壹是
以朱子爲宗書宗蔡傳固亦宜然欒不揆晚學三

門 12
滿
卷

十年前時科舉未興嘗編書解折衷將以羽翼蔡
傳云友胡庭芳見而許可之又勉以即蔡傳而纂
疏之遂加博采精究方克成編今謀板行幸遇占
邢張子禹命工刊刻以與四方學者共之云泰定
四年丁卯正月望日後學新安陳櫟謹書

一標題此書云尚書蔡氏集傳法朱子刊伊川易
傳標曰周易程氏傳尊經也首卷有朱子訂定
四字不忘本也自二卷起去四字紀實也

一今采朱子語録不書録者姓名法近思録也併
在纂疏内依趙氏四書纂疏例也然語録必居
諸説之前尊先師也

一朱子語録發明此傳而不可無者載之傳意已
明無俟云云及非説本章經旨者皆不汎載務
謹嚴也

一一部尚書朱子於闕疑諄諄言之今遇可疑處

始略存舊說然後明云當闕疑焉

一所纂諸家解只書其名於姓下而不列姓名於篇端

慶元己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書集傳明年先生歿又十年始克成編總若干萬言嗚呼書豈易言哉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皆載此書而淺見薄識豈足以盡發蘊奧且生於數千載之下而欲講明於數千載之前亦已難矣然二帝三王之治本於道二帝三王之道本於心得其心則道與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執中堯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極商湯周武相傳之心法也曰德曰仁曰敬曰誠言雖殊而理則一無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於言天則嚴其心之所自出言民則謹其心之所由施禮樂教

化心之發也典章文物心之著也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二帝三王存此心者也夏桀商受亡此心者也太甲成王困而存此心者也存則治亡則亂治亂之分顧其心之存不存如何耳後世人主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治不可不求其道有志於二帝三王之道不可不求其心求心之要舍是書何以哉沉自受讀以來沉潛其義參考衆說融會貫通迺敢折衷微辭奧旨多述舊聞二典禹謨先生蓋嘗正是手澤尚新嗚呼惜哉 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間亦有經承先生口授指畫而未及更改者今悉更定見本篇 集傳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師說不復識別四代之書分為六卷文以時異治以道同聖人之心見於書猶化工之妙著於物非精深不能識也是傳也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心雖未必能造其微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書因是訓詁亦可得其指意之大略矣嘉定己巳三月既望武夷蔡沉序

步博士鮒弟騰爲惠帝博士長沙太守騰生中中生武武生延陵及安國
安國爲武帝博士臨淮太守○愚案鮒騰兄弟耳藏書必同謀謂鮒藏可
也謂騰藏亦可也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
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
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百篇之義世莫得
聞漢藝文志云尚書經二十九卷註云伏生所授者儒林傳云伏生名勝
爲秦博士以秦時禁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
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于齊魯之間孝文時求能治尚書者
天下無有聞伏生治之欲召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詔太常使
掌故鼂錯往受之顏師古曰衛宏定古文尚書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
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
其意屬讀而已陸氏曰二十餘篇即馬鄭所註二十九篇是也孔穎達曰
泰誓本非伏生所傳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傳之內
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案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
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此序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
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皐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
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
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
篇故爲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眞僞之說詳見本篇此未暇論也

語録孔壁之傳漢人却不傳只司馬遷曾師授如伏生尚書漢世却多傳者伏生濟南人晁錯潁川人止得其女口授有不曉者以意屬讀然傳記所引却與尚書所載又無不同只是孔壁所藏者皆易曉伏生所記者皆難曉因甚只記得難底却不記得易底便是未易理會○唐孔氏曰謂之尚書文繼伏生之下則知尚字伏生所加也尚上通至魯共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聞金石絲竹之音乃不壞宅悉以書還孔氏科斗書廢已久時人無能知者以所聞伏生之書考論文義定其可知者爲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堯典益稷合於皐陶謨盤庚三篇合爲一康王之誥合於顧命復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爲四十六卷其餘

亂摩滅弗可復知悉上送官藏之書府以待能者

陸氏曰共王漢景帝子名餘傳謂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經謂之傳科斗蟲名蝦蟇子書形似之爲隸古定謂用隸書以易古文吳氏曰伏生傳於既耄之時而安國爲隸古又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簡之內其不可知者蓋不無矣乃欲以是盡求竹書之本意與夫本末先後之義其亦可謂難矣而安國所增多之書今篇目具在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聱牙至有不可讀者夫四代之書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爲二體乎其亦難言矣二十五篇者謂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二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牙冏命也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爲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同序者太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皐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爲四十六卷也其餘錯亂摩滅者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帝嚳釐沃湯征汝鳩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寶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乂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高宗之訓分器旅巢命歸禾嘉禾成王政將蒲姑賄肅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三

質疑　語録因論伏生書多艱澀孔壁書錯誤此不然今古書傳中所引書語已皆如此不可曉○書有古文有今文今文伏生口傳古文壁中之書禹謨說命彤日戡黎泰誓等篇凡易讀

者皆古文況又是科斗書以伏生書字文攷之方讀得豈有數百年壁中之物安得不訛損一字又却是伏生記得者難讀此尤可疑今人作全書解必不是○唐孔氏曰凡書非經皆謂之傳及傳論語孝經正謂孝經論語是傳也漢武謂東方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漢東平王雲與其太師策書曰傳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成帝賜翟方進策書曰傳曰高而不危所以長守貴是漢世通謂孝經論語爲傳也閻金石音懼其神異乃不敢壞宅○或曰孔子子孫雖遭壞宅不廢禮樂如漢欲屠魯猶聞絃誦重之遂不壞宅○愚謂序意不過如唐孔氏說耳此事不足深論○元城劉氏曰前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安國以今文字讀之古文尚書乃科斗書科斗變爲大篆大篆變爲小篆小篆變爲隸書所謂今文字乃漢之隸書也故序云爲隸古定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採摭羣言以立訓傳約文申義敷暢厥旨庶幾有補於將來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昭然義見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詳此章雖說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爲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爲孔子所作（纂疏）語錄書小序決非孔子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得書於孔壁時已有了伏生時無之

（纂疏）語錄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

道息用不復以聞傳之子孫以貽後代若好古博

雅君子與我同志亦所不隱也陸氏曰漢武帝末正和中江充造蠱敗戾太子○今

（纂疏）語錄書序恐不是孔安國案安國此序不類西京文字疑或後人所託然無據未敢必也以其本末頗詳故備載之讀者宜考焉

做漢文祖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是魏晉六朝時文字○孔氏書註某疑決非安國所註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安國漢武時文章豈如此但有太煩處決不如此困善也亦非後漢文字安國書傳恐是魏晉間人作託安國爲名與毛公詩傳大段不同　傳之子孫以貽後代漢時無這般文章嘗疑安國書是假書比毛公傳如此高簡大段爭事漢需訓釋文字有疑則闕今此却盡釋之豈有千百年前人說底話收拾於灰燼屋壁中與口傳之餘更無一字訛舛理會不得先漢文章重厚有力量今大序格致極輕疑是晉宋間文章況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小序決非孔門之書安國序亦決非西漢文章向來語人人多不解惟陳同父聞之不疑要是渠識得文字體製意度耳○唐孔氏曰蠱者怪惑之名藥毒行符爲魅天年皆是以蠱皆巫所爲故曰巫蠱○林氏曰孔傳成遭巫蠱不出杜預注左氏韋昭注國語趙岐注孟子凡所舉書出二十五篇中皆指爲逸書賈馬鄭服亦皆不見古文尚書至晉齊閒其書漸出及隋開皇二年求遺書得稍興然後五十八篇方備孔氏書始出皆用隸書至唐天寶三載詔衛衡改古文從今文今之所傳乃唐天寶所定本也○此又是以字畫分古文今文

漢書藝文志云書者古之號令號令於衆其言不立具則聽受施行者弗曉古文讀應爾雅故解古今語而可知也（括蒼葉夢得曰尚書文皆奇澁非作文者故欲如此蓋當時語自爾也今案此說是也大抵書文訓誥皆是記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共曉而於今世反爲難知誓命則是一日亦不難曉況有）○孔穎達曰孔君作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僞作舜典汩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冏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爲十六卷蓋亦略見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三篇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爲三十四篇而僞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數也劉向班固劉歆賈逵馬融鄭玄之徒皆不見眞古文而誤以此爲古文之書服虔杜預亦不之見至晉王肅始似窺見而晉書又云鄭沖以古文授蘇愉愉授梁柳柳之內兄皇甫謐又從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賾賾乃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漢書所引泰誓云誕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歷志所引伊訓畢命字畫有與古文略同者疑伏生口傳而鼂錯所屬讀者其引武成則伏生無此篇必張霸所僞作者也）（竇緊疏）碧梧馬氏曰據孔序所言則古文書其經已送之王官藏之中秘其傳則遺落蠹蝕而不止閒藏之私家者也以未立於學官是以經伏而傳不行於世耳是古文書不惟未嘗逸亦未嘗不在王官也劉歆移太常書所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是也中秘書非世儒所得見宜乎後之引古文書者皆不得其眞若杜韋趙註書所引皆指爲逸書也若然幾七百年而後

傳斯文之興喪可畏哉　今案漢儒以伏生之書爲今文而謂安國之書爲古文以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澁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則先秦古書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爲記錄之實語難工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爲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科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反專得其所易則又有不可曉者至於諸序之文或頗與經不合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而見故今定此本壹以諸篇本文爲經而復合序篇於後使覽考得見聖經之而又集傳其所可知姑闕其所不可知者云

碧梧馬氏曰書之辭語艱澁者自艱澁平易者自平易如所謂記錄當孔壁未出伏書雖以爲齊人之語女子之口晁錯屬讀是以艱可也孔壁既出與伏生同而又增多二十五篇安國又以伏書考論定其可知者矣淺果出於齊語安國豈不能以壁藏者訂正以就平易○董氏鼎曰古人八歲入小學教以詩書六藝書即此書也孔子未以前則然矣今所存書中明德新民之綱修齊治平之目則堯典要而尤徵精一四言開知行之端主善協一四言示博約之義務學命其入道之門爲治則洪範其經世之法他如皐陶謨禹貢之篇正官儆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地理則有禹貢之篇正官儆則有周官之制度修己任人則有無逸諸書燦爛之餘僅存其半而宏綱大用已如此又五經各主一事而書之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禮主節文即虞書之五禮詩主詠歌即后之樂教周禮設官即周官之大綱春秋褒貶即皐謨之命德討罪也五經各舉帝王建置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之經濟全體焉

書序

蔡氏集傳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漢劉歆曰孔子修易序書班固曰孔子纂書凡百篇而爲之序言其作意今考序文於見存之篇雖頗依文立義而識見淺陋無所發明其間至有與經相戾者於已亡之篇則依阿簡略尤無所補其非孔子所作明甚顧世代久遠不可復知然孔安國雖云得之壁中而亦未嘗以爲孔子所作但謂書序序所以爲作者之意與討論墳典等語陽越不屬意亦可見今姑依安國壁中之舊復合序爲一篇以附卷末而疏其可疑者於下云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

作堯典　聰明文思欽明文思也光宅天下光被四表也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以虞書也作者追言作書之意如此也（貢祭疏）小序多可疑堯典一篇自是說堯一代爲治之次第至讓于舜方止今郎說是讓于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說一代政事之始終郎說歷試諸難是爲要受讓而作也○碧梧馬氏曰林氏謂昔在者篇首起語之辭書序自爲一編故以昔在帝堯起於篇首如孔氏序云古者伏羲氏之王天下也今案堯典之後接舜典則曰虞舜側微云云接禹謨則曰皐陶矢歌謨禹成歌功云云益足證古序自爲一篇而相續之辭如此蓋史氏舊文也又案維昔黃帝法天則地四聖遵序各成法度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萬世載之作五帝本紀第一此太史公五帝本紀序傳之文與今書序堯典之說一也是皆古策書史官之序語如此今

史記序傳亦自爲一篇　○虞舜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舜典出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事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

難作舜典側微微賤也歷試徧試之也諸難五典百揆四門大麓之事也舜典豈足以盡一篇之義○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

今案舜典一篇備載一代政事之終始而序止謂歷試諸難作

共九篇稟飫漢孔氏曰言舜理四方諸侯各設其官居其方生姓也別其姓族分其類使相從也汨治作興也言治民之功興也稟勞飫賜也凡十一篇言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稟勞飫賜也凡十一篇言今案十一篇共只一序如此亦不可曉

劉原父云古文正共相近誤爲共○問張子以別生分類爲明庶物察人倫恐未安曰書序本無證據今引來解說更無理會了○唐孔氏曰凡此皆不見其經暗射無以考中孔氏順其文爲傳耳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葉氏曰別生因生以賜姓也分類胙土以命氏也故禹平水土後亦曰錫土姓○陳氏曰隨方別居方之法如所謂量地制邑度地居民○

稟疏

共九篇劉侍讀以共爲丘言九丘也序者之意具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故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之精微者哉

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耳今書序固不

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皐陶謨益稷矢陳申重也序書者徒知皐陶以謨名禹以功備而篇中有來禹汝亦昌言與時乃功懋哉之語遂以爲舜申禹使有言申皐陶使有功其淺近如此而不知禹曷嘗無言皐陶曷嘗無功是豈足以知禹皐陶

○皐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又使禹亦陳昌言故先說皐陶陳謨了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意只管穿鑿求巧妙耳○此乃二篇之序皐陶矢厥謨即謂皐陶謨篇也禹成厥功即謂大禹謨篇也陳九功之事故曰成厥功申重也帝舜因皐陶陳九德而禹俞之因復申命禹曰來禹汝亦昌言而禹遂陳益稷篇中之語此一句序益稷篇也以此讀之文意甚明不煩生意○書序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然後人亦自理會他本義未得盡如禹謨序申重也序者本意先說皐陶後說禹謂舜欲令禹重說故將申字繫禹字蓋伏生書以益稷合於皐陶謨而思日贊之襄哉與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相連申之二字便見舜令禹重言之意此是序者本意今人都不如此說說得雖多皆非其本意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所載有未備者又敘其君臣間嘉言善政以爲二謨益稷三篇以備舜典之未備者○愚案朱子語錄甚明蔡氏不純祖述仍用交互申禹使有功之說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別分也分九州疆界是也隨山者隨山之勢濬川者濬川之流任土者任土地所宜而制貢也

蔡疏

呂氏曰隨山開道以觀水勢而治之一謂水源皆出於山山脈與水脈通隨山即所以導水隨山濬川見禹之智任土作貢見禹之仁○陳氏大猷曰隨與任行其所無事也隨其土之所有而不責其所無是謂任土

○啓與有扈戰于甘之野作甘誓經曰大戰于甘者甚有扈之辭也序書者宜若春秋筆然春秋桓王失政與鄭戰於繻葛夫子猶書王伐鄭不曰與不曰戰者以存天下之防也以啓之賢征有扈之無道正禮樂征伐自天子出也序書者曰與曰戰若敵國者何哉孰謂書序爲夫子作乎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于

洛汭作五子之歌 經文已明此但疣贅耳下文不註者放此 〔纂疏〕馬氏曰如湯誓大誥等篇初未嘗言所作之意引序冠之此爲得體五子歌旅獒等本意已詳復加以序之云云贅矣所冠之序是非相半 〇義和湎淫廢時亂日胤往征之作胤征 以經攷之羲和蓋黨羿惡仲康晏羿之強不敢正其罪而誅之止責其廢厥職荒厥邑爾序書者皆不明此意亦曰湎淫廢時亂日本有所畏而不敢正其罪邪 〔纂疏〕或曰羲和至夏合爲一官發時失分至之節亂日紊甲乙之序 〇自契至于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纂疏〕契帝嚳子舜封之商賜姓子嚳元都亳帝告即帝嚳釐理治沃沃饒之土 〇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〇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漢孔氏曰先王帝嚳也醜惡也不期而會曰遇鳩方二臣名五篇云 〔纂疏〕愚案石五篇皆商書其次在湯誓前今遂附夏書末 〇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以伊尹爲首稱者得之咸有一德亦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陑在河曲之陽鳴條在安邑之西升自陑義未詳漢孔氏遂以爲出其不意亦序意有以啓其陋歟

〔纂疏〕問升自陑以爲出其不意曰此乃序說經無明文今不的見陑是何地何以辨其正道奇道湯武之興決不如後世之誦訐若陑是取道近亦何必迂路大抵讀書須求其要處如食肉必竟內中有滋味有人却要於骨頭上咀嚼縱得些肉亦能多少古人所謂味道之腴最有理因問凡書傳中如此者皆可且置之曰固當然○蘇氏曰升陑記事之實猶泰誓師渡孟津而已○林氏曰湯興師時誓于亳誓而後升陑戰鳴條非如甘誓牧誓誓于戰地也序似以爲戰時誓非

〇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程子曰聖人不容有妄舉湯始欲遷社衆議以爲不可而不遷是湯有妄舉也蓋不可者湯不可也唐孔氏以於時有議論其事者詳序文以爲欲遷者湯欲之也恐未必如程子所言要之序 〔纂疏〕唐孔氏曰疑至臣扈二臣名○程子曰湯以爲國既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三篇云非聖人之徒自不足以知聖人也則社自當遷然遷之不若不遷之愈故但屋之○張氏曰欲遷社者革變之義卒不可遷屋之敗有火災也記喪國之社屋者忠厚之仁○愚謂孔註謂世無及勾龍者故不可而止此易社神非遷社也以序意詳之初欲遷夏社作夏社篇繼以二臣之議而止故又作疑至臣扈篇自商初不遷夏社亟爲後法周遂亦不遷商社所以亳社春秋猶存焉忠厚之仁監戒之義蓋兩得之始以爲可卒也不可縱以人言而不可之者亦湯也伊川之說正不必辨

〇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三朡國名今定陶也俘取也俘厥寶玉恐亦非聖人所急篇云 〔纂疏〕孔氏曰桀走保三朡

典實國之常實也○陳氏傅良曰夏后氏之璜之類○張氏曰二臣之書意傷桀而戒湯也

珣仲虺作誥

大珣地名纂疏李氏舜臣曰湯未受國而負深慙疑若不可久矣奚以慙爲王始置是念自新厥德否則何止於一慙哉歸見國人者仲虺憂其一慙之不忍將自沮也順天應人不遏不殖非爲己私此心彰信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非取虺之言而誰歟○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纂疏愚謂諸侯來朝湯誥之與天下更始序次明法○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孟子曰湯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史記太子太丁未立而死立太丁之弟外丙二年崩又立外丙之弟仲壬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序書者以經文首言奉嗣王祗見厥祖遂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後世儒者以序爲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與本紀所載是可嘆也肆命徂后二篇亡○吳氏曰太甲諒陰爲服仲壬之喪以是時湯葬已久仲壬在殯太甲太丁之子視仲壬爲叔父爲之後者爲之子也祗見厥祖謂至湯之廟蓋太甲既立伊尹訓于湯廟故稱祗見厥祖若祗見也纂疏伊尹祠先王若有服不可入廟必有外丙二年仲壬四年止是殯前既不當稱奉亦不當稱祗見厥祖若祗見也纂疏馬融曰答單爲湯司空孔氏曰明居之間時湯在殯宮太甲朝夕宜常在如何伊尹因祠而見之曰此與顧命康王誥所載冕服事同意意古人自有一件人君居喪之禮但今不存無以考據又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作太甲三篇

案孔氏云桐湯葬地也若未葬之辭蓋上文祗見厥祖言湯在殯故此不爲已葬使湯果在殯則太甲固已密邇其殯側矣捨殯而欲密邇湯於將葬之地固無是理也孔氏之失起於伊訓序文之繆遺外丙仲壬二帝故纂疏新安胡氏曰思庸思用伊尹之言○薛氏曰太甲終不變書言不通則尹如之何曰太甲之變天所與也尹安得不與之歸變天所弃也尹安得私與之復聽天所命而我無心焉此所以爲伊尹○伊董氏鼎曰尹營桐宮爲太甲居憂之所耳序曰放諸桐豈可以放桀例之○伊尹作咸有一德○沃丁既葬伊尹亳祭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纂疏皇甫謐云沃丁八年伊尹卒卒年百餘歲自克夏至沃丁五十三年○陳氏曰以伊尹事訓沃丁也○本于氏舜臣曰禮契以下盡臣道者代不乏人伊尹周公之葬獨紀於書○伊陟作伊陟原命纂疏穀楮也王氏曰兆乎物者禍福特未定皆曰祥應以德則爲福否則禍○孔氏曰賛

共生於朝伊陟賛于巫咸作咸乂四篇○太戊賛于

以二說問者荅曰書序是經師所作決非孔子成湯太甲年次尤不可考不必妄爲之說讀書且求義理以爲反身自修之具此等疎非所急也○孔氏曰肆命陳往古明君以戒也徂后

告也原臣名○愚謂咸乂以巫咸能人王家也意此臣下相警戒之書太戊又
告命二臣意此君臣交相警戒之書案史記亳有桑穀二木
不勝德太戊遂修先王之政桑穀亦滅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
而祥桑枯死商道復興以此觀之云書之意略可想見○仲丁遷于囂

作仲丁○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祖乙圮于耿作
祖乙 沃丁太甲之子咎單臣名伊陟伊尹之子太戊沃丁弟之子桑穀二木
合生于朝七日而拱妖也巫咸臣名囂相耿皆地名囂相在河北耿在
河東耿鄉河水所毀曰圮凡十篇云 纂疏 新安胡氏曰仲丁太戊子自亳遷囂河亶甲仲丁弟
遷于相即今相州祖乙河亶甲子○愚案本紀祖乙嘗
五邦亳囂相耿只四處耳豈祖乙嘗兩遷邪不可攷矣○盤庚五遷

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以篇中有不常厥邑于今
今詳于今五邦之下繼以今不承厥古罔知天之斷命則是盤庚之前已自有
五遷而作序者孜孜不詳繆云爾也又五邦云者五國都也經言亳囂相耿惟
四邦耳盤庚從湯居亳不可又謂之一邦也序與經文既已差繆史記遂謂盤庚自有五遷誤又甚矣○高宗夢得說使

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案經文乃審厥象
下是高宗夢得良弼形狀乃審其狀貌而廣求於四方說築傅巖之野與形象
肖似如序所云似若高宗夢得傅說姓氏又因經文有羣臣百官等語遂謂使

百官營求諸野得諸傅巖非惟無補
經文而反支離晦昧豈聖人之筆哉○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

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經言肜日
而序以爲
祭成湯經言有雊雉而序以爲飛雉升鼎耳而雊載籍有所傳歟然經言典祀
無豐于昵則爲近廟未必成湯也宗廟都宮堂室深遠幽邃而飛雉升立鼎耳
而鳴亦已異矣 纂疏 表氏 胡氏旦曰孔謂耳不聰之異似在鼎足爲足
高宗之訓篇亡 纂疏 不良乎劉謂鼎象三公小人將居公位亦鑒○殷

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咎惡
乘勝也詳祖伊所告無一言及西伯者蓋祖伊雖知周不利於商而
又知周實無所利於商序言殷始咎周似亦未則祖伊奔告之意 纂疏 表氏
曰周乘其勢以戡之戡如左氏戡定禍亂之戡○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

纂疏 或曰錯亂也如
孟子云逆天○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

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誤也序本依放經文
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紂武王觀兵是以臣脅君也張子曰此事間不容髮一
日而命未絕則是君臣當日而命絕則爲獨夫豈有觀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
蓋泰誓序文既有十一年之誤而篇中又有觀政于商之語僞泰誓得之傳聞
故上篇言觀兵之事次篇言伐紂之事司馬遷作周本紀因亦謂十一年觀兵

十三年伐紂諡謬相承展轉左驗後世儒者遂謂實然而不知武王蓋未始有十一年觀兵之事也且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繼以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即記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夫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上文十一年之誤審矣孔氏乃離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則釋為觀兵之時於一月戊午師渡孟津則釋為伐紂之時上文則年無所繫之月下文則月無所係之年又序言十一年伐殷而孔氏乃謂十一年觀兵十三年伐殷是蓋繆中之繆遂使武王蒙數千百年脅君之惡一字之誤其流害乃至於此哉 纂疏 或引洪範十有三祀王訪箕子為證則愚案此之一月即武成之一月壬辰也戊午即中篇之戊午次于河朔也二日旁死魄壬辰則戊午二十八日也經之十有三年即洪範之十有三祀也一年之一字誤 纂疏 十一年之誤可知伊川謂無觀兵事○顯然矣

牧野作牧誓 戎車馳車也古者馳車一乘則革車一乘馳車戰車革車輜車載器械財貨衣裝者也司馬法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馳車七十五人革車二十五人凡百人二車故謂之兩三百兩三萬人也虎賁若虎賁獸之勇士百人 纂疏 愚案一車兩輪故一乘車為一兩戎車二百兩兵車三百乘也之長也 纂疏 輜車載器物自在兵車外纔言戎車則必有輜車不言可知謂二車之兩誤矣詩百兩將之豈亦併輜車言乎一虎賁必長百人一乘車總用百人以虎賁數合車數蓋三萬人也

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歸獸歸馬放牛也武成所識其事之大者亦多矣何獨先取於歸馬

放牛 纂疏 吳氏曰史記本紀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班固亦作歸狩當以狩為正

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唐孔氏曰言殺受立武庚者 纂疏 十三氏序自相顧為文未見意也

炎曰紂死而武庚不立箕子必不從武王歸○呂氏曰殷之勝紂之殺武庚之立箕子歸周之意除天下之大害傳天下之大法事之重一也以宇當深玩見箕子不欲歸周以之歸者武王也自武王言之見其能尊德樂道屈致賢者自箕子言之見其道統在身遺範百王未嘗諭其不欲歸周之意而又不得不言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宗彝宗廟彝尊也以為諸侯分器篇云 纂疏 左昭十二年楚靈王曰呂伋王孫牟十五年諸侯皆受明器於王室杜云明德之分器也○胡氏伸曰如分魯以夏后氏之黃分陳以肅慎氏之矢之類皆分器也單言宗彝以其孝也以祭器為重故歸宗彝以該其餘程氏二卣周公得之成洛之後和卣一卣文侯得之東遷之初宗彝亦朝廷之重禮重器歟

太保作旅獒 獻貢也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篇 纂疏 孔氏曰巢伯殷諸侯芮伯周同姓圻內國為卿大夫旅陳也陳威德以命巢伯○李氏格曰巢今無為軍巢縣曰來朝始來朝也湯放桀南巢巢人納之商封為侯是見巢之忠矣商亡周興於是始朝夫子錄其書蓋有所感也○張氏曰商亡而巢朝周周之于孫或不鑒之其朝又弗可保旅巢命中必有戒飭之意

陳王之敎命以命巢伯也○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纂疏愚謂周公納祝册于金縢之匱耳史後作此書述禱疾事爲始耳書非周公作非也此序不特不能盡此書之事大意全非○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三監管叔蔡叔霍叔也以其監殷故謂之三監纂疏孔氏曰黜絶也以誅叛之義大誥天下○呂氏曰序言三監而不及武庚武庚之叛生於三監也書言武庚而不及管蔡爲親者諱也○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啓代殷後作微子之命微子封於宋爲湯後纂疏陳氏曰特曰成王見周公所行無非奉王之命而不自專也黜殷命絶其嗣殺武庚誅其身也○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唐叔成王母弟也穎穗也禾各一穗合爲一穗蓋氏曰唐叔雖幼因禾必有獻替之言成王既悟風雷之變因命唐叔以禾歸周公于東旅陳也二篇亡纂疏孔氏曰邑內得異禾天下和同之象周公德之所致公東征未還故命以禾歸周公唐叔後封晉公又推美成王善則稱君天下和同政之善者故以嘉禾名篇唐孔氏曰歸禾半月史傳無文王疑未解未必歸未於公當是啓金縢後也後世同穎之禾遂名嘉禾由此○陳氏經曰此天地委和借草木之靈以彰成王周公

始疑終信之象乃君臣和同之德之所感召也唐叔獻諸天子必以此意歸美稱德成王不有歸美於周公知有公不知有己也周公不有歸美於成王知有王不知有己也歸禾事必在啓金縢之後公尚留東未歸之前二書雖亡君臣和氣藹然猶可想見當王之疑禾爲之異動同穎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亦王之眞誠又爲之異動同穎公之忠誠上通于天亦王之眞誠○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案胡氏曰康叔成王叔父也經文不應曰弟成王康叔猶子也經文不應曰弟弟序之繆誤甚無可疑詳見篇題又案書序似因康誥篇首錯簡遂誤以爲成王之書而孔氏又以爲序篇亦出壁中豈孔鮒藏書之時已有錯簡○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纂疏愚案召公不言簡略之非詳見本篇○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纂疏愚案此序只說得伻來以圖及獻卜以前以後全不及○成周既成遷殷頑民作多士遷殷頑民在作洛之前序書者攷之不詳以爲成周既成遷殷頑民謬矣詳見本篇○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殷遺多士未始目爲頑民小序題纂疏愚案商王士殷多士周家忠厚之意其失不但昧遷殷民之先後○周公

作無逸○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悅周公作君奭蘇氏曰舊說或謂召公疑周公陋哉斯言也○愚謂序文意義含糊舊說之陋有以啓之也○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踐滅也篇亡纂疏孔氏曰成王即政親伐之遂滅奄而徙之○唐孔氏曰周公攝政之初奄與淮夷從管蔡作亂公討而定之成王即政淮與奄又叛王親征之蓋王即政始封伯禽費誓稱淮夷徐戎並興王伐淮夷魯伐徐戎是同時討伐知成王親政之年復叛也○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史記作薄姑篇亡纂疏孔氏曰蒲姑地近中國教化之○呂氏曰告召公見周公於軍國大議不敢專也○李氏杞曰青州千乘縣有蒲姑城遷奄君臣於薄姑遷奄民於魯視鮑所謂因商奄之民而命伯禽是也○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周公作立政○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成王黜殷久矣而於此復言何耶纂疏愚謂序言王歸在豐書云歸于宗周乃歸鎬非豐也自惟周王撫萬邦至董正治官乃此書之本序辭甚明白

小序贅矣○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賄賂也義未詳篇亡纂疏蘇氏曰東夷即淮夷在周爲東○孔氏曰肅慎東北邊夷榮國名周同姓諸侯爲王卿士○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亳姑此言周公在豐漢孔氏謂致政歸老之時而下文君陳之序乃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方未命君陳時成周蓋周公治之以公沒故命君陳然則公蓋未嘗去洛矣而此又以爲在豐將沒則其致政歸老果在何時邪篇亡纂疏吳氏曰周公沒時曰帝王洪紀云武王葬畢在杜南長安西北序說葬周公事書乃名亳姑不適在豐○唐孔氏相兌會篇亡不知所道○蘇氏曰畢有文武墓亳姑蒲姑也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至此并告以遷歟○呂氏曰公欲葬成周宗臣垂死憂國以邦安危○惟殷十致不忘之意意不在葬也成王領其意不從其葬使祔于文武也○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篇疏陳氏曰善惡而正之簡修進良是也○葉氏曰猶言分陝恐非○愚謂治洛以化殷民爲重故君陳畢命曰尹茲東郊保釐東郊雖以東郊言實全付以治洛也小序一分字辭意欠明或者遂謂分東郊成周使君陳爲之正長王城之事蓋無與焉小序誤之也○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康王既尸天子遂誥

諸侯作廩王之誥 尸天子亦無義理太康尸位羲和尸官皆言居其位而廢棄其事之稱序書亦用其例諺矣 ○

纂疏 愚謂此序首句必有訛缺大意謂土命作册畢公耳

徙作君牙 序無所發明曰周云者殊無意義或曰此春秋王正月例也曰春秋魯史故孔子繫之以王此豈其例耶下篇亦然 ○

穆王命伯冏爲周大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

贖刑作呂刑 此序亦無所發明但增一夏字自古刑辭之制豈專爲夏夏承虞治不聞變法周禮亦無五刑之贖刑之名序不爲中夏耶或曰訓夏贖刑謂訓夏后氏之贖刑也曰無所不至曰侯竊舜典贖刑二字作爲此刑以聚民財資其荒用夫子以其書猶有哀矜之意而録之至其篇首特以耄荒没之其意微矣詳見本篇

纂疏 陳氏大猷曰呂命二字必有缺文所載古亦作序 夏書 ○愚謂舜典贖刑陟方乃死夏史公夏贖刑

命 案經文止言穆王命作冏命而此益以圭瓚緤酌秬鬯者必以圭瓚故經不言與瓚酌秬鬯之柜鬯以圭玉爲之賜以秬鬯副焉之名以圭玉爲柄謂愚謂成王以秬鬯錫周公於作洛之餘見西周所以處于王以秬鬯錫文侯於

費誓 徐徐戎也 蘇氏曰二寇皆在魯東東郊門不開非寇已遍也

纂疏 夷淮夷也 如漢烽火通甘泉而棘門灞上皆屯兵吳楚七國而閉函谷關蓋戒嚴也 ○

秦誓 以經文意攷之穆公之悔蓋悔用杞子鄧道經崤而東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使假道秦不然事見左傳僖三十二年秦之諜不聽蹇叔之言亭文亦不明此意

纂疏 唐孔氏曰崤山險地在弘農澠池秦

書序

讀尚書綱領 朱子說外附以他說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旁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理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書表樞史編後

尚書初讀似於己不相干後來熟讀見堯舜禹湯文武之事皆切於己語錄下同

先生問尚書如何看答曰須考歷代之變曰世變難看唐虞三代事浩大闊遠何處測度不若求聖人

之心如堯則考其所以治民舜則考其所以事君
且如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熟讀豈不見湯之
心大抵尚書有不必解者有不可解者有須着意解者有略須
解者有不可解者如仲虺之誥太甲諸篇只是熟
讀義理自明何俟於解如洪範則須着意解如典
謨諸篇辭稍雅奥亦須略解如盤庚諸篇已難解
康誥之屬則不可解矣
某嘗患尚書難讀後來先將文義分曉者讀之聲牙
者且未讀如二典三謨等篇義理明白句句是實
理堯之所以爲君舜之所以爲臣皐陶稷契伊傅
輩所言所行最好綢繆玩味體貼向自家身上來

其味自別
問尚書難讀蓋無許大心胷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
得如何程子只說尚書曰他書却有次第且如大
學自格物致知以至平天下有多少節次尚書只
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至黎民於變時雍
展開是大小大命羲和定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
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
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胷如何了得
二典三謨其言雅奥學者未遽曉會盤誥等篇又難
看如伊尹告太甲五篇說得極切其所以治心修
身處雖爲人主言然初無貴賤之別細讀極好

書且看易曉處其不可曉者不要強說縱說得出恐未必是當時本意近世解書者往往皆是穿鑿如呂伯恭亦未免此

看尚書漸漸覺得曉不得便是有長進若從頭到尾解得便是亂道讀尚書有一箇法半截曉得半截曉不得曉得底看曉不得底且闕之不可強通強通則穿鑿

盤庚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只是穿鑿終恐無益耳○如微子篇且認微子與父師少師哀商之淪喪已將如何若其文義知他當時言語如何自有不能曉矣○書中易曉

處直易曉其不可曉處且闕之如盤庚之類非特不可曉便曉得亦要何用如周誥等篇周公不過說周所以合代商之意是他當時說話其間多有不可解者亦且觀其大意所在而已○書中不可曉處先儒既如此解且只得從他說但此一段如此訓詁說得通至別一段如此訓詁便說不通不知如何○盤庚篇不可曉如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至嘉績于朕邦全無意義又當時遷都更不明說遷之爲利不遷之爲害何故說得都無頭且如今要告諭民間一二事做得幾句如此他曉得曉不得中篇又說神說鬼若使如今誥令如此好一

場大鵬突尋常讀尚書讀得伊訓太甲一德便着
鞭過盤庚却看說命要之讀尚書可通則通不可
通姑置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
如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立政君奭是也最好者
無逸中用字亦有譌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
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當時有司潤色之文
尚書只是虛心平氣闕其所疑隨力量看教淡洽便
自有得力處又曰其間大體義理固可推索但於
不可曉處闕之而意義深遠處自當推究玩索之
也
某嘗欲作書說竟不曾成如制度之屬祇以疏文爲
本若其他未穩處更與挑剔令分明便得
與仲默帖云書說未有分付處尚書且須見得二帝
三王之心而通其所可通毋強通其所難通諸說
此間亦有之但蘇氏傷於簡林氏傷於繁王氏傷
於鑿呂氏傷於巧然其間儘有好處
荊公不解洛誥但云其間煞有不可強通處今姑擇
其可曉者釋之今人多說荊公穿鑿他却有此處
若後來人解書則又却須要盡解
東坡書解說著處直是好他看得文勢好又筆力過
人發明得分外精神問但似失之簡曰也有只消
如此解者

伯恭解書自洛誥始其文甚鬧熱某問之云有難通處否初云亦無甚難通處後方云果有難通處今只是強解將去耳○伯恭直是說得書好但說不通處却一向解去故有尖巧之病也是伯恭天資太高所以不肯關疑○後數年再會於衢伯恭始謂予曰書之文誠有不可解者甚悔前日之不能關所疑也予惟伯恭所以告予者雖其徒亦未必知因具論之使讀者知求伯恭晚所欲關者而關之庶幾得其所以書矣書東萊書說後

林書解儘有好處但自洛誥以後非他所解以上並朱子語錄及文集中摘出

鄱陽柴氏中行與之與尊已程氏去華實之書曰唐虞三代聖帝明王與其良臣碩輔精神心術之妙推之天下以爲大經大法者盡在於書嘗謂善言道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如詩之思無邪禮之毋不敬皆可蔽以一言吾友深於書者必有至要不可易之論願蔽以一言以爲讀書之指南

程氏荅曰讀書必有綱領自其綱領而提之則其間世變之殊事爲之異皆可會而通之一以貫之五十八篇之所載唐虞三代聖賢相撫世酬物殊時殊事而可蔽以一言者其在於允執厥中乎是故中也隨事而有聖賢之於是中也當事而存是故

堯舜之禪受堯舜之執中也禹之傳子禹之執中也湯武之放伐湯武之執中也伊尹之相太甲周公之輔成王伊周之執中也親如瞽瞍而不克諧以孝則非爲人子之中頑如有苗而不誕敷文德則非格遠人之中君如紂而不去不囚不死則非微子箕子比干之中水土不平毫不遷洛不作則非拯民定業之中其他如訪箕子以傳道誅三監以安周董正治官居喪出誥訓夏贖刑攘戎悔過與凡修身任賢奉天畏民保治遵法納忠輔德因革廢置寬嚴久速迹雖差殊理實一致無非隨時順理因事處宜各當其可各適其中而已故堯之

授舜舜之授禹自執中之外無他語而湯之諸君所以相與繼天立極與其諸臣所以相與扶世立教大抵皆以此中相傳而易地皆然者也此所以上契天心下合民情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然異乎子莫之執中者聖賢固有精一之功而非徒中之強執也堯舜性之雖不俟於精一而自然能合乎中湯武而下反之則必由此而後造於粹然之地焉以是觀之則知書之要而唐虞三代之弘綱要旨雖不中不遠矣

程氏又荅友人問曰前輩謂讀書要識聖賢氣象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

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皐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觀啓與有扈戰于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聞也湯之伐夏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慙德武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歷歷陳布惟恐紂惡不白己心不明略無回護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此無是也使無尹之志則去闇拳無幾然太甲天資力量遠過成王太甲悔悟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讒疑交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

敢去國且切切挽召公以同心輔佐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大物授舜舜以大物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辭盤庚以圮于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而臣民謹譁至勤三篇訓諭而僅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商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一以爲龍蛇一以爲赤子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爲國家至大至重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甚暇而甚勞也精一執中無偏無陂皇極之煩言欽恤明刑何至呂刑之縢口降是而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迹熄霸圖兆矣世變有隆污風俗有厚薄固應如此引而伸之觸

類而長之讀書者其毋苟乎哉

婺源滕氏和叔尚書大意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以此一字讀此一書迎刃而解矣

讀尚書綱領

朱子訂定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虞書 虞舜氏因以為有天下之號也書凡五篇堯典雖紀唐堯之事然本虞史所作故曰虞書其舜典以下夏史所作當曰夏書春秋傳亦多引為夏書此云虞書或以為孔子所定也

堯典 堯唐帝名謚文曰典從冊在丌上尊閣之也此篇以簡冊載堯之事故名曰堯典後世以其所載之事可為常法故又訓為常也今文古文皆有篆疏 呂氏曰二典如影之有乾坤○丌巨基反愚按丌即今扳閣形也典字冊在丌上在六書為象形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曰粤越通古文作粤曰若者發語辭周書越若來三月亦此例也稽考也史臣將敘堯事故先言考古之帝堯者其德如下文所云也曰者猶言其說如此也放至也猶孟子言放乎四海是也勳功也言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也欽恭敬也明通明也敬體而明用也文文章也思意思也文著見而思深遠也安安舒所勉強也言其德性之美皆出於自然而非勉強所謂性之者也允信克能也常人德非性有物欲

害之故有強爲恭而不實欲爲讓而不能者惟堯惟之是以信恭而能讓也光顯被及表爲格至上天下地也言其德之盛如此故其所及之遠如此也蓋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至於被四表格上下則放勳之所極也孔子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蓋書敘帝王之德莫盛於堯而其贊堯之德莫備於此且又首以欽之一字爲言此書中開卷第一義也謂若深味而有得焉則一經之全體不外是矣其可忽哉

纂疏　○朱子語錄曰曰若稽古帝堯是作書者敘起元城引古文粵若其說是○堯是初頭第一箇聖人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敬是徹上徹下工夫做到聖人田地也只放下這箇敬不得如堯舜也只是一箇敬須堯之德獨將欽字爲首欽敬是箇本領能敬便能明能安安只是重疊字若小心翼翼成性存存言堯之欽明文思皆出於自然不勉強也○呂氏祖謙曰散而在外則爲文斂而在內則爲思欽明之發見也蘊而在內則爲思散而在外則爲文思表裏之謂○陳氏經曰安安之至也如云存存○呂氏大臨曰格極其所至也其德之盛上下與天地同流也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明明之也俊大也堯之大德上文所稱是也九族高祖至玄孫之親舉近以該遠五服異姓之親亦在其中也睦親而和也平均章明也百姓畿內民庶也昭明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天下諸侯之國也黎黑也民皆黑故曰黎民於歎美辭變變惡爲善也時是時雍和也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

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

纂疏　語錄克明俊德只是說堯之德與文王克明德同問古註作明俊德之人曰看文勢不見有用人意○九族且從古註○問九族謂上至高祖下至玄孫林氏謂如此只是一族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是否曰父族謂本族姑之夫姊妹之夫女子之夫家母族謂母之本族與其母族與妻之本族與其母族是也上殺下殺旁殺只看所書宗族圖可見○九族以三族言者較大○平章百姓只是近處百姓黎民合天下民言之典謨中百姓只是說民如周啐百姓之類若國語說百姓則多是說民如孔氏曰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凡九族馬鄭同夏侯氏曰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歐陽同唐孔氏曰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睦即親章即明雍即和也變文以類相對耳○王氏曰親親之也睦交相親也○唐氏曰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陳氏大猷曰於如於穆之於神化之妙難以形容與直言變者氣象不侔矣○眞氏德秀曰欽明文思者衆德之目俊德即其總名也明俊德者修身之事其下即齊家治國平天下之事此帝者爲治之序也先言堯自明己德後言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新民而民亦明其德也大學以明明德爲新民之本與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序蓋本之堯典也堯典其大學之宗祖歟○愚按大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孔註之非可見以修齊治平論此章始於司馬公稽古錄朱子從之眞氏又揭此章冠大學衍義一書且以爲大學之宗祖至論也克明俊德者明此德之全體以用也以親九族至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泰和中矣傳謂堯推其德自身而家國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爲放勳帝德之所推即功德之全體以用也以親九族至時雍皆推此德之大用舉天地間盡在泰和中矣傳謂堯推其德自身而家國天下所謂放勳者也即指此爲放勳帝德之所至豈功自功德自德哉九族傅本孔氏而併該夏侯氏也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乃者繼事之辭

羲氏和氏主曆象授時之官若順也昊廣大之意曆所以紀數之書象所以觀天之器如下篇璣衡之屬是也日陽精一日而繞地一周月陰精一月而與日一會星二十八宿衆星爲經金木水火土五星爲緯皆是也辰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度爲十二次也人時謂耕穫之候民民事早晚大所關也其說詳見下文

纂疏　一件大事故先帝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曆是書象是器無曆無以見三辰之所在無象無以見三辰之運行○孔氏曰重黎之後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又呂刑註重即羲黎即和馬融曰羲氏掌天和氏掌地四子掌四時楚語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楊雄曰羲近重和近黎○唐孔氏曰日月所會之辰正月會亥其辰爲陬訾二月戌爲降婁三月酉爲大梁四月申爲實沈五月未爲鶉首六月午爲鶉火七月巳爲鶉尾八月辰爲壽星九月卯爲大火十月寅爲析木十一月丑爲星紀十二月子爲玄枵舉人所見曰星論日月所會曰辰○愚按正月建寅寅與亥合二月建卯卯與戌合辰所會與月建合他倣此○呂氏曰作曆之前欽若昊天是先天而天弗違作曆之後敬授人時是後天而奉天時皆以欽敬爲主○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於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治曆創制立度治之法也○王氏曰少昊命官鳳鳥氏司曆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重曆官如此堯世步占曰欽敬寅最爲謹嚴及夏羲和合爲一其官已略至周太史止歲年以下大夫爲之馮相氏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爲之其官益輕蓋創始造端推測天度非上智不能及成法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始重終輕其勢然也○愚謂重黎自掌天地神民羲和自掌四時作曆當是兩官紛紛之說不足泥四子先總命之繼分命之末又總命之雖分方與時其實通掌如今太史院春官正雖分四時實通兼云

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此下四節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考驗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或曰上文所命蓋羲伯和伯此乃分命其仲叔未詳是否也宅居也嵎夷即禹貢嵎夷既略者也曰暘谷者取日出之義羲仲所居官次之名蓋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則在於嵎夷東表之地也寅敬也賓禮接之如賓客也亦帝謨曆日月而迎送之意出日方出之日蓋以春分之旦朝方出之日而識其初出之景也平均秩序作起也東作春月歲功方興所當作起之事也蓋以曆之節氣早晚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也日中者春分之刻於夏永冬短爲適中也晝夜皆五十刻舉晝以見夜故曰日星鳥南方朱鳥七宿唐一行推以鶉火爲春分昏之中星也殷中也春分陽之中也析分散也先時冬寒民聚於隩至是則以民之散處而驗其氣之和也孳尾二字乳化曰孳交接曰尾以物之生育而驗其氣之和也

纂疏　宅度遷用之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宅嵎夷之類恐只是四方度其日影以作曆耳如唐時尚使人去四方測望○寅出日是推測日出時候錢納日是推測日入時候如土圭之法是也暘谷南交昧谷幽都是測日景之處宅度也古書度字有作宅字者東作南訛西成朔易皆節候也東作如立春至雨水節之類寅賓來之日星鳥來之夜析因夷隩之類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

非使民如此民自如此因者因其所爲而利導之也○宣尾至鼫毛亦是鳥獸自然如此知今曆書記鴟鳩拂羽等事○平秩東作之類只如今穀雨芒種節候耳林氏依萬物作之作說即此意○東作是言萬物皆作物皆有發動之意與南訛西成一類非是令民耕作○楚詞註在地之位一定不易在天之象運轉不停惟天之鳥星如地之午位乃與地合得天運之正○王氏曰分命使分陰陽而治之也申命使繼二仲而治之也○孔氏曰暘明也日出於谷而天下明故曰暘谷○蘇氏曰測候日景以定分至必驗之四極之地非常宅也○唐孔氏曰居治東方之官官在帝都而遥統領之以春位在東因治於東方其實主四方春政○林氏曰東作謂萬物發生於東非全取農作之意曾云春爲陽中萬物以生秋爲陰中萬物以成且引詩薇亦作止老子萬物並作爲證可補先儒之失○孫氏曰仲春陽中故舉日仲秋陰中故舉宵○永嘉鄭氏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運轉角亢至箕東宿也斗女至壁北宿也奎婁至參西宿也井鬼至軫南宿也四方有定星而星無定居各以時見於南方天形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人北二十八宿常半隱半見分至日初昏時必於南方考之惟仲春四方之星各居其位火東鳥南昴西虛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又轉而南矣考中星以定四時法簡而明○唐孔氏曰星鳥總舉七宿以象言星火以次言蓋指房心虛昴以宿言互相通也○張氏曰南言星鳥則東之蒼龍北之玄武西之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知皆互見也○愚按諸家皆以分命申命四節爲作曆時事姑以義仲言使待春分之旦識出日之景然後

作春曆何及乎惟詩傳以爲曆既成而審驗考訂之方爲可通蓋乃命之初既授曆象成法以作曆至此又恐或戾於法而審驗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敬重之至也古必以季冬頒來歲之朔豈必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

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隩鳥獸希革 申重也南交南方交趾之地陳氏曰南交下當有曰明都三字訛化也謂夏月時物長盛所當變化之事也史記索隱作南爲謂所當爲之事也敬致周禮所謂冬夏致日蓋以夏至之日中祠日而識其景如所謂日至之景尺有五十謂之地中者也永長也日永晝六十刻也星火東方蒼龍七宿火謂大火夏至昏之中星也正者夏至陽之極午爲正陽位也因析而又析以氣愈熱而民愈散漫也希革鳥獸毛希而革易也〔纂疏〕圭之法實實其出寅餞餞其入敬致致其中北方無日故也○劉氏敞曰本言宅南曰交趾傳者北方無日故也○林氏曰敬致猶周官冬夏致日左傳日官居卿以底日蔀天文志云日有黃道黃道北至牽牛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至東井近極故晷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十八分冬至至牽牛遠極故晷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三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毨 西謂西極之地也曰昧谷者以日所

入而名也錢禮送行者之名納日方納之日也蓋以秋分之莫夕方納之日而識其景也西成秋月物成之時所當成就之事也宵夜也宵中者秋分夜之刻於夏冬爲適中北晝夜亦各五十刻舉夜以見日故曰宵星虛北方玄武七宿之虛星秋分昏之中星也亦曰殷者秋分陰之中也夷平也暑退而人氣平也毛毨鳥獸毛落更〔纂疏〕孔氏曰日入於谷而天下寘故曰生潤澤鮮好也〔纂疏〕昧谷昧谷曰西則幎夷東可知

申命和叔

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

隩鳥獸氄毛

朔方北荒之地謂之朔者朔之爲言蘇也萬物至此死而皆蘇故曰幽都在察也朔易冬月歲事已畢除舊更新所當改易之事也日短晝四十刻也星昴西方白虎七宿之昴宿冬至昏之中星也亦曰正者冬至陰之極子爲正陰之位也隩室之內也氣寒而民聚於內也氄毛鳥獸生耎毳細毛以自溫也蓋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實以審夫推步之差聖人之敬天勤民其謹如是是以術不違天而政不失時也又按二冬至日在虛昏中昴今冬至日在斗昏中壁中星不同者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天度四分之一而有餘歲日四分之一而不足故天度常平運而舒日道常由轉而縮天漸差而西歲漸差而東此歲差之由唐一行所謂歲差者是也古曆簡易未立差法但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至東晉虞喜始以天爲天以歲爲歲乃立差以追其變約以五十年退一度何承天以爲太過乃倍其年而又反不及至隋劉焯取一家中數七十五年爲近之然亦未爲精密也因附著於此〔纂疏〕亦是時候

歲一改易於此有終而復始之意○今造曆者無定法只是趕趁天之行度以求合或過則損不及則益所以多差意古曆書必有一定之法而今二矣三代而下造曆者紛紛莫有定法愈精密而愈多差由不得古人一定之法故也安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昔動物也其行度疾徐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所運則其疎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我此虛竟之大數總有差忒昔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又言非是大運無定乃是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爲數窄狹而不足以盡之耳○唐孔氏曰改易者謹蓋藏行積聚詩云曰爲改歲入此室處釋宮云西南隅謂之隩室中隱隩處也○王氏曰北方以位言則日月星辰之象皆伏而不見以時言則草木歸根昆蟲皆有隱伏意故曰幽都○孫氏覺曰在者存而有察意朔者終而有始意○呂氏曰北方終其陰而復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成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終而復始天地生生不窮之道艮終始萬物之意也○胡氏旦曰孔訓隩爲室是音烏到反故疏引爾雅西南隅爲隩陸音於六反馬融云煖也是民就隩煖處也○顧氏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仲夏在東井仲秋在角仲冬在斗與書不同蓋天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羲農之曆不可用於堯舜之時堯舜之文公時也今日又不同矣近歲方氏回當至元十八年辛巳作山經序有曰今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由此觀之豈可不用歲差法隨時治曆以與天合哉又豈可執經膠泥以求與古合哉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

釐百王庶績咸熙咨嗟也嘆而告之也暨及也朞猶周也允信釐

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積三百六十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而與天會是一歲日行之數也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積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十二會得全日三百五十四餘分之積又五千九百八十八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不盡三百四十八通計得日三百五十四日之三百四十八是一歲月行之數也歲有十二月月有三十日三百六十者一歲之常數也故日與天會而多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三十五者爲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二百九十二者爲朔虛合氣盈朔虛而閏生焉故一歲閏率則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三百七十五四十分日之六百單一五歲再閏則五十四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三歲一閏則三十二日九百十有九歲七閏則氣朔分齊是爲一章也故三年而不置閏則春之一月入於夏而時漸不定矣子之一月入於丑而歲漸不成矣積之久至於三失閏則春皆入夏而時全不定矣十二失閏子皆入丑歲全不成矣其名實乖戾寒暑反易農桑庶務皆失其時故必以此餘日置閏月於其間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箋疏〕語録天道左旋日月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云天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是與日會○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遲健欠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日天進二度則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等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

行得過處爲度天之過處便是日之退處○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了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方是一周只將南北表看今日恁時看這星又差遠或別是一星了○天道與日月五星皆是左旋天道日一周天而常過一度日一日一周天行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今人却云月行速日行遲此錯說也但曆家以右旋爲說取其易見日月之度耳○義剛言伯靜云天是一日一周日則不及一度非天過一度也先生曰此說不是若云天一日一周則四時中星如何不同如此則日日一般却如何紀歲把甚麼時節做定限若以天爲不過而日不及一度則趲來趲去將次午時便打三更矣因取禮記月令疏指其中說早晚不同及更行一度兩處曰此說得甚分明其他曆書都不如此說蓋非不曉但是說滑了口後信口說習而不察更不去子細檢點而今若就天裏看時只是行得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若把天外來說則是一日過了一度李通嘗有言論日月則天裏論天則在太虛空裏若去太虛空裏觀那天自是日月滾得不在舊時處又曰天無體只二十八宿便是體且如日月皆從角起天亦從角起日則一日運一周依舊只在那角上天則一周了又過角些子日日累上去則一年便是與日會○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遲健欠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正恰好被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日天進二度則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又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是謂一等一周天月行遲一日一夜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盡比天爲退了十三度有奇至

二十九日半強恰與天相值在恰好處是爲一月一周天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也○問經星左旋繞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是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曆家只算所退之度却云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此乃截法故有日月五星右行之說其實非右行也橫渠云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此說最好○問日如何反行得遲於月曰正是月遲曆家是將退底度數爲進底度數且如月生於西一夜一夜漸漸向東便可見月遲處○日比天行遲一度月比天行遲十三度有奇曆家若如此說則筭着那相去度數多今只以其相近處言故易筭李通云西域有九執曆却是順筭○問何以推月之大小曰前月大則後月初二日月生明前月小則後月初三日月生明○中氣只在本月若趲得中氣在月盡後月便當置閏○孔氏曰匝四時曰朞未盈三歲足得一月則置閏焉以定四時之節氣成一歲之曆象○唐孔氏曰四分日之一入六日內舉全數言之十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八百二十七爲毋歲之實餘正十一日弱也○毅齋沈氏曰大行遲每日過一度進而與日會以成一月○吳氏草壽曰歲無定日閒有定法朞者一歲之有奇退而與日會以成一月○吳氏草壽曰歲無定日閒有定法朞者一歲之是日歲者一歲之省日問者補三歲之足日也天與人不相接曷從而量之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爲周天之數人間有二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周歲之數所不可知者天之度所可知者人間之日步日之法必一千四百六十一日然後日景復初即此而四分之則爲四朞足日之數故因周歲有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所以知周天有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不然果何從而界天爲幾度畫度爲幾分哉因日以知度因歲以

知天此不易之論也○陳氏普曰天繞地左旋東出西入一日一周而少過之日者天之精與天左旋日適一周以天之過而日少不及爲天日進而日日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曆家謂日月右旋者蓋不詳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爲右旋以背而爲面也然苟不計天之進則是四時昏旦中星常不移矣無是理也說略見隋書曆志文公以爲橫渠首發之蓋隋書之說略後人未有述之而橫渠首得其說耳積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天與日復相遇於初進初退之地而爲一年夫天日者氣數之始其每日之進退既有常則故一日之進退遂爲一度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進退一周而周天之數遂爲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而凡天之東西南北縱橫參伍與夫星辰遠近之相去月與五星之行皆以其度爲度焉度數也則也天本無度以與日離合而成天日東西行其周布本東西而縱橫南北皆以其度爲數見日者數之本日數既定而在天在地無非其度也月行遲常以二十七日千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一月一周天者以與日會言也其實二十七日有奇而周天又二日有奇始與日會蓋未詳也其不及天日之度於日日自遠十餘倍此日之所以歲周而月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其與天會者無所用故古今少道之天以日爲天故與天會而爲歲功月於氣無與故其與天會者一無所用而僅以與日會者紀乎二十四氣之行日月每三十餘會而一閏兩閏之間謂十五十六會也但以晦朔弦望爲度則漸違乎氣以晦朔弦望爲度而閏以追之則雖漸違而常扳以及之日月一會二十九日半有奇二氣之日常在其內每三十餘會則中氣

必出一會之外入再會之初而其月惟一氣在其月之中於此置閏天不用之而人用之也人用之者以望前半月起後月終前月則月無久違而及日起後月則日有餘裕而待月農桑之候常不失序而人與天常不相違矣十九年七閏則日月二百三十五會與天日一十九會平等而無少不及故爲一章也○金氏鑑曰氣盈而不置閏則晦朔弦望差朔虛而不置閏則春夏秋冬差氣盈不閏則立春爲正月一日驚蟄爲二月一日隨節氣而爲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安得合初一十五初八二十三之晦朔弦望乎朔虛不閏則只以三箇月爲春三箇月爲夏隨十二月爲一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經三十三箇月則氣盈朔虛之數積及一月便合置閏閏所以消其盈而息其虛也大略經三十三箇月則消息停當氣節推移自然月內無中氣而爲閏焉○玉齋胡氏方平曰氣盈朔虛之數一歲共計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皆日之所以行而月之所不及者聖人於此置閏大槩以天與日會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者爲主而爲月置閏每歲還以十日八百二十七分補月行不及日之數焉十九歲七閏是積十九箇十日八百二十七分總計二百單六日六百七十三分至此則氣朔分齊其年冬至定在十一月朔是爲至朔同日而成一章也五歲再閏而五歲餘數只有五十四日有奇實無再閏蓋聖賢言閏有舉成數者有舉實數者氣盈六日朔虛六日而再閏言於五歲內者聖經舉成數也氣盈五日二百三十五分朔虛五日五百九十二分而再閏在六歲內者賢傳舉實數也聖人惟言成數學者必究實數始可與言閏矣又曰欲知日行速月行遲其迹有易見者日月會於晦朔之間初一日晚再好看起日纔西墜微落之月亦隨之而墜矣至初二便相隔微闊初三生明後相去漸遠一日遠一日至十五日月望是日行進而遠至半天月行遲而不及亦遠半天自十六至月晦日行全遠盡一天月行全不及亦盡一天矣即語錄所謂日進盡本數月退盡本數而復相會也○董氏鼎曰天與日月之行自地而觀以漸而東爲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又舍日以退然各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於天雖逆而右轉於地未嘗不順而左旋也儒家論天道則云順而左旋曆家紀天度則云日月五星逆而右轉然次舍雖逆趨向則順以天度考雖成右轉自地面觀仍是左旋明於天與地之說則知左旋右轉雖異而實同矣○愚謂分命申命四節舉正於中也以閏一節歸餘於終也必於無中氣而置閏月以歸餘於終始可守中氣於四仲月而舉正於中四分度之一者周天全度外零度有一度四分中之一分也以配周歲全日外零日亦有一日九百四十分中四分之一分該二百三十五分所謂四分日之一也月二十九日零四百九十九分乃六時二刻弱也十二會得十二箇二十九日餘分之積五千六百四十分以日法算之當得六日而得六者得六日也零者尚有三百四十八分撥入來歲中三百四十八日加六日是一歲通三百五十四日此一歲小歲之數也然經云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者此一歲大歲之數也小歲大歲說本正義蓋今年立春至來年立春二十四氣全數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二十五刻即四分日之一亦以當一日舉歲數而言故曰暮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也二氣爲一月必三十日零五時二刻始交後月節氣合二十四氣該三百六十五日零二十五刻此氣盈之溢數也十二月有六小盡者此朔虛之虧數也每一月三十日外添五時二刻者爲多五日二十五刻故分屬之十二月中十二箇五時該五日十二箇二刻該二十四刻外僅剩一刻耳氣盈朔虛四字須勘破一年二十四

三百六十日有奇是以氣言則盈而多也有餘也是爲氣盈一年十二朔以三百六十日言內少五日有奇是以朔言則虛而少也不足也是爲朔虛盈虛與昏中消息盈虛同氣盈朔虛之積挨到無中氣之月即置閏閏月前半月追補前月節氣後半月預借後月節氣候先後只爭半月不至太過亦不至太不及然後四時定而歲功成節氣之有餘與小盡之不足二者並行而不相悖因此有餘不足而置閏於其閒以處之三者參合而交相成萬世不能易之法也○呂氏曰釐工黜績二句乃史紀堯因治曆明時而正官立功非堯言也

放齊曰胤子朱啓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辭蔡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譎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兩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蔡疏]語錄自疇咨若時至篇末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

皆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朱朋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問先稱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如何曰今暗昧底人解健訟否惟是啓明方解嚚訟○孔氏曰誰能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朱蓋有才而不善用之○愚謂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記載堯云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帝曰吁嚚訟可乎

此下至鯀績用弗成皆爲禪辭蔡本也疇誰咨訪問也若順庸用也堯言誰爲我訪問能順時爲治之人而登用之乎放齊臣名胤嗣也胤子朱堯之嗣子丹朱也啓開也言其性開明可登用也吁者歎其不然之辭嚚譎口不道忠信之言訟爭辯也朱蓋以其開明之才用之於不善故嚚訟兩所謂傲虐是也此見堯之至公至明深知其子之惡而不以一人病天下也或曰胤國子爵堯時諸侯也夏書有胤[蔡疏]語錄自疇咨若時至篇末侯周書有胤之舞衣今亦未見其必不然姑存於此云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兜

皆爲禪位設也一舉而放齊舉朱朋舉共工三舉而四岳舉鯀皆不得其人故卒以天下授舜○問先稱朱啓明後又說他嚚訟如何曰今暗昧底人解健訟否惟是啓明方解嚚訟○孔氏曰誰能順是事者將登用之○呂氏曰君子因啓明以爲善小人因啓明以爲惡朱蓋有才而不善用之○愚謂溺愛者不明堯深知子之惡至明也史記載堯云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至公也

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也都歎美之辭也驩兜臣名共工官名蓋古之世官族也方旁也鳩聚僝見也言共工方旁聚而見其功也靜言庸違者靜則能言用則違背也象恭貌恭而心不然也滔天二字未詳與下文相似疑有[蔡疏]語錄方鳩僝功語未可曉舛誤上章言順時此言順事職任大小可見[蔡疏]此篇出於伏生便有此等疑亦未的然知僝功爲見功且依古註說○愚謂四凶之二堯已燭其同惡未及罪之舜受禪長惡不悛故卒誅之也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四岳諸侯之事也湯湯水盛貌洪大也也蓋水涌出而未洩故汎濫而逆流也割害也蕩蕩廣貌懷包其四面也襄駕出其上也大阜曰陵浩浩大貌滔漫也極言其大勢若漫天也俾使乂治也言有能任此責者使之治水也僉衆共之辭四岳與其所領諸侯之在朝者同辭而對也於歎美辭鯀崇伯名歎其美而薦之也咈者甚不然之之辭方命者逆命而不行也王氏曰圓則行方則止今言廢閣詔令也蓋鯀之爲人悻戾自用不從上令也圮敗族類也言與衆不和傷人害物鯀之不可用者以此也楚辭言鯀悻直是其方命圮族之證也岳曰四岳之獨言也异義未詳疑是

已廢而復強舉之之意試可乃已者蓋廷臣未有能於鯀者不若姑試用之取其可以治水而已言無預他事不必求其備也堯於是遣之往治水而戒以欽哉蓋任大事不可以不敬聖人之戒辭約而意盡也載年也九載三考功用不成故黜之〇問堯既知鯀如何又用之曰鯀也是有才智想只執拗自是所以堯辭說鯀悻直以亡身他治水必有不依道理處弄了八九年無收殺故堯極之〇孔氏曰昇已也言餘人盡已惟鯀可試〇呂氏曰鯀非無才恃才而不順理不能行所無事耳惟欽可治其病鯀不能用也是時天下皆君子惟比三小人故書之乃春秋常事不書之意〇陳氏大猷曰祭法云禹能修鯀之功鯀非無功但不成耳〇陳氏經曰聖人觀人觀其心術不觀其才朱之啓明共之僭功鯀之試可其才豈無所長心術不正才適足爲爲惡之資耳帝曰吝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俞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朕自稱之通號吳氏曰巽遜古通用言汝四岳能用我之命而可遜以此位乎蓋丹朱既不肖羣臣又多不稱故欲舉以授人而先之四岳也否不通忝辱也明明上明謂明顯之下明謂已在顯位者揚舉也側陋微賤之人也言惟德是舉不拘貴賤也師衆錫與也四岳羣臣諸侯同辭以對也鰥無妻之名虞氏舜名也俞應許之辭予聞者我亦嘗聞是人也如何者復問其德之詳也岳曰四岳獨對也瞽無目之名言舜乃瞽者之子也舜父號瞽叟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諧和烝進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女以女與人也時是刑法也二女堯二女娥皇女英也此堯言其將試舜之意也莊子所謂二女事之以觀其內是也蓋夫婦之間隱微之際正始之道所繫尤重故觀人者於此爲尤切也釐理降下也嬀水名在今河中府河東縣出歷山入河爾雅曰水北曰汭水小水入大水之名蓋兩水合流之內也故從水從內蓋舜所居之地嬪婦也虞舜氏也史言堯澹裝下嫁二女於嬀水之北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也欽哉堯戒二女之辭即禮所謂往之女家必敬必戒者況以天子之女嫁於匹夫尤不可不深戒之也〔纂疏〕語錄我其試哉至降至於虞乃史官之辭帝曰欽哉是堯戒二女之辭如此看不解亦自分明釐訓治釐降只是經理二女下降時事〇孔氏曰以女妻舜以治家觀治國〇尚子曰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家人離必起於姊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〇張氏曰刑謂以身儀之如詩刑于寡妻〇曾氏旉曰烝如烝如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達化而孰之使不自知也〇呂氏曰烝烝有熏灌意如饎炊物蒸然不繼則氣息不騰烝烝以至於熟舜處頑罵傲之間彼自然烝烝以至於熟

爲一志之力日日不已非孝誠熏灌工夫源源力量安能勝之舜已居父母兄弟之至難堯又置之天下尤難之地平常俯育易分仰事之力況頑嚚傲之間以驕貴之二女處之此天下之至難舜無難焉使惡者不至於惡而貴者忘其爲貴非至聖孰能之堯典一篇始終莫非欽敬始曰欽明終曰欽哉中曰允恭欽若敬授寅賓寅餞敬致往欽導導言之尤一書之綱領不但一篇之綱領也○陳氏大猷曰舜自處頑嚚傲之間而盡其道固難使二女處焉而盡其道尤難使非化二女與已同德安能

如此二女其亦舜之儔歟

舜典

今文古文皆有今文合於堯典篇無篇首二十八字○唐孔氏曰東晉梅賾上孔傳闕舜典自乃命以位以上二十八字世所不傳多用王范之註補之而皆以慎徽五典以下爲舜典之初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大航頭得孔氏傳古文舜典乃上之事未施行而方興以罪致戮至隋開皇初購求遺典始得之今按古文孔傳尚書有曰若稽古以下二十八字伏生以舜典合於堯典只以慎徽五典以上接帝曰欽哉之下而無此二十八字梅賾既失孔傳舜典故亦不知有此二十八字而慎徽五典以下則固具於伏生之書故傳者用王范之註以補之至姚方興乃得古文孔傳舜典於是始知有此二十八字或者由此乃謂古文舜典一篇皆盡亡失至是方全得之遂疑其僞蓋過論也

蔡疏　程子曰舜典篇末載舜死是夏時所作可知與堯典虞時所作同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温恭允塞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華光華也協合也帝謂堯也濬深哲智也温和而舜又有光華可合於堯因言其目則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有此四者幽潛之德上聞於堯堯乃命之以職位也

蔡疏　程子曰此八事也濬深也哲智也文明由外本乎內則温恭之實所以爲允塞○光華之所從生者也○愚謂舜德之光華與堯德之光華重次曰重華舜繼堯之盛德自其光輝莫掩言之則曰重華自其幽潛未見言之則曰玄德幽潛之中光華出焉此與闇然而日章同意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徽美也五典五常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從順也左氏所謂無違教也此蓋使爲司徒之

官也揆度也百揆者揆度庶政之官惟唐虞有之猶周之冢宰也時序以時而敘左氏所謂無廢事也四門四方之門古者以賓禮親邦國諸侯各以方至而使主焉故曰賓穆穆和之至也左氏所謂無凶人也此蓋又兼四岳之官也蘆山足也烈迅迷錯也史記曰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蘇氏曰洪水爲害堯使舜入山林相視原隰雷雨大至衆懼失常而舜不迷其度量有絕人者而天地鬼神亦或有以相之歟愚謂遇烈風雷雨非常之變而不震懼失常非固聰明誠智確乎不亂者不能也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意爲近之史記說堯遇烈風雷雨弗迷其道也若有風雷之變豈是好事○王氏曰徽典以下即命以位之事○呂氏曰慎徽二字當玩味慎有敬敷意徽有在寬意○王氏曰大麓泰山之麓也後世封禪之說傳會於此○李氏曰孟子謂使主事而事治即典從以下是也使主事而神享即納大麓而弗迷是也孟子之言書之義疏也○呂氏曰此處與堯以親至時雍同有夫子立斯立道斯行綏斯來動斯和之意○愚按主祭之說始存之以備參攷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格來詢謀乃汝底致陟升也堯言詢舜所行之事而考其言則見汝之言致可有功於今三年矣汝宜升帝位也讓於德讓於有德之人也嗣繼也呂氏曰歎言試功此唐虞觀人之成法舜登庸之初非特靜試以爭此美其言與實稱也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上日朔日也葉氏曰上旬之日曾氏

曰如上戊上辛上丁之類未詳孰是受終者堯於是終帝位之事而舜受之也文祖者堯始祖之廟未詳所指爲何人也〔纂疏〕唐孔氏曰伾之事於堯文德之祖廟○王氏炎曰文祖堯所從受天下者也○呂氏曰堯爲天下得人其責塞矣故曰受終言受終則舜正始可知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在察也美珠謂之璿璣機也以璿飾璣所以象天體之轉運也衡橫也謂衡簫也以玉爲管橫而設之所以窺璣而齊七政之運行猶今之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七者運行於天有遲有速有順有逆猶人君之有政事也此言舜初攝位整理庶務首察璣衡以齊七政蓋曆象授時所當先也○按渾天儀者天文志云言天體者三家一曰周髀二曰宣夜三曰渾天宣夜絕無師說不知其狀如何周髀之術以爲天似覆盆蓋以斗極爲中中高而四邊下日月隱行遶之日近而見之爲晝日遠而不見爲夜蔡邕以爲考驗天象多所違失渾天說曰天之形狀如鳥卵地居其中天包地外猶卵之裹黃圓如彈丸故曰渾天言其形體渾渾然也其術以爲天半覆地上半在地下其天居地上見者一百八十二度半強地下亦然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而嵩高正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嵩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爲夏至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爲春秋分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亦十七度春秋分去極九十一度冬至之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其南北極持其兩端其天與日月星宿斜而迴轉此必古有其法遺秦而滅至漢武帝時洛下閎始經營之鮮于妄人又量度之至宣帝時耿壽昌始鑄銅而爲之象宋錢樂又鑄銅作渾天儀衡長八尺孔徑一寸璣徑八尺圓周二丈五尺強轉而望之以知日月星辰之所在即璿璣玉衡之遺法也歷代以來其法漸

察本朝因之為儀三重其在外者曰六合儀平置黑單環上刻十二辰八千四
隅在地之位以準地面而定四方側立黑雙環背刻去極度數以中分天脊直
跨地平使其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子午以為天經斜倚赤單環背刻赤道度數
以平分天腹橫繞天經亦使半出地上半入地下而結於其卯酉以為天緯三
環表裏相結不動其天經之環則南北二極皆為圓軸虛中而內向以挈三辰
四游之環以其上下四方於是可考故曰六合次其內曰三辰儀側立黑雙環
亦刻去極度數外貫天經之軸內挈黃赤二道其赤道則為赤單環外依天緯
赤道之腹以交結於卯酉而半入其內以為春分後之日軌半出其外以為秋
分後之日軌又為白單環以承其交使不傾墊下設機輪以水激之使其日夜
隨天東西運轉以象天行以其日月星辰於是可考故曰三辰其最在內者曰
四遊儀亦為黑雙環如三辰儀之制以貫天經之軸其環之內則兩面當中各
施直距外指兩軸而當其要中之內面又為小竅以受玉衡雲中之小軸使衡
既得隨環東西運轉又可隨處南北低昂以待占候者之仰窺焉以其東西南
北無不周徧故曰四遊此其法之大略也沈括曰舊法規環一面刻周天度一
面加銀丁蓋以夜候天晦不可目察則以手切之也古人以璿飾璣疑亦為此
今太史局秘書省銅儀制極精緻亦以銅丁為之歷家之說又以北斗魁四星
為璣杓三星為衡今詳經文簡質不應北斗二宇乃用寓名恐未必然姑存其
說以廣異聞

簪蹊 語錄孔註謂舜察天文齊七政以審己當天心與否未必然只是從新整理起此是最先當理會者○書正義璣衡處說天體極好先看得此亦可想象天之形與日月星辰之運進退疾徐之度皆有分數而曆數大槩亦可知矣愚按正義傳已采之但略節○林氏曰璣運轉衡下望之以步七政之軌度時數轉璣窺衡兩不差焉故曰以齊其有不齊乃陵歷闕食盈縮犯守者也璣之所見皆軌度時數之當然不如璣則為異矣日月五星其災祥與政事相應故曰七政○陳氏經曰七者在天之政也君為天與日月星辰之主君有缺政則日月薄蝕星辰變動安得而齊意與欽若曆象同○眞氏曰舜初攝察璣衡以揆七政如人子事親候伺顏色惟恐少弗於親心此舜事天之敬也○唐孔氏曰說文璿美玉也玉是大名璿其別稱璣衡俱師以玉史之立文猶左氏瓊弁玉纓虞喜云宣明也夜幽也幽明之數其術兼之故曰宣夜髀音俾股也股者表也其治始於包羲周人志之故曰周髀蓋邵云即蓋天也渾天者以為地在其中天周其外日月初登於天後入於地書則日在地上夜則日入地下大史所用候臺銅儀則其法也宋太史丞錢樂鑄銅儀傳於齊梁周平江陵器遷長安今在太史

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

肆類神

肆遂也類禋望皆祭名周禮肆師類造於上帝註云郊祀者祭昊天之常祭非常祀而祭告事曰類如泰誓武王伐商王制言天子將出皆云類於上帝是也禋精意以享之謂宗尊也所尊祭者其祀有六祭法曰埋少牢於泰昭祭時也相近於燔壇祭寒暑也王宮祭日也夜明祭月也幽宗祭星也雩宗祭水旱也山川名山大川五嶽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徧周徧也羣神謂丘陵墳衍古昔聖賢之類言受終觀象之後即祭上下神祇以遍依告也

簪蹊 語錄六宗古註說得自好鄭氏宗讀為禁即祭法所謂祭時與寒暑日月星水旱者如此則先祭上帝次六宗次山川然後徧羣神次序皆順問張毫之說曰古昭穆不盡稱宗惟宗有德至唐廟雖稱宗不可為據○王氏十朋曰肆遂也因前事而起後事之

辭○鄭氏曰泰昭昭明也亦謂陰陽之神埋之者陰陽出入於地中也凡此以下皆祭用少牢相近讀爲禳禱祈郤也求也寒於坎暑於壇三宮日壇夜明月壇宗讀爲禁禁物禁星壇雩禁水旱壇○蘇氏曰祭法所敘群典之意句義疏也但鄭玄曲說改宗爲禁不可信耳 輯五瑞

既月乃日覲四岳羣牧班瑞于羣后 輯斂瑞信也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五等諸侯執之以合符於天子而驗其信否也周禮天子執冒以朝諸侯鄭氏註云各玉以冒以德覆冒天下也諸侯始受命天子錫以圭圭頭斜銳其冒下斜刻小大長短廣狹如之諸侯來朝天子以刻處冒其圭頭有不同者則辨其僞也既盡覲見四岳四方之諸侯羣牧九州之牧伯也程子曰輯五瑞徵五等諸侯也此已上皆正月事至盡此月則四方諸侯有至者矣遠近不同來有先後故日日見之不如他朝會之同期於一日蓋欲以少接之則得盡其詢察禮意也班頒同羣后即侯牧也既見之後審知非僞則又頒還其瑞以與天下正始也 蔡疏 諸侯輯斂瑞玉是命圭合信如點檢牌印之屬曰不當指殺玉幾如顧命太保率西方諸侯華公率東方諸侯不數日諸侯皆至如此之速○陳氏大猷曰類帝而下見君受命於天輯五瑞而下見臣受命於君 **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如五器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

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 孟子曰天子適諸侯曰巡守巡守者巡所守也歲二月當巡守之年二月也岱宗泰山也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秩者其牲幣視號之次第如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者也東后東方之諸侯也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其法略見上篇諸侯之國其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也律謂十二律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也六爲律六爲呂凡十二管皆徑三分有奇空圍九分而黃鍾之長九寸大呂以下律呂相間以次而短至應鍾而極焉以之制樂而節聲音則長者聲下短者聲高下者則重濁而舒遲上者則輕清而剽疾以之審度而度長短則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爲一分而十分爲十十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以之審量而量多少則黃鍾之管其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枚爲一龠合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以之平衡而權輕重則黃鍾之龠所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枚其重十二銖兩龠則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此黃鍾所以爲萬事根本諸侯之國其有不一者則審而同之也時月之差由積日而成其法則先粗而後精度量衡受法於律其法則先本而後末故言正日在協時月之後同律在度量衡之先立言之敘蓋如此也修之所以同天下之風俗五玉五等諸侯所執者即五瑞也三帛諸侯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附庸之君執黃二生卿執羔大夫執雁一死士執雉五玉三帛二生一死所以爲贄而見者此九字當在肆覲東后之下協時月正日之上誤脫在此言東后之

覲者執此贄也如五器劉侍講曰如同也五器即五禮之器也周禮六贄即舜之遺法也卒乃復者朱祀禮覲諸侯一正朔同制度修五禮如五器數事皆畢則不復東行而遂西向且轉而南行也故曰卒乃復南岳衡山西岳華山北岳恒山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格至也言至於其廟而祭告也藝祖疑即文祖或曰文祖藝祖之所自出未有所考也特特牲也謂一牛也古者君將出必告於祖禰歸又至其廟而告之孝子不忍死其親出告反面之義也王制曰歸格於祖禰鄭註曰祖下及禰皆一牛程子以爲但言藝祖舉爾實皆告也但止就祖廟共用一牛不如時祭各設主於其廟也二說未知孰是

今而存之

纂疏

語錄巡守亦非舜創此制蓋亦循襲將來黃帝紀云　披山通道未嘗寧居○註以柴宇爲句某謂當以柴望秩於山川爲句何漢郊祀志亦云○協時月正日只是合同其時月日耳非作曆也每遇巡守凡事理會一遍○此段有錯簡辛乃復是事畢而歸非是以贄爲復○問一年中遍四岳否曰觀末後載歸格藝祖則是一年遍巡四岳矣○四岳惟衡山最遠唐虞時以潛山爲南岳○林氏曰律之十二又生於曆之十二前律曆志云推曆成律故同律度量衡必先協時月正日禮有因革損益故曰修○陳氏經曰時月日正朔所自出律度量衡制度所自始五禮名分所由正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此所以大一統而無國異政之患也先言復自方岳返也後言歸至帝都也春秋書公子遂如齊至黃乃復自彼返也書季子來歸至國都也歸而告至則出告可知○鄭氏曰羔取其羣而不失類雁取其候時而行雉取其守介死不失節○呂氏曰巡守而歸苟民物有一不得其所其見祖廟有愧必矣想舜歸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慰愜可知也○陳氏大猷曰天下非一人所能獨治於是有封建諸侯不能保其常治於是有巡守巡守所以維持

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弛法度易弊上下易隔非時巡考察作新之豈能久而無弊哉○呂氏曰自此以下至禹錫玄圭入音以前皆史臣雜載舜攝位二十八年中事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五載之內天子巡守者一諸侯來朝者四蓋巡守之明年則東方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西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北方之諸侯來朝又明年則天子復巡守是則天子諸侯雖有尊卑而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柔遠洽和也敷陳奏進也周禮曰民功曰庸程子曰敷奏以言者使各陳其爲治之說言之善者則從而明考其功有功則賜車服以旌異之其言不善則亦有以告飭之也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

纂疏

語錄巡守是去回禮一番○孔氏曰功成則賜車服以表顯其能用○鄭氏曰民可用也觀禮云天子賜侯氏以車服乘萩云君子來朝何以予之路車乘馬玄袞及黼皆庸以車服之證也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濬川

肇始也十二州豫冀兗青徐荊揚豫梁雍禹治水作貢亦因其舊及舜即位以冀青地廣始分冀東恒山之地爲幷州其東北醫無閭之地爲幽州又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爲營州而冀州止有河內之地今河東一路是也封表也封十二山者每州封表一山以爲一州之鎮如職方氏言揚州其山鎮曰會稽之類濬川濬導十二州之川也然舜既分十有二州而至商時又但言九圍九有周禮職方氏亦止列爲九州有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

而無徐梁營也則是爲十二州蓋不甚久不知其自何時復合爲九也吳氏曰此一節在禹治水之後其次敘不當在四罪之先蓋史官汎記舜所行之大事初不計先後之序也纂疏語錄仲默解書云禹即位後又并作九州先生曰也見不得但後面皆只說九圍九有不知甚時又復并作九州○唐孔氏曰爾雅無梁青而有幽營孫炎以爾雅與禹貢職方皆不同疑是殷制○劉氏貞曰帝都冀冀北接狄而其域大分冀爲幽并以此二州捍狄所以壯帝畿之翼衛也陳氏經曰禹貢之作乃在堯時至舜時分九州爲十二州○呂氏曰禹治水嘗濬川今復濬之安不忘危也川不言十二川無小大皆濬也○愚按舜即位之初咨十有二牧後又曰州十有二師則舜世分九州爲十二州審矣左氏宣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貢金九牧則至夏禹之世又并十二州爲九州亦審矣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贖

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而典者常也示人以常刑所謂墨劓剕宮大辟五刑之正也所以待夫元惡大憝殺人傷人穿窬淫放凡罪之不可宥者也流宥五刑者流遣之使遠去如下文流放竄殛之類也宥寬也所以待夫罪之稍輕雖入於五刑而情可矜法可疑與夫親貴勳勞而不可加以刑者則以此而寬之也鞭作官刑者木末垂革官府之刑也朴作教刑者夏楚二物學校之刑也皆以待夫罪之輕者金作贖刑者金黃金贖贖其罪也蓋罪之極輕雖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猶有可議者也此五句者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肆縱也眚災肆赦者眚謂過誤災謂不幸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又不待流宥金贖而直赦之也賊殺

也怙終賊刑者怙謂有恃終謂再犯若人有如此而入於刑則雖當宥當贖亦不許其宥不聽其贖而必刑之也此二句者或由重而即輕或由輕而即重蓋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聖人立法制刑之本末此七言者大略盡之矣雖其輕重取舍陽舒陰慘之不同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意則未始不行乎其間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欽恤之意行乎其間則可以見聖人好生之本心也據此經文則五行有流宥而無金贖周禮秋官亦無其文至呂刑乃有五等之罰疑穆王始制之非法之正也蓋當刑而贖則失之輕疑赦而贖則失之重且使富者幸免貧者受刑又非所以爲平也纂疏語錄象者如懸象魏之象或謂畫爲五刑之狀亦可此段極有條理又輕重平實流以宥五刑贖以宥鞭扑如此乃平正精詳眞舜之法也○象者象其人所犯之罪而加以所犯之刑即墨至大辟之常刑也象以典刑一句乃五句之綱領諸刑之總括猶今之刑皆結於笞杖徒流絞斬也流宥五刑者犯此五刑而情輕可恕則流以宥之此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是也鞭作官刑此官府之刑如今鞭撻吏人周禮治胥史鞭五百三百之類扑作教刑此學官之刑猶今之學舍榎楚侯明撻記之類是也金作贖刑謂鞭扑二刑之可恕者許用金以贖罪也如此解釋則五句之義豈不粲然明白象以典刑之輕者有流以宥之鞭扑之刑之輕者有金以贖之流宥所以寬五刑贖所以寬鞭扑聖人斟酌損益低昂輕重莫不合天理人心之當然而無毫釐秒忽之差所謂既竭心思繼以不忍人之政者如何說聖人專意敎化刑非所急聖人固以敎化爲急若有犯者須以此刑治之豈得置而不用贖五刑起周穆王古贖刑贖鞭扑耳夫既已殺傷人又使得以金贖則有財者皆可殺傷人無辜被害者何大不幸也且殺人者安居鄉里彼孝子順孫豈肯安於但已乎所以屏之遠方彼

此兩全之也○象以典刑者畫象而示民以五等肉刑之常法也流宥五刑者放之於遠以寬犯此肉刑而情輕之人也鞭作至教刑者官府學校之刑以馭夫罪之小而未麗於五刑者也金作贖刑者使入金而免其罪以贖犯鞭扑之刑而情之又輕者也此五者刑之法也眚災肆赦者言不幸而觸罪者則肆赦之怙終賊刑者言有恃而不改者則賊而刑之此二者法外之意猶今律令之名例也欽哉至恤哉者則聖人畏刑之心閔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刑之有不當雖已得其情猶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也詳此數言聖人制刑之意可見而其輕重淺深出入取舍之際亦已審矣雖其重者或至誅斬斷割而不少貸然本其所以至此則其施於人者嘗有如是之酷是以聖人不忍被酷者銜寃負痛而爲是以報之雖情甚慘而語其實則爲適得其宜雖以不忍之心畏刑之甚而不得赦也惟情之輕者乃得於此施其不忍嚴刑之意而有以宥之然亦必投之遠方以禦魑魅蓋以此等所犯非殺傷人則必或淫或盜情雖輕而罪實重若使既免於刑又得還鄉復爲平民則被害者之寡妻弱子將何面目見之而此幸免之人了無所傷又將遂其惡而不悔所以必流以宥之也若鞭扑之刑雖刑至輕而情之輕者亦許入金以贖而不忍輒以眞刑加之意亦仁矣然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扑贖專以宥鞭扑而不上及於肉刑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則又權衡乎五者之內欽欽恤刑之旨則常貫通乎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所以雖或至於殺人而其反覆表裏至精至密之妙一一皆從廣大虛明心中流出而非私智之所爲也或者乃謂上古惟有肉刑舜之爲流贖鞭扑乃不忍而始爲輕刑則是自堯以上雖犯鞭扑之刑者亦使從墨劓之坐而舜乃不忍於殺傷之凶賊而反忍於見殺傷之良民也聖人之心其不如是

之偏倚失正明矣又謂周穆五刑皆贖爲能復舜之舊者則亦不察夫舜之贖初不上及於五刑又不察穆之法亦必疑而後贖也且漢宣之世張敞以兵食不繼建入穀贖罪之法初未嘗及殺傷與盜也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帝世之隆而以是爲得哉若穆王之事始必由巡遊財匱末年無以爲計爲此權宜之術以自豐又託於輕刑之說以干譽夫子存之蓋以示戒焉耳右象刑說鄭景望輕刑論多有人解欽恤爲寬恤之恤如被殺者不令償命死者何辜乃矜恤之恤耳○問五刑吳才老說是五典之刑如所謂不孝不弟之刑曰此是亂說人有罪合用五刑如何不用

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流遣之遠去如水之流也放置之於此不得他適也竄則驅逐禁錮之殛則拘囚困苦之隨其罪之輕重而異法也共工驩兜鯀事見上篇三苗國名在江南荊揚之間恃險爲亂者也幽洲北裔之地水中可居曰洲崇山南裔之山在今澧州三危西裔之地即雍之所謂三危既宅者羽山東裔之山即徐之蒙羽其藝者服者天下皆服其用刑之當罪也程子曰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聖人以天下之怒爲怒故天下咸服之春秋傳所記四凶之名與此不同說者以窮奇爲共工渾敦爲驩兜饕餮爲三苗檮杌爲鯀不知其果然否也〔纂疏〕語錄崇山或云在今澧州慈利縣○殛鯀羽山想緣堯舉舜遜之位故不服而抵罪在堯時其罪未彰○孫氏覺曰放重於流竄重於放殛重於竄○林氏曰四罪當在洪水未平前巡守舉十二州當在禹平

水後史因言舜恤刑遂舉四凶事繫于下耳世徒四凶得罪不在堯世遂謂堯不能去不知舜去四凶乃在歷試之時實受堯命如禹居攝時亦受舜命征苗也○王氏炎曰四罪所謂流宥五刑也四人得罪先後不同史因言舜用刑故比事屬辭書之

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殂落死也死者魂氣歸於天故曰殂體魄歸於地故曰落喪爲之服也遏絶密靜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言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也儀禮圻內之民爲天子齊衰三月圻外之民無服今應服三月者如喪考妣應無服者遏密八音堯十六即位在位七十載又試舜三載老不聽政二十八載乃崩在位通計百單一年 纂疏 語録林氏解殂落云魂殂魄落說得好便是魂升于天魄降于地底意○唐孔氏曰堯壽百十六歲註六誤爲七○王氏炎曰此言天下哀慕之情非言喪服之禮也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月正正月也元日朝日三年畢將即政故復至文祖廟告蘇氏曰受終告攝此告即位也然春秋國君皆以遭喪之明年正月即位於廟而改元孔氏云喪畢之明年不知何所據也

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詢謀闢開也舜既告廟即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開四方之門以來天下之賢俊廣四方之視聽以決天下之壅蔽 纂疏 語録問註言廣視聽於四方曰亦是以○唐孔氏曰明四方之目使爲己遠視四方之聽使爲己遠聽四方也天下之目爲目以天下之耳爲耳之意恐遠方有所壅塞令爲己悉聞見之○陳氏大猷曰舜初攝位則觀岳牧初即位復詢岳咨牧蓋內外之要識莫先焉○愚謂自此至亮天功紀舜初即位事四岳總四方諸侯故以闢賢路廣視聽詢之闢四門有以天下爲一家之氣象焉明四目達四聰有以天下爲一身之精神焉

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惇養民之官十二牧十二州之牧也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在於不違農時也柔而撫之也能者擾而習之也遠近之勢如此先其略而後其詳也惇厚允信也德有德之人也元仁厚之人也難拒絶也任古文作壬包藏凶惡之人也言當厚有德信仁人而拒姦惡也凡此五者處之各得其宜則不特中國順治雖蠻夷之國亦相率而服從矣 纂疏 語録柔遠說得輕能邇是奈何得他使帖服之意○孔氏曰柔安言能安遠乃能安近厚行德信使足長善任佞難拒也○蘇氏曰能如不相能之能懷柔遠者使與近者相能○呂氏曰難非特去之常有戒懼之意○吳氏曰治舉而外夷服欲州牧以是爲國而率諸侯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皐陶帝曰俞汝往哉 奮起熙廣載事亮明惠順疇類也一說亮相也舜言有能奮起事功以廣帝堯之事者居百揆之位以明亮庶事

而順成庶類也僉衆也四岳所領四方諸侯有在者也禹以姓崇伯鯀之子也平水土者司空之職時是懋勉也指百揆之事以勉之也蓋四岳及諸侯言伯禹見作司空可宅百揆帝然其舉而咨禹使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錄其舊績而勉其新功也以司空兼百揆如周以六卿兼三公後世以他官平章事知政事亦此類也稽首首至地稷田正官稷名棄姓姬氏封于邰契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子氏封於商稷契皆帝嚳之子暨及也皐陶亦臣名俞者然其舉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此章稱舜曰此下方稱帝曰者以見堯老舜攝堯在時舜未嘗稱帝此後舜方真即帝位而稱帝也〔纂疏〕林氏曰書於嚴蓋恐涉於疑似而起後世之論也如舜攝疑其稱帝故於命禹稱舜曰以見名分之際最前此未嘗稱帝也周公攝政疑其稱王故於多方言周公曰王若曰以見公雖攝而號令皆成王之命也後世尚有言舜南面堯北面及周公負黼扆以朝諸侯者○呂氏曰當時紹堯極治何用奮迅激昂蓋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常存奮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之理雖極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唐孔氏曰禹代父鯀爲崇伯故稱伯禹○孫氏曰九官咨而後命遜而受者皆申舊命也○劉氏曰舜命之使仍舊職以終其事也〔纂疏〕唐孔氏曰舜命九官濟濟相遜和之至也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阻厄后君也有爵土之稱播布也穀非一種故曰百〔纂疏〕林氏曰阻飢謂往者洪水時稷五穀之長故以名主穀官○孔氏曰播百穀美其前功稷堯時已然舜以舊官申命之耳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親相親睦也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名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敘朋友有信以五者當然之理而爲教令也敬敬其事也聖賢之於事雖無所不敬而此又事之大者故特以敬言之寬裕以待之也蓋五者之理出於人心之本然非有強而後能者自其拘於氣質之偏溺於物欲之蔽始有昧於其理而不相親愛不相遜順者於是因禹之讓又申命契仍爲司徒使之敬以敷教而又寬裕以待之使之優柔浸漬以漸而入則其天性之真自然呈露不能自已而無無恥之患矣孟子所引堯言勞來匡直輔翼使自得之又從而振德之亦此意也〔纂疏〕曰也只是怕恁地○在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唐孔氏曰命稷而後命契富而後教之序也○陳氏經曰教以敬爲主而以寬濟之敬匡之直之之謂寬使自得之謂寬使自得之又慮失之迫故在寬寬得無失之縱弛乎曰主於敬而行之以寬自不至于縱弛矣○愚謂施教之道敬寬不可缺一敬有嚴謹意寬有優柔意敬而不寬失也迫切寬不本於敬失也縱弛穆王命君牙曰敬明乃訓曰弘敷五典得敬寬之意朱子教學者曰嚴立課程寬著意思亦此意歟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猾亂夏明而大也曾氏曰中國文明之地故曰華夏四時之夏疑亦取此義也劫人曰寇殺人曰賊在外曰姦在內曰宄士理官也服服其罪也呂刑所謂上服下服是也三就孔氏以爲大罪于原野大夫于朝士于市不

知何據竊恐惟大辟棄之於市宮辟則下蠶室餘刑亦就屏處蓋非死刑不欲褻風中其瘡誤而至死聖人之仁也五流五等象刑之當有者也五宅三居者流雖有五而宅之但爲三等之居如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也孔氏以爲大罪居於四裔次則九州之外次則千里之外雖亦未見其所據然大槩當略近之此亦因禹之讓而申命之又戒以必當致其明察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也〔纂疏〕語錄問得夏是有苗否曰也就只是當從古註宅只訓居○王氏十朋曰命皐次於弊刑所以弼教也○陳氏經曰易卦言用刑者如噬嗑賁旅其象皆取於離用刑在明可知矣不明不足以得人情不允不足以當人罪○夏氏曰舜命弊教以一言曰寬命皐教以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陳氏大猷曰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者詳於政而略於化虞兵刑之官合爲一而禮樂分爲二周禮樂之官合爲一而兵刑分爲二

帝曰俞往哉汝諧若順其理而治之也曲禮六工有主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草工周禮有攻木之工攻金之工攻皮之工設色之工搏埴之工皆是也帝問誰能順治予百工之事者垂臣名有巧思莊子所謂工垂之指即此也又斯伯與三臣名也又以積竹爲兵建兵車者斯方登谷也古人多以其所能爲名又斯豈能爲二器者歟往哉汝諧者往哉汝和其職也〔纂疏〕張氏曰審法信度因聖人制作而持之此之謂若○愚謂垂順物理之自然而爲之行所無事之大智大巧耳非若後世器械技巧成精其能作爲淫巧以蕩上心之比也禮呂訓反

帝曰疇若予工僉曰垂拜稽首讓于殳斯暨伯與

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僉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上下山林澤藪也虞掌山澤之官周禮分爲虞衡屬於夏官朱虎熊羆四臣名也高辛氏之子有曰伯虎仲熊意以獸爲名者亦以其能服是獸而得名歟史記曰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前受斯伯與當亦爲垂之佐也〔纂疏〕語錄孟子說益烈山澤是使之除障翳驅禽獸此方正爲虞○張氏曰聖人以萬物爲一體故曰予草木鳥獸徽纆祭魚然後漁入澤梁未蟄不以火田皆若之之事然益之烈而焚周公之驅而寧亦若也蓋舌山澤順也交中國非順也非以姑息爲若○陳氏大猷曰餘官有告戒之辭至虞獨無若字已該之矣**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典主也三禮祀天神享人鬼祭地祇之禮也伯夷臣名姜姓秩敘也宗祖廟也秩宗都家皆有宗人之官以掌祭祀之事亦之者蓋以宗廟爲主也周禮亦謂之宗伯而之謂人能敬以直內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汚可以交於神明矣夔龍二臣名〔纂疏〕語錄惟寅故直惟直主敬交百神之宮而專以秩宗名之者故清禮是見成制度

寅直清所以行其禮也○葉氏曰天秩之禮天下莫不宗焉故曰秩宗或曰宗如宗主天秩之禮此官實主之○陳氏經曰風夜者自早至暮無時而不寅亦無時而不直清也此時之心即天神地祇人鬼之心○愚謂九官惟百揆秩宗各四岳而命重可知矣心者神明之舍所以交神明之本也敬則能直內直內則清明在躬敬其本而直清敬之驗也禮敬而已既成以寅尤勉以欽了寧至矣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上二無字與毋同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温故欲其温寬者必至於傲故欲其無傲所以防其過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無虐簡者必不足於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如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教國子弟而孔子亦曰興於詩成於樂蓋所以蕩滌邪穢斟酌飽滿動盪血脉流通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既形於言則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既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清濁之殊故曰聲依永聲者宮商角徵羽也大抵歌聲長而濁者爲宮以漸而清且短則爲商爲角爲徵爲羽所謂聲依永也既有長短清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假令黃鍾爲宮則太蔟爲商姑洗爲角林鍾爲徵南呂爲羽蓋以三分損益隔八相生而得之餘律皆然即禮運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既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矣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嘆哉夔曰以下蘇氏曰舜方命九官濟濟相讓無緣襲於此獨言其功此益贅之文簡編脫誤復見於此

夔

參疏

語録直寬本自是好但濟以温栗則盡善剛簡微覺有弊故戒以無虐無傲所以防其失也所以特與分明欲見防其失者專爲剛簡而設不蒙上直寬二句直寬但曰而温而栗至剛簡則曰無虐無傲觀其立言之意自可見問欲養其德性只是詩言志至律和聲上面二句都揚高下尚且由人到律和聲處直是不可走作所以詠歌之際深足以養人情性至如播之金石被之管絃非是不和終不若人聲自然故孟嘉有言絲不如竹竹不如肉謂漸近自然事又是一節○古以樂教胄子緣和平中正古人詩只一兩句歌便行得來長宮商角徵羽五聲依所歌而發都用律以和之如黃鍾爲宮則太蔟爲商之類不可亂其倫序也○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作詩之語言都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子然後做言語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都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爲樂而作也詩出乎志者也樂出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道夫問若以黃鍾爲宮便是太蔟爲商姑洗爲角蕤賓爲變徵林鍾爲徵南呂爲羽應鍾爲變宮若以大呂爲宮便是夾鍾爲商中呂爲角林鍾爲變徵黃則爲

徵無射爲羽黃鍾爲變宮其餘旋相爲宮周而復始若言相生之法則以律生呂便是下生以呂生律則爲上生自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上生姑洗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上生蕤賓蕤賓本當下生今却復上生大呂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上生中呂相生之道皆是窮矣遂復變而上生黃鍾再生之黃鍾不及九寸只是八寸有餘然黃鍾若象也非諸宮之所能役故虛其正而不復用所用只再生之變者就再生之變又缺其半所缺其半者蓋若大呂爲宮黃鍾爲變宮時黃鍾管最長所以只得用其半聲而餘宮亦皆倣此先生曰然宮商角徵羽與變宮變徵皆是數之相生自然如此非人力所能加損此其所以爲妙○樂律自黃鍾至仲呂皆屬陽自蕤賓至應鍾皆屬陰此是一箇大陰陽黃鍾爲陽大呂爲陰太蔟爲陽夾鍾爲陰姑一陽間一陰又是一箇小陰陽○律管只以九寸爲準則上生下生三分損一益一如破竹矣○管有短長則聲有清濁黃鍾管九寸最長應鍾管最短長者聲濁短者聲清十二律旋相爲宮宮爲君商爲臣樂中最忌臣陵君故有四清聲清聲者減正律之半如應鍾爲宮其聲最短而清或蕤賓爲商則商聲高如宮聲是爲臣陵君不可用遂用蕤賓減半律爲清聲以應之雖減半律然只是此律故亦自能相應也如方響鐵有十六片乃是十二律外添四清聲也通典載此一項甚詳○夏氏曰直温以下周禮所謂樂德詩言志至和聲周禮所謂樂語也○林氏曰作樂必本之情性情性形之於樂洪纖高下不可無法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陳氏經曰直温以下德之中和也言志以下樂之中和也將敎以中和之德必敎以中和之樂和聲八音之分單出者爲音○薛氏曰八音克諧翕如純如無相奪倫皦如也○陳氏大

曰詔是衆音和協倫是各音條理○愚謂帝者立敎始見於命契命夔大學序所謂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正謂此也歌永言言之不足而永歌之也聲依永者宮商角徵羽五聲依傍於永言之歌而見也律和聲者又以十二律而和此五聲也黃鍾爲宮則某爲商某爲角及三分損益隔八相生宜爲圖以明之陽律生陰呂曰下生三分長而益一陰呂生陽律曰上生三分長而損一是左旋隔八管而相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第一宮其長九寸林鍾隔八上生太蔟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八寸林鍾隔八上生太蔟爲商三分益一其長六寸而無餘分餘管則餘分之數細碎難言矣太蔟下生南呂爲羽南呂上生姑洗爲角林鍾爲第二宮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以下皆倣此以至中呂爲第十二宮上生黃鍾爲徵下生林鍾爲商上生太蔟爲羽下生南呂爲角十二宮各有五聲凡六十聲宮徵商羽角隔八相生之序也由宮聲之濁而長以漸而清且短之序則爲宮商角徵羽假令黃鍾爲宮則相去一管而太蔟爲商又相去一管而姑洗爲角又相去一管而南呂爲羽羽距黃鍾之宮又相去二管爲相去一管則音節和相去二管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稍下曰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曰變宮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詳見律曆志律呂新書等樂之功用其感神人之和如此則其敎胄子而陶冶其性情流通其精神養其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宜哉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謂傷絶善人之事也師衆也謂其言之不正而能變亂黑白以駭衆聽也納言官名命令政敎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出則讒說不得行而矯僞無所託矣數奏

復逆必使審之既允而後入則邪僻無自進而功緒有所稽矣
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
人之行納言如今之門下審覆○納言之官如漢侍中今給事中朝廷誥令先
過後省可以封駁○陳氏經曰讒人無世無之難唐虞極治而巧言孔壬猶所
可畏豈可謂此時遂無此事○孔氏曰出納朕命聽下言納於上受上言宣於
下○愚謂欲其審君命之當否當者出之否者納之惟在於允當如後世批勅
之官庶於朕命二字明順○胡氏一桂曰出納朕命如詩出納王命謹審之善
者宣出否者繳納如後世封還詞頭在我者既允信何憂讒說得入哉○王氏
以弼教故次命皐工立成器以為天下利人治之未故次命垂如此治人亦備
矣然後及動植故次命益民物如此隆禮樂之時也故次命夷夔禮先樂後故
先夷後夔樂作則治功成矣賢革功成苟讒說得行則賢者不安前功遂墮故
末命龍所以防讒間傷羣賢以成其終猶命十二牧而終以遠佞人也帝曰咨汝二十有
牧而終以難任人夫子荅為邦而終以遠佞人也

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蓋百揆者所
以統庶官而四岳者所以統十二牧也周官言內
相天事也曾氏曰舜命九官新命者六人命伯禹
垂命益汎荅而命者也命夔命龍因人之讓不荅而命者也夫知道而後可宅
百揆知禮而後可典三禮知道知禮非人人所能也故必荅於四岳若子工若
上下草木鳥獸則非此之比故汎荅而已禮樂命令其體雖不若百揆之大然
其事理精微亦非百工庶物之可比伯夷既以四岳之舉而當秩宗之任則其

所讓之人必其中於典樂納言之選可知故不荅而命之也若稷契皐陶之不
荅者申命其舊職而已又按此以平水土若百工各為一官而周制同領於司
空此以士一官兼兵刑之事而周禮分為夏秋兩官蓋帝王之法隨時制宜所謂損益可知者如此纂疏孔氏曰各敬其職惟是乃能信立天下之
功○陳氏大猷曰皆當敬以趨時以輔相顯明天之功二十二人職雖不同其
為天之事則一故提其綱總戒之○愚謂益嘉言見其書者多禹皐之亞也觀
禹薦益可見掌火掌山澤隆古之才何施不可也○王氏炎曰詢岳荅牧命九
官歸非一日之言然總命在後則必皆在即位之初矣岳牧治外九官治內其
後不過行考績黜陟之法垂拱以臨之自此至陟方凡五十年不復見施為之迹舜無為而治此亦可見

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九載則人
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人人力於事功此所以庶績咸熙也北猶背也其善者
留其不善者竄徙之使分背而去也此言舜命二十二人之後立此考績黜陟
之法以時舉行而卒言其效如此也按三苗見於經者如典謨益稷禹貢呂刑
舜攝位而竄逐之禹治水之時三危已宅而舊都猶頑不即工禹攝位之後帝命徂征而猶逆命及禹班師而後來格於是乃
得考其善惡而分北之也呂刑之言過絕則通其本末而言不可以先後論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

故考績於三載時加警策以作其怠黜陟於九載期之久遠以要其成
不肖不拘所以為善成周冢宰歲終受會詔廢置三歲計治行誅賞隨時之義
也○夏氏曰北音如字三苗國在南遷此之如周遷頑民此不與上文相連

以激勵之外此不復以身親焉五十年間有天下而若不與非得爲君之道而然歟攝政以前可見臣道之勞即位以後可見君道之逸乾知太始坤作成物君臣之道一乾坤也夫子以君哉稱之非優堯而劣舜也

大禹謨

謨謀謀也林氏曰虞史既述二典其所載有未備者於是又敘其君臣之間嘉言善政以爲大禹皐陶謨益稷三篇所以備二典之未〔纂疏〕孔氏曰禹稱大大其功○陳氏大猷曰序言禹成厥功指禹之實也書名大禹謨以此書多禹之謨也禹之功多見於謨之所述○愚謂諸臣惟禹稱大者堯曰大哉堯之爲君舜曰大哉舜有大焉舜繼堯稱大舜禹繼舜故亦稱大禹相承皆以大稱豈諸臣比哉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命敷祗敬也帝謂舜也文命敷於四海者即禹貢所謂東漸西被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者是也史臣言禹既已布其文教於四海矣於是陳其謨以敬承於舜如下文所云也文命史記以爲禹名蘇氏曰以文命爲禹名則敷于四海者爲何事耶〔纂疏〕孔氏曰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林氏曰祗承于帝當與下文曰宇相繼讀陳謨以敬承于帝舜謨即克艱以下是也蔡傳實用林說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曰以下即禹祗承于帝之言也艱難也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即此意也乃者難辭也敏速也禹

○王氏炎曰害治者不過三苗分北之而已

方乃死

徵召也陟方猶言升遐也韓子曰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舜之沒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守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按此得之但不當以陟爲句絕耳方猶云但乎方之方陟方乃死猶言但落而死也舜生三十年堯方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蓋於篇末總敘其始終也史記言舜巡守崩於蒼梧之野孟子言舜生三十徵庸數句只依語錄舜生三十徵庸數句只依鳴條未知孰是今零陵九疑有舜冢云〔纂疏〕古註點自好○孔氏曰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其一在三十之數爲天子五十年凡壽百一十二歲○司馬氏光詩虞舜在倦經世書舜丙辰即位至禹十七年死通一百一十年○司馬氏光詩虞舜在倦勤薦禹爲天子豈有復南巡狩渡湘水○愚謂史於舜即位初惟載谷岳牧命九官即以九載黜陟總之篇末總敘舜一生始終結之中間幾五十年無事可見何也孔子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無爲也陟方猶言升遐一方之臣以其爲故終身可恭己而無爲也與舜協帝堯克諧德而大有稱大哉堯之爲君舜也不無小異若堯爲治無迹蕩蕩難名故謂之大舜貴成臣下已若無與故謂之君今於舜歟可見自巍巍典至汝陟帝位是堯試舜三年內事爲司徒百揆四岳未爲君時也自受終至格文祖然後即帝位始稱帝舜之君道乃可見舜方攝時巡四岳朝諸侯封山濬川考禮正刑汲汲不少暇至即位之後惟責成於岳牧九官舜不過執黜陟之權

言君而不敢易其爲君之道臣而不敢易其爲臣之職夙夜祇懼各務盡其所當爲者則其政事乃能修治而無邪慝下民自然觀感遷化於善而有不容已者矣〔纂疏〕語錄自克艱至來王只是一時說話○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至來王只是一時說話○陳氏大猷曰君臣克艱乃政化之本原禹謨之綱領也忽其艱則玩畏其艱則沮徒以爲艱而不克盡其艱則畏而沮與忽而玩者均耳故不徒曰艱而必曰克也○愚謂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敝德政非徒政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於其政君臣精神心術中君臣克艱憂勤戒懼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又而感民敝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者矣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嘉善俊所也舜然禹之言以爲信能如此則必有以廣延衆論悉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然非忘私順理愛民好士之至無以及此而惟堯能之非常人所及也蓋爲謙辭以對而不敢自謂其必能舜之克艱於此亦可見矣程子曰舍己從人最爲難事已者我之所有難痛舍之猶懼守之不遇者○陳氏經曰言閭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告天民之窮者困窮士之不遇者○陳氏經曰言閭伏至咸寧此時堯若可以自足而猶稽衆從人不虐無告之心不自足也使自以爲足安足以爲堯哉夫子以博施濟衆安百姓爲堯舜猶病此足以形容堯之心矣程子曰苟謂吾治已足則便不是聖人即此意○呂氏曰舜於克艱之後深矣故聞禹言有當於心以爲信如此也嘉言以下舉堯克艱之謨允若茲惟帝時克克此艱也○真氏曰知爲君之難易真知而能盡其道難故曰允若茲惟帝時克世謂言已用而不必求言不知伏於下者之難達也賢已得而不必求賢不知遺於野者之難進也惟堯一以難視之故能使言不伏賢不遺而萬邦安雖然堯猶慮其難也方且稽衆以求事理之當舍己以從人情之公易虐廢者不虐廢之昔自克艱一念爲之也○愚謂舜惟本有克艱之心故深信禹克艱之謨允若茲公孫丑問浩氣孟子曰難言也程子謂觀此一言則孟子實有是氣可知今觀舜斯言則舜真能克艱亦可知矣王氏曰舜后也故但言堯克艱事今按定公問一言興邦孔子對以君難臣不易下文惟及君而不及臣意亦類此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爲天下君廣者大而無外運者行之不息大而能運則變化不測故自其大而化之而言則謂之聖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可知而言則謂之神自其威之可畏而言則謂之武自其英華發外而言則謂之文眷顧奄盡也堯之初起不見於經傳稱其自唐侯特起爲帝觀益之言理或然也或曰舜之所謂帝者堯也羣臣之言帝者舜也如帝德罔愆帝其念哉之類皆謂舜也蓋益因舜尊堯而遂美舜之德以勸之言不特堯能如此帝亦當然也今按此說所引比類固爲甚明但益之語接連止句惟帝時克之下未應遽舍堯而舉舜又徒極口以稱其美而不見其有勸勉規戒之意恐唐虞之際未還有此諛佞之風也依舊說贊堯爲是纂疏語錄都美辭也都君子之居鄙野人之居故古陳氏大猷曰廣如天之無不覆運如天之行健不息聖神如天之造化不測武也言堯有此德故爲天所命所以勉舜○薛氏曰聖神武文即廣運之所發○孔氏曰益因舜言又美堯

大如天之春生秋殺聖神自妙於無迹者言之武文自顯於可見者言之知天德則知帝德矣○眞氏曰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命益勉舜全在廣運二字○愚謂美舜之筮出積累傳辨之當矣廣聖德之全體也運聖德之大用也聖神全體之不可見者武文大用之可見者也其可見者即不可見者之發見呈露者也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惠順迪道也逆反道者也惠迪道可畏言人之應於善惡猶影響之出於形從逆猶言順善從惡也禹言天聲也以見不可不戰者以此而終上文之意繁疏語録書中迪字或解為道或解為行疑只是順字此以逆對迪可見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審也儆與警同虞度罔勿也法度法則制度也淫過也當四方無可虞度之時法度易至廢弛故戒其遊淫言此三者所當謹畏也任賢以小人間之謂之貳去邪不能果斷謂之疑謀圖為也有所圖為揆之於理而未安者則不復成就之也百志猶易所謂百慮也咈逆也九州之外世一見曰王帝於是八者朝夕戒懼無怠於心無荒於事則治道益隆四夷之遠莫不歸往中土之民服從可知今按益言八者亦有次第蓋人君能守法度不縱逸樂則心正身修義理昭著而於人之賢否孰為可任孰為可去事之是非孰為可疑孰為不可疑皆有以審其幾微絶其蔽惑故方寸之間光輝明白而於天下之事孰為道義之正而不可違孰為民心之公而不可咈皆有以處之不失其理而毫髮私意不入於其間此其懲戒之深旨所以推廣大禹克艱惠迪之謨也苟無其本而是非取舍決於一己之私乃欲斷而行之無所疑惑則其為害反有不可勝言者繁疏語録當無虞時易至失法度遊逸淫樂故當戒其如此既矣可不戒哉儆戒此則當任賢至勿成如此方能罔違道至從己之欲也○聖賢言語自有簡血脉貫在裏如此一段先說儆戒無虞蓋制治未亂保邦未危自未有可虞之時必儆必戒能如此則不至失法度遊逸淫樂矣若無儆戒底心欲不失法度不遊逸淫樂不可得也既能如此然後可以知得賢者邪者謀可疑無可疑者若是自家身心顛倒便會以不賢為賢以邪為正所當疑者亦不知矣何以任之去之勿成之哉蓋此三句便是上面有三句了方會儆地又如此然後方能罔違道以求名罔咈民以從欲蓋於賢否疑有所未明則何者為道何者為非道何者是百姓所欲何者非百姓所欲哉○呂氏曰此益又言克艱之目也○陳氏大猷曰多事之際常情猶知儆戒無事之時明主猶或玩弛自罔失法度至無怠荒皆無虞時所當儆戒者人心儆戒則強立而清明清明則執則嚴逸樂戕是非辨此心卓然立於事物之表足以宰制事物而事聽命於心人心玩弛則頹放而昏塞昏塞則法度廢嗜慾肆邪正亂此心隤然屈於事物之下而事物反役乎此心矣○林氏曰無怠荒所謂不倦以終之也舜大聖人益所戒猶如此可見聖賢兢業之誠矣○愚謂自克艱至此五節文意相連實一時之言禹以克艱告舜舜不自居歸時克於堯故益因運以下以美堯禹又申其未盡之蘊以迪吉逆凶戒舜故益因盡言盡一以貫之知此則以廣運一節為美舜者其非明矣

禹曰於帝

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
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
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益言儆戒之道禹歎而美之謂帝當深
有以善其政政非徒法而已在乎有以養其民下文六府三事即養民之政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者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而生五穀戒相制以洩
其過或相助以補其不足而六者無不修矣正德者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
婦聽所以正民之德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之類所以利民之用也厚
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之類所以厚民之生也六者既修民生始遂不可以
逸居而無教故謂之博典敷教以正其德通工易事以利其用制節謹度以厚
其生使皆當其理而無所乖則無不和矣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
其理而不汨陳以亂其常也歌者以九功之敘而詠之歌也言九者既已修和
各由其理民享其利莫不歌詠而樂其生也然始勤終怠者人情之常恐安養
既久怠心必生則已成之功不能保其久而不廢故當有以激勵之如下文所
云也董督也戒古文作畏其勤於是者則督責之於是者則戒飭而休美之其怠於是者則
而懲戒之然又以事之出於勉強者不能久故復即其前日歌詠之言協之律
呂播之聲音用之鄉人用之邦國以勸相之使其歡忻鼓舞趨事赴功不能自
已而前日之成功得以久存而不壞此周禮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太史
公所謂佚能思初安能惟始沐浴膏澤而歌詠勤苦者也葛氏曰洪範五行
水火木金土而已穀本在木行之數禹以爲其民食之急故別而附之也

纂疏 語錄水如隄防灌溉金如五兵田器火如出納火禁焚萊木如斧斤以
時之類皆惟修之義古人設官掌此六府蓋爲民惜此物不使妄用○
問戒董勸九歌曰正是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之意九歌只是九功之敘可歌想
那時田野自有此歌今不可得見○九功惟敘止勸以九歌此便是作韶樂之
本韶樂只是和而已功以九敘故韶以九成所謂九德之歌九韶之舞也○唐
孔氏曰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克爲次陳氏曰
五行相克正洛書之一端也王氏曰政莫要於養民六府
養民之具也正德所以養其心利用厚生所以養其身溝澮之導潴之蓄井之
汲水之修也鑽燧有變焚萊有禁火之修也產於地取之有時鎔範而成之金
之修也植於山林斬之有時輪材而取之木之修也辨肥瘠相高下以植萬物
土之修也播種有宜耨穫有節穀之修也水以制火火以煉金金以治木木以
墾土土以生穀此六府之序無恒產則無恒心六府修然後可以正民德先富
而後教也以正德爲先三事之序也纖紝而衣耒耜而耕釜甑而爨資六府以
利用也老有奉幼有長鰥寡廢疾皆有養資六府以厚生也六府出於天地而
修之在人三事行於天下而和之在人○呂氏曰正德以利用厚生所謂日用
飲食彝倫爲爾德也德不正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張氏九成曰戒用休若周禮
太北興賢能明其有功者屬其治地者之類董用威如周禮宅不毛者有里布
田不耕者出屋粟與鄉八刑糾萬民之類○陳氏經曰人情始勤終怠安能保
其不壞故戒以休使知勤者有休美則心有所慕董以威使知怠者有刑威則
心有所畏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心有所樂樂則無時而忘故勸以九歌感
動於自然非有勉強矯拂將樂事勸功而忘其勞斯可使九功永久不壞也○
吳氏曰勸以九歌如周禮洲正趨其稼事里宰趨其耕耨篇章吹豳雅豳頌與

天爲春酒殺羔羊來百日之蜡一日之澤乃古遺制之猶存者○呂氏曰俾守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財成者君道之大九功既敘盛也戒董勸俾勿至於壞使之盛而不衰也俾云者財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聖人無窮之心也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水土治曰平言水土既平而萬物得以成遂也六府即水火金木土穀也三者人事之所當爲故曰事舜因禹言養民之政而推其功以美之也纂疏林氏曰天施地生水惠地不得生天雖施之亦無自而成今地既平天之功始成○王氏炎曰謂之府天地之藏其出不窮者也○陳氏經曰府者天府事者人事○呂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能外天地以有生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相終始也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九十曰耄百年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禪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曰期舜至是年已九十三矣總率也舜自言既老血氣已衰故倦於勤勞之事汝當勉力不怠而總率我衆也蓋命之攝位之事禪命舜曰陟帝位舜命禹曰總朕師者蓋堯欲使舜真宅帝位舜讓弗嗣後惟居攝亦若是而已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皐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帝念功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邁勇往力行之意種布降下也禹陶言其德不能勝任民不依歸惟皐陶勇往力行以布其德德下及於民而民懷服之而他求亦惟在於皐陶名言於口固在於皐陶舍此人○舜命禹宅揆禹讓稷契皐陶今不及稷契意至是二人已不存矣○蘇氏曰種德如農之種植衆人之種德也遠沛然如時雨之降民被其澤懷之宜也○張氏震曰禹所遜獨皐者孟子論道之傳亦曰若禹皐則見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皐爲己憂書稱三聖繼古獨以皐繼之揚雄論絶德亦曰舜以孝禹以功皐以謨可見禹之外未有能先皐者也○陳氏經曰皐所掌者刑德安在至威之中至愛存焉慈祥惻怛之寓雖刑也而實種德也帝曰皐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千犯正政弼輔也聖人之治以德爲化民之本而刑特以輔其所不及而已期者先事取必之謂舜言惟此臣庶無或有干犯我之政者以爾爲士師之官能明五刑以輔五品之教而期我以至於治其始雖不免於用刑而實所以期至於無刑之地故民亦皆能協於中道初無有過不及之差則刑果無所施矣凡此皆汝之功也懋勉也蓋不聽禹之讓而稱皐陶之美以勸勉之也纂疏吾敎之不及而已出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遷善而刑爲

無用此聖人本心也皐能體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不知有皐之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爲能其官也○陳氏經曰明刑以弼教非特期至於治又期於無刑焉弼教以刑民猶有所畏而爲善也無刑而協中則無所畏而爲善矣出刑則入於中中可以兼正罔干予正趨中之漸也○陳氏大猷曰明五刑智也法守也期無刑仁也法外意也協于中不犯正不待論也中則無不正矣皐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行過也簡者不煩之謂上煩密則下無所容御者急促則衆擾亂嗣世皆謂子孫然嗣親而世疎也延遠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賞則遠者不識而誤犯也故者知之而故犯也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即上篇所謂眚災肆赦怙終賊刑者也罪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輕以罰之功已定矣而於法之中有疑其可輕可重者則從重以賞之皐罪經常也謂法可以殺可以無殺殺之則恐陷于非辜不殺之恐失于輕縱二者皆非聖人至公至平之意而殺不辜者尤聖人之所不忍也故與其殺之而害彼之生寧姑全之而自受失刑之責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蓋聖人之法有盡而心則無窮故其用刑行賞或有所疑則常屈法以申恩而不使執法之意有以勝其好生之德此其本心所以無窮過而得行於帝心之外及其流行洋溢漸漬有以入于民心則天下之人無不愛慕感悅興起于善而自不犯于有司也皐陶以舜美其功故言此以歸功于其上蓋不敢當其褒美之〔纂疏〕語錄觀帝德罔愆以下便見聖人之心油有發生意象自謂己功也〔纂疏〕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逆於理以干天誅則大極重取舍之間亦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宥過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疑惟輕非過予如天地四時之運寒涼誅殺常居其半而涵育發生之心未嘗不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德洽而自不犯有司非既抵罪而復縱舍之也○罪疑惟輕豈有不疑而欲輕之理羑季海當國好出人死罪以積陰德奴佃殺主亦不至死○孔氏曰自以簡下皆舜好生之德此章尚無小必刑不事姑息而濟仁以義也見聖人好生不偏處過于姑息反所以害仁○陳氏經曰帝德無所過皆中也簡寬以下忠厚仁恕無非所以爲中之實氏曰與其一句蓋設詞以形容好生之德○陳氏大猷曰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爲心曰好生上好生之德而生人亦自好其生仁心之相感也○愚謂舜以無刑爲皐之功皐原所以無刑本帝好生之德而不敢以爲己功舜欲遜禹禹欲遜皐皐時皆在帝前數章相聯皆對面語也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民不犯法而上不用刑者疑之所欲也汝能使我如所願欲以治教化四達如風鼓動莫不靡然是乃汝之美也舜又申言以重勸美之〔纂疏〕呂氏曰皐之刑非徒刑乃中休執大禹帝曰來禹降水儆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德敏也四方鼓動于德敏

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
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洚水洪水也古文作降
孟子曰水逆行謂之洚水盖山崩水渾下流淤塞故其逝者輒復反流而汎濫決溢洚洞無涯也其災所起雖在堯時然舜既攝位害猶未息故舜以爲天警懼于己不敢以爲非己之過責而自寛也允信也禹奏言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有其功所謂成允成功也禹能如此則既賢于人矣而又能勤于王事儉于私養此又禹之賢也有此二美而又能不矜其能不伐其功然其功能之實則自有不可揜者故舜于此復申命之必使攝位也懋勉也古通用嘉盛大之意至大績功也懋乃德者禹有是功而我以爲盛大嘉美也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氣節之先後汝有盛德大功故知曆數當歸於汝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不可辭也是時舜方命禹以居攝未即天位故以終陟言也 蔡疏 呂氏曰禹繼父治水人易疑之禹於人已信之後人纔立已便有物與我對對則必爭一矜伐其功能便有爭之理矜伐者爭之對也不矜不伐無我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陳氏經曰能者忌之媒功者爭之府禹以不矜伐之心起天下不爭之心臣子竭爲初無今外之事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未嘗以曾子爲過乎分外蓋以所當爲之事能盡此者方能免責耳尚何矜伐之有如禹之事皆禹所當然故自不見其爲功能也○王氏曰矜有執持意伐有夸大意能過天下而不矜故天下愈服其功高天下而不伐故天下愈服其功○愚案通曆曰禹不貴尺璧而重寸陰語曰禹菲飲食惡衣服克勤儉之實也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者人之知覺主于中而應于外者也指其發于形氣者而言則謂之人心指其發于義理者而言則謂之道心人心易私而難公故危道心難明而易昧故微惟能精以察之而不雜形氣之私一以守之而純乎義理之正道心常爲之主而人心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而信能執其中矣堯之告舜但曰允執其中今舜命禹又推其所以而詳言之蓋古之聖人將以天下與人未嘗不以其治之之法并而傳之其見于經者如此後之人君其可不深思而敬守之哉 蔡疏 朱子中庸章句序曰允執其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至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常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而以爲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于形氣之私或原于性命之正而所以爲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于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間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反復不過如此則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人欲也未全是不好謂之危者危險欲墮未墮之間若無道心以御

之則一向入於邪惡又不止於危也問聖人亦有人心亦危否曰聖人全是道心主宰故其人心自是不危○形氣是私有底物不比道公共危亦未便是不好只是有個不好底根本○道心者人心之理惟微者有時發見些子有時又不見了惟聖人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只是此一箇心之靈其知覺從耳目之欲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自人心而收之便是道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喜怒人心也喜過而不能禁怒甚而不能遏是皆爲人心所使也須是喜所當喜怒所當怒乃是道心若飲盜泉之水食嗟來之食則人心勝而道心亡矣問人心可無否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聽命焉○飢食渴飲人心也得飲食之正者道心也須是一心只在道心上少間那人心自降伏得不見了人心與道心爲一恰似無了那人心相似只要道心純一道心都發見在那人心上○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如清水之在濁水惟見其濁不見其清故微而難見人心只見那邊利害之私道心便見這邊道理之公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道心爲主則人心亦化而爲道心矣如鄉黨所記飲食衣服本是人心之發在聖人分上則渾是道心也須知將道心去用那人心方得○聖人不以人心爲主而以道心爲主人心倚靠不得人心如船道心如柁任船則所在無定向若執定柁則去住在我○人心未爲悉皆邪惡危亦未爲便至凶咎但既不主于理而主于形則其流爲邪惡以致凶咎亦不難矣所以爲危非若道心之必善而無惡有安而無傾有準的而可據依也故必致精一之功使公而無不善者常爲一身萬事之主私而或不善者不得與焉則凡所云爲不待擇於過不及之間而自然無不中矣○人心是血氣和合做成嗜慾皆從此出

故危道心是本來禀受得仁義禮智之心聖人以此二者對待而言正欲察之精而守之一察之精則兩箇界限分明一是專一守著箇道心不令人欲得以干犯○這二者也須精去揀擇若揀得不精又便只是人心惟精是要揀得精惟一是要常守得固有初揀得精後來被物欲引從人心去所以又貴於惟一○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見孺子而怵惕皆是人心堯舜不能無道心桀紂不能無人欲易流故危道心即惻隱羞惡之心其端甚微精守是脉縫上見得分明一是守得徹頭徹尾如顏子擇中庸是精服膺勿失是一精一是舜敎禹徹工夫處此自堯舜以來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敎人先后次第皆宗之中庸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博學至明辨皆惟精篤行是惟一明善精也誠身一也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是失此○若人心如此不好則須絶滅此身而後道心始明人心是有知覺嗜慾者此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耳道心則義理之心可爲人心之主宰而人心據以爲準者也如飢渴欲飲食人心也然必有義理存焉有可食有不可食如子路食于孔悝此不可食者當使人心弗聽道心之區處方可耳然此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陸子靜云舜若以人心爲全不好則須說不好使人去之今止說危危者不可據以爲安耳此言亦自是○人心易得走從惡上去所以言危微是微妙亦是微昧精一是兩截工夫辨別了又須固守不辨別得固守箇甚麼辨別得了若不固守則不長遠○問堯舜禹大聖人執字似亦大段喫力曰聖人固不思不勉然使聖人自有此意則罔念而作狂矣經言此類非一○中只是箇恰好的道理允信也是眞箇執得人心道心精一三句是執中以前事惟精是別得不雜

惟一是守得不離惟精惟一所以能允執厥中○書傳所載多是說無過不及之中如中庸之中亦只說無過不及但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說中之體○所覺者心之本體○問生于形氣之靈理未知覺氣聚成形理與氣合便能知覺○虛靈是心之本體○問生于形氣之私下私字何也曰飢飽寒暖之類皆生于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真氏曰或疑形氣之私曰私猶言己之所獨耳如私親私恩可謂之惡乎問六經曾有謂私非惡者否曰遂及我私言私其縱以惡言之可乎○愚謂人心道心雜然發見惟在精以察之於人心中別其孰爲道心復一以守之純乎道心而不搖奪於人欲矣精一既至人心常聽命於道心人心之發皆道心也惟孔子之從心所欲足以證此心所欲人心也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于矩度非人心皆道心而自合于中乎非道心之外他有所謂中中即道心之流行於日用間而無過不及者也又案語錄云虛靈是心之本體則可見知覺是心之發用所以中庸序云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先兼體用言下云所以爲知覺者不同單指心之用而言也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無稽者不考于古言之無據謀之自專是皆一人之私心必非天下之公論皆妨政害治之大者也言謂汎言勿聽可矣謀謂計事故又戒其勿用也上文既言存心出治之本此又告之以聽言處事之要內外相資而治道備矣 簒疏 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欽哉愼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可愛非君乎可畏非民乎衆非君則何所奉戴君非民則誰與守邦欽哉言不可不敬也可願猶孟子所謂可欲凡善生於心害於政則民不得其所者多矣四海之民至於困窮則君之天祿一絕而不復續豈不深可畏哉此又極言安危存亡之戒以深警之雖知其功德之盛必不至此然猶欲其戰戰兢兢無敢逸豫而謹之於毫釐之間此其所以爲聖人之心也好善也戎兵也言發於口則有二者之分利害之幾可畏如此吾之命汝蓋已審矣豈復更有他說蓋欲禹受命而不復辭避也 簒疏 陳氏大猷曰人心惟危以下示治法傳道統也○愚案堯授舜舜授禹言有詳略而精微之理敬畏之心戒愼之辭一也堯傳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舜之傳禹凡所得于堯之四句一一爲禹言之中間增有十三句今義理益明儆戒益至耳合堯曰禹謨而觀之可見矣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枚卜歷卜之也帝之所言人事已盡禹不容復辭但請歷卜有功之臣而從其吉冀自有以當之者而已得遂其辭也官占掌占卜之官也蔽斷昆後龜卜筮著習重也

帝言官占之法先斷其志之所向然後令之於龜今我志既先定而衆謀皆同鬼神依順而龜筮已協從矣又何用更枚卜乎況占卜之法不待重吉也固辭再辭也毋者禁止之辭言惟汝可以諧此元后之位也纂疏王氏曰木幹曰枚枝曰條枚有條故數物氏曰命龜今龜也○王氏十朋曰古以昆爲兄兄爲父後故訓昆爲後與後昆同○夏氏曰卜汝已吉豈有更卜他人而重吉者習重也如習坎爲重險○陳氏經曰人謀鬼謀雖欲其合大率以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己心爲主正月朝旦人謀爲先就人謀中又以己心爲主正月朝旦

官若帝之初 神宗堯廟也蘇氏曰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曰文祖舜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正月朝旦禹受攝帝之命于神宗之廟總率百官其禮一如帝舜受終之初等事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徂往也舜咨嗟言今天下惟是有苗之君不循教命汝往征之征正也往正其罪也會徵會也誓戒也軍旅曰誓有會有誓自唐虞時已然禮

言商作誓剖作會非也禹會諸侯之師而戒誓以征討之意濟濟和整衆盛之貌蠢蠢動也蠢蠢然無知之貌昏闇迷惑也不恭不敬也言苗民昏迷不敬侮慢於人妄自尊大反戾正道敗壞常德以自賢之辭別苗之罪爾衆士庶幾同心同力乃能有功此上禹誓衆之辭也林氏曰堯老而舜攝者二十有八年舜老而禹攝者十有七年其居攝也代總萬機之政而堯舜之爲天子蓋自若也故國有大事猶稟命焉禹征有苗蓋在大居攝之後而稟命於舜禹不敢專也以征有苗推之則知舜之誅四凶亦必稟堯之命無疑纂疏陳氏曰時薄海內外皆迪之君舜嘗見竄之三苗之民又嘗分之至此而猶弗率故征之○孫氏曰指其君長曰有苗兼君民言曰苗民以種類言曰三苗

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三旬三十日也以師臨之閱月苗頑猶不聽服也贊佐禹也是時益蓋從禹出征以苗負固恃強未可威服故贊佐於禹以爲惟德可以動天其感通之妙無遠不至蓋欲禹還兵而增修其德也滿損謙

益即易所謂天道虧盈而益謙者帝舜也歷山在河中府河東縣仁覆閔下謂之旻日非一日也言嘗耕歷山往于田之時以不獲順於父母之故而日號呼於旻天于其父母蓋怨慕之深也負罪自負其罪引其愆不敢以爲父母之愆也祗敬載事也畯長老之稱言舜敬其子職之事以見瞽瞍也齊莊敬也慄戰慄也瞽瞍頑愚亦且信順之即孟子所謂底豫也誠感物曰誠益又推極至誠之道以爲神明亦且感格而況於苗民乎昌言盛德之言拜所以敬其言也昝還振整也謂整旅以歸也或謂出曰班師入曰振旅謂班師於有苗之國而振旅于京師也誕大也文命德教也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也兩階賓主之階也七旬七十日也格至也言羽而後至史臣以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之至適當其時故作史者因即其實以形容有虞之德歟千載之下猶可以是而想其一時氣象也

〔纂疏〕語錄舜干羽之事想只是置三苗於度外而自開賜之意○呂氏曰苗民障蔽之深如春風既至而陰厓窮谷猶未發榮也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心領神受如響之應聲干羽舞階間服自然非故爲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風流暢寒谷草木終皆發榮也○唐孔氏曰益贊禹修德而帝誕敷文德可見君臣同心武舞執干文舞執羽○張氏曰帝之文德素敷至此又誕敷之○林氏曰此史臣形容舜禹盛德不用兵戈以服苗惟優游敷德而苗自至非謂班師而歸舞干兩階以是爲敷文而冀苗之格也○愚謂禹不滿假不矜伐如此益猶以滿損謙益言蓋勉以乾乾不息之誠也又三致其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感瞽瞍之頑而孝可格明之幽而誠可格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宜其終不煩兵而自服也○董氏鼎曰禹有萬世永賴之功又有大關萬世君道之謨非同列所得而先也況此篇所紀又有授受傳心一大事百聖道統萬世道學在焉安得不以繼二典而冠三謨哉前一截皆發明究竟克艱之旨後一截皆紀述授受之事前之綱領在克艱後之綱領在道心精一人君能得精一執中之傳則知性分內事即職分內事而於克君道之艱自見其當然有不必勉而能然者矣

皐陶謨 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碧梧馬氏曰此篇首尾皆與禹問荅而謂之謨者實陳於帝之前也故楊慈曰

皐陶以智爲帝謨

曰若稽古皐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皐陶曰都愼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稽古之下即記皐陶之言者謂考古皐陶之言如此也皐陶言爲君而信蹈其德則臣之所謀者無不明所弼者無不諧也俞如何者禹然其言而復問其詳也都近之謀厚敘九族則親親恩篤而家齊矣庶明勵翼則羣哲勉輔而國治矣邇近茲此也言近而可推之遠者在此道也蓋身修家齊國治而天下平矣皐陶

此言所以推廣允迪謨明之義故禹復命而然之也又案典謨皆稱稽古而下文所記則異典主記事故堯舜皆載其實謨主記言故禹皐陶則載其謨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禹之謨也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皐陶之謨也然禹謨之上增文命數千四海祇承千帝者禹受舜天下非盡皐陶比例立言輕重於此可見

【纂注】語錄問允迪至弼諧是稱皐陶曰若稱皐陶則下句禹曰俞爲何所云此言皐之德諧字下別有皐之言禹若而問之故皐復說下句解此八字之義或迪厥德意恐不是形容皐陶底語謨是爲人主謀謨弼諧是人臣輔翼與之和合如同寅協恭○蘇氏曰虞世而謂禹皐爲古者自今以上皆爲古何必異代春秋傳引虞書皆云夏書安知非作於夏時禹曰俞上當有缺文○林氏曰迪啓迪也如迪上言臣欲允信以啓迪君德謨必貴明弼必貴諧皐與禹語於帝前欲與之以此事舜也○呂氏曰史言皐之爲人有德而有言皐以謨開實本於德故指其所本以示人齋家治國平天下皆自修身出故慎於修身必思永長之理可久而後功用無窮也○李氏舜臣曰皐謨發端曰慎厥身修一篇之要領也取人以身修身者知人以安民之本也○陳氏曰九族宜厚厚之也有次序不至爲夷子之二本也禹皐同列之際無非真情實意有合於心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故聞言而不合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己猶在人故自言而拜不爲諂善之在己猶在人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爲矜○陳氏大猷曰治無二本邇可則遠在此矣○王氏炎曰皐謨有二修身知人安民是也而修身爲本邇者皆可推之國與天下無不可者其本蓋在此也本禹在修身而已矣○眞氏大學衍義以克明俊德章爲首此章次之謂皐陳謨首以謹修其身爲言蓋人君一身天下國家之本慎之一言又修身之本也思永欲其悠久不息也爲

君孰不知身之當修然此心或放則能暫而不能久必也致其謹慎思悠久而不息然後謂之永否則朝勤夕怠作作止矣後之主有初鮮終由不思永也慎則敬而不忽思永則久而不忘修身之道備矣然後以親親尊賢二者繼之九族必篤叙之使均被吾恩衆賢必勸勵之使樂爲吾輔身爲之本而二者又各盡其道則自家可推之國自國可推之天下其道在此而已中庸九經之序其亦祖於此歟○愚案允迪二句孔氏亦以爲皐之言迪德之君則臣言易入故謨易以明而弼易以諧皐欲君迪德以爲己陳謨之地也程子家人傳曰正倫理篤恩義敍者正倫理敦二字盡齊家之義

皐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

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

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皐陶

因禹之俞而復推廣其未盡之言歎美其言謂在於知人在於安民二者而已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也禹曰吁者歎而未深然之辭也時是也帝謂堯也言既在知人又在安民二者兼舉雖帝堯亦難能之哲智之明也惠仁之愛也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遷竄也包藏凶惡之人也言能哲而惠則智仁兩盡雖驩兜如驩兜者不足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有苗者不足遷竄巧好令善孔大也好其言善其色而大包藏姦惡者不足畏是三者舉不足害吾之治極言仁智功用如此其大也咸曰巧言令色孔壬共工也禹言三凶而不及鯀者爲親者諱也○楊氏曰知人安民此皐陶一篇之體要也九德而下知人

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道也非知人而能安民者未之有也〔纂疏〕陳氏大猷曰君道在知人安民知人而後能安民又其序也○陳氏曰咸若時謂舜也○林氏曰舜既罪四凶惟恐又有如此之人復出爲惡未嘗忘憂畏也○眞氏曰孔壬古註以爲甚佞介甫謂其包藏禍心蓋以壬爲妊娠之妊胡氏非之謂此訓特以腹非罪人蔡氏仍祖其說不若從孔註爲長○愚謂此處言帝但當指舜與帝德廣運不同彼上文惟帝時克舜方美堯故益承其說美堯此禹皐言於舜前舍舜言堯何所因耶禹於克艱眞知灼見知人安民之不易故叮以歎其難謂兼盡之雖舜猶病諸之意知人則必哲始能官人安民則必惠始黎民懷之二者之難可知矣果能哲而且惠則哲以知人何憂兜之黨惡惠以安民何遷苗之害民知人視安民猶重故申言又何畏乎巧令孔壬至此則前所謂難今何憂何遷何畏不見其爲難矣非禹深知克艱之理孰能發明至此皐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皐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温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亦總也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禹曰何者問其九德之目也寬而栗者寬弘而莊栗也柔而立者柔順而植立也愿而恭者謹愿而恭恪也亂而敬者有治才而敬畏也擾而毅者馴擾而果毅也直而温者徑直而温和也簡而廉者簡易而廉隅也剛而塞者剛健而篤實也彊而義者彊勇而好義也而轉語辭也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指其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著也成德著之於外而又始終有常其吉士矣哉〔纂疏〕語録載采采古語不可曉據文勢解之當云汎言人之行有此九德若言其人之有德當以事實言之古註謂必言其所行某事某事以爲驗是也○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凡十八種是好底氣質毋兩件一家鬬合將來○舜論直温寬栗及皐陶九德皆是反氣質之性○蘇氏曰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是德也有某事載采采歷言之也橫流而濟曰亂才過人而可濟難亦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才過人者毋患恃才而不敬○唐孔氏曰愿者朴謹失於外儀故言恭恭治者輕物失於内心故言敬恭在貌敬在心剛是性強是志○眞氏曰九德指氣稟而言若天命之性則渾然全體無所偏也○劉氏正一曰常人吉士一也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爲吉士也一説吉福也彰用常德則爲天下福○葉氏曰觀人不求其全而求其常常而不全不害爲德德而不常皆僞爲耳○愚謂人之德性本無不善而氣質所稟鮮有不偏覺弘者易失之縱緩故能莊栗乃成一德餘皆然也自寬至強皆全不全皆可知而知人之道盡矣氣質之性其意已根源於此但未説破耳

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

撫于五辰庶績其凝宣明也三德六德之中有其三有其六也浚治也亮亦明也有家大夫也有邦諸侯也義氣象則有小大之不同三德而爲大夫六德之而使之益以著九德有其六尤必日嚴而祗敬之而使之益以謹也翕合也德之多寡雖不同人君惟能合而受之布而用之如此則九德之人咸事其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乂皆在官使以天下之才任天下之治庶虞之朝下無遺才而上無廢事者良以此也師師相師法也言百僚皆相師法而百工事則曰百工其實一也撫順也五辰四時也木火金水旺於四時而土則寄旺於四季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者是也凝成也言百工趨時而衆功皆成也蔡疏語錄林氏謂大夫諸侯用此三類蓋曰如是足矣非必以爲限也○葉氏曰皐既論知人之事因言官人之道也○王氏曰日宣達三德之賢使任有家日嚴祇敬六德之賢使任有邦○林氏曰百工之事各得其時○胡氏旦曰五行在地爲物在天爲時順其時而撫之故仲春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所以撫木辰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司空相阪隰以撫土辰秋爲徒杜春達溝渠以撫水辰又春德在木布德施惠順木辰也後放此○愚案日宣日嚴作賢者自修出古註蔡氏用之作人君用人語錄是之與翕受意協君之用賢當隨其德之小大而酌其任之小大有家視邦爲小故三德而只有邦視家爲大故六德而足朝廷視有邦尤大故全德全才受而用之後又即全德之全才也朝廷之治大關人人故於此九德詳言之而要其功用之極爲惟時訓理之是古註說書中惟時如食哉惟時惟時亮天功惟時惟幾皆天時也況撫五辰分配四時正與天時意脈相貫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無與

毋通禁止之辭教非必教令謂上行而下效也言天子當以勤儉率諸侯不可以逸欲導之也兢兢戒謹也業業危懼也幾微也昜曰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蓋禍患之幾藏於細微而非常人之所豫見及其著也則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聖人於幾則兢業以圖之所謂圖難於其昜爲大於其細者此也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日者言其日之至淺萬幾者言其幾事之至多也蓋一日二日之間事幾之來且至萬焉是可一日而縱欲乎曠廢也言不可用非才而使庶官曠廢厥職也天工天之工也人君代天理物庶官所治無非天事苟一職之或曠則天工廢矣可不深戒哉蔡疏通書曰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解曰幾者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孔氏曰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當戒懼萬事之微位非其人爲空官不可以天官私非其才○陳氏大猷曰功成之後逸欲易生逸欲生治功墮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剛健事之幾微無不洞燭否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幾微而圖之天子能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之庶官而已非無其人之爲曠非其人爲曠也天下事無一不出於天天不自爲人代爲之一官曠一事缺矣天工人代一句結上文以生下文之意天敘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 敘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敘也秩者尊卑貴賤等級隆殺之品秩也勅正惇厚庸常也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降衷之衷即所謂典禮也典禮雖天所敘秩然正之使敘倫而益厚用之使品秩而有常則在我而已故君臣當同其寅畏協其恭敬誠一無間融會流通而民彝物則各得其正所謂和衷也章顯也五服五等之服自九章以至一章是也言天命有德之人則五等之服以彰顯之天討有罪之人則五等之刑以懲戒之蓋爵賞刑罰乃人君之政事君主之臣用之當勉勉而不可怠者也○楊氏曰典禮自天子出故言勅我自我若夫爵人於朝與衆共之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天子不得而私焉此其立言之異也 蔡疏 語錄許多典禮都是天敘天秩下了聖人因而勅正之因而用出去而已凡冠昏喪祭之禮與典章制度文物禮樂車旗衣服無一件是聖人自做底都是天做下了聖人只是依傍他天理行將去如推箇車子本自轉將去我只是略扶助之而已德之大者賞以服之大德之小者賞以服之小罪之大者罪以大底刑罪之小者罪以小底刑盡是天命天討聖人未嘗加一毫私意於其間只是奉行天法而已要五典五惇五禮五庸須是同寅協恭和衷要五服五章五刑五用須是政事懋哉懋哉○陳氏大猷曰此下言安民之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仝是中者爲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體福善之天制九章至一章五等之服以章其德庶是中者爲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體禍淫之天用墨至大辟五等之刑以成其罪賞罰政事一大者當勉勉而不怠也典禮敘化也所以盡感發之妙服刑政事也所以盡懲之方皆承天以從事而寅恭懋勉又四者之本也否則將失其當烏能與天無間哉哉皆君師之道代天理民之責盡矣此盡發上文天工人代之意○孫氏曰典禮敘也服刑政也敘之而善則服以章之敘之不幸則刑以懲之○蔡氏元度曰周禮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鄭氏註衮冕服九章一曰龍二曰山三曰華蟲四曰火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六曰藻七曰米八曰黼九曰黻皆絺以爲繡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以華蟲爲首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宗彝爲首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虞制雖未必盡同大略當然○馬氏曰周天子與上公皆服九章然公有降龍無升龍別於天子者此耳○愚謂典者人道之常天所次序本有此典也我謂君敘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典別而爲五典而五者皆惇厚也惇典如言厚人倫禮者天理之節文天所品秩本有此禮也自我即天秩之本然者而品節之然後有禮別而爲五禮始用此五者於天下也蓋典禮本於天天命之性也雖有敘秩之次然猶在渾融之中典禮惇庸於君修道之教也理一者品節而爲分殊於是渾然之有別爲燦然之五惇於聖人而倫紀厚庸於聖人而禮敘行然未嘗以一毫之人爲求加於本然之天也古凶軍賓嘉之五禮行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人倫之中所以維持五典者也衷即典禮之具於人性者君臣同寅協恭以爲惇典庸禮之本然後能和斯民降衷之性也同寅協恭與政事懋懋皆當合君臣說大者爲政君所建立小者爲事臣所奉行皆君臣文天工人代之意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

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威古文作畏二字通用明者顯其善畏者聽以爲聰明天之明畏非有好惡也因民之視聽以爲聰明天之聰明非有視聽也因民之好惡以爲明畏上下上天下民也敬心無所慢也有土有民社也言天人一理通達無間民心所存即天理之所在而吾心之敬是又合天民而一之哉纂疏好惡如何曰林說是明畏言天之者也有天下者可不知所以敬之哉纂疏語錄林氏謂聰明言視聽明畏言天之所明所畏所明如明明揚側陋之明所威如董之用威威用六極之意○林氏曰馬本作天明威古文作民明畏威畏古字多通用○唐孔氏曰天無心以民心爲心即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意○陳氏曰有土之君敬而不忽乎民是即不忽乎天使知天之當嚴而以民爲易虐是天民有二理也此安民之謨所以必推極於此歟○王氏炎曰君民而敬心不存則所以安民者必未盡也○眞氏曰武夷胡氏嘗舉天敘至有土而曰皐陶之學極精粹　皐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皐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思曰之曰當作日襄成也皐陶謂我所言於行信可有功皐陶謙辭我未有所知言不順於理可致之於行禹然其言以爲致之敢計功也惟思日贊助於帝以成其治而已纂疏林氏曰左定十五年葬定公雨不克襄事註襄成也孔訓爲上不及○陳氏大猷曰贊而又贊贊之不已也

益稷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於皐陶謨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皐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皐陶曰俞師汝昌言

不可以多故釐而二之非有意於其間也以下文禹稱益稷二人佐其成功因以名篇

孜孜者勉力不怠之謂帝以皐陶既陳知人安民之謨因呼禹使陳其言禹拜而歎美謂皐陶之謨至矣我更何所言惟思日勉勉以務事功而已觀此則上篇禹皐陶荅問者蓋相與言於帝舜之前也如何者皐陶問其孜孜者何如也禹言往者洪水汎溢上漫于天浩浩盛大包山土陵下民昏昏墊溺困於水災如此之甚也四載水乘舟陸乘車泥乘輴山乘樏也輴史記作橇漢書作毳以板爲之其狀如箕擿行泥上樏史記作檋漢書作楬以鐵爲之其形似錐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蓋禹治水之時乘此四載以跋履山川踐行險阻者隨循刊除也左傳云井堙木刊刊除木之義也蓋水涌不洩汎濫瀰漫地之平者無非水也其可見者山耳故必循山伐木通蔽障開道路而後水工可興也奏進也血食曰鮮水土未平民未粒食與益進衆鳥獸魚鱉之肉於民使

食以充餉也九川九州之川也距至濬深也周禮一畝之間廣尺深尺曰畎一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畎澮之間有遂有溝有洫皆通田間水道以小注大言畎澮而不及遂溝洫者舉小大以包其餘也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川也播布也謂布種五穀也艱難也水平播種之初民尚艱食也懋勉也懋勉其民徙有於無交易變化其所居積之貨也烝衆也米食曰粒蓋水患悉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庶民粒食萬邦興起治功也禹因孜孜之義述其治水本末先後之詳而警戒之意實存於其間蓋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於無窮而已師法也皐陶以資咨疏蘇氏曰禹曰俞何言亦猶皐之子未有知也曰予思其言爲可師法也皐陶以資咨疏蘇氏曰禹曰俞何言亦猶皐之思日贊贊襄也皆相因之辭○愚謂舜禹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此言歎美此心謂皐言已至我復何言讓善於人也思日孜孜力行不倦勉爲善於己也此禹好善無窮之心也孟子曰禹聞善言則拜大舜有大焉喜與人同舜禹之所以聖以此也禹因述治水之勞以寓警戒蓋欲君臣間常如洪水未平時因前日之已孜孜者而日益孜孜以保治於悠久非自稱其功而已他人以言爲可師亦知其警戒之深意矣○唐孔氏曰益爲虞官烈山澤進民以鮮食之所獲也奔爲稷官掌畎澮稼穡進民以艱食鮮食水退初種粒食及決水所獲也○王氏曰大水泱而有所歸小水滀而有所入治水之次第也○吕氏曰禹用力如此艱難然後民乃粒食須看乃字禹不矜伐今自敘其功若矜伐者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難保今已平成昔之艱難不可忘也所思日孜孜正在此雖不曰謨乃謨之大者使自言其功而非有深意何以謂之吕言哉○蔡

氏元度曰水平之後人知禹功而已禹以益稷盡有功故言暨益暨稷不自有其功而與益稷同功不矜不伐亦見於此○董氏鼎曰播奏播言艱食奏言鮮食也○輯音春標音問攄丘喬反揭音竭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丕應徯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禹既歎美又特稱帝以告之所以起其聽也慎乃在位者謹其在天子之位也天位惟艱一念不謹或以貽四海之憂一日不謹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帝深然之而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如下文所云也止者心之所止也人心之靈事事物物莫不各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者人惟私欲之念動搖其中始有昧於理而不得其所止者安之云者順適乎道心之正而不陷於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而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惟幾所以審其事之發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即下文庶事康哉之義至於左右輔弼之臣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內外交修無有不至若是則是惟無作作則天下無不丕應固有先意而後者以是昭受于天天豈不重命而用休美乎禹之言即帝所與言宜帝俞之○真氏曰人之心靜而後能動定而後能應使其膠擾將爲物役之不暇何以宰萬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北辰惟居其所故能爲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爲萬事之樞紐○夏氏曰安汝止而下皆慎在位之事動則大應天下後望之志後望於君欲其治安我耳丕應徯志猶言丕從厥志○史氏浩曰堯之安安不待有所止也舜於所止而安之皆性焉安焉之聖安行者也太甲於所止而盡欽敬復焉執焉之賢勉行者

也三言者聖賢之分量見矣○愚謂安汝所當止靜也幾者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弼之則下應人心上當天心矣訓丕應後志夏說爲

當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鄰左右輔弼也臣以人言鄰以職言

帝深感上文弼直之語故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反復歎詠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禹即俞而然之也（纂疏）孔氏曰鄰近也君臣道近相須而成○蔡氏曰臣當與君親近故曰臣鄰相親近乃盡爲臣之道故曰鄰臣反覆言之○張氏綱曰臣以分言鄰以情言一於分則離一於情則褻○鄒氏補之曰臣謹其分鄰忘其分也臣而鄰嚴不至苛鄰而臣和不至流○一說鄰者親君如居有鄰也臣當如鄰以親君能如鄰也皆指禹言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宣力四方汝爲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君元首也君資臣以爲助猶元首須股肱耳目以爲用也下文翼爲明聽即作股肱之義也言我欲左右有民則資汝以爲助欲宣力四方則資汝以有爲也象像也

日月以下物象是也易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則上衣下裳之制創自黃帝而成於堯舜也日月星辰取其照臨也山取其鎮也龍取其變也華蟲雉取其文也會繪也宗彝虎蜼取其孝也藻水草取其潔也火取其明也粉米白米取其養也黼若斧形取其斷也黻爲兩己相背取其辨也絺鄭氏讀爲黹絑也絑以爲繡也日也月也星辰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繪之於衣宗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六者繡之於裳所謂十二章也衣之六章其序自上而下裳之六章其序自下而上采者青黃赤白黑也色者施之於繒帛之差等也又案周制以日月星辰畫於旂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以龍山華蟲火宗彝五者繪於衣以藻粉黼黻四者繡於裳皆衮冕九章以龍爲首鷩冕七章以華蟲爲首毳冕五章以虎蜼爲首蓋欲增損有虞之制而爲之節文也六律陽律也不言六呂者陽統陰也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故六律五聲八音言之欽如此也在察也忽治之反也聲音之道與政通故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而治之得失可知也五言者詩歌之協於五聲者也曰上達下謂之出自下達上謂之納汝聽者言汝當審樂而察政治之得失者也（纂疏）朱曰點得是開五言東萊云君臣民事物之言曰此是五聲所屬如宮亂則荒其君驕宮屬君最大羽屬物最小若宮放緩便似商聲出納五言恐是審察知政之類如此說亦頗通○問五言林氏以爲五聲之言古註以爲仁義禮智信之言孰是曰未詳當闕○或曰臣當爲我之身非但爲鄰以親君而已○王氏曰汝翼作股肱汝爲作服汝明作目汝聽作耳也可徒斆教豈非左右穆播種士明刑豈非宣力扶宗掌禮豈不制服奠典樂豈不察音然各治一官禹則總而治之故盡寄以股肱耳目之

孔氏曰天子服日月而下諸侯龍而下士服藻火大夫加粉米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作尊卑之服汝明其制○唐孔氏曰天數不過十二天子服十二章象天數也○陳氏曰古人之象謂古人作服所以取象之意日月以下皆是○鄭氏曰自日月以下所取義皆君德也服是服必有是德當觀象而自省焉○陳氏大猷曰五采五種華采之物丹藍粉墨之類彰施施其采以彰明之也五色衆施之爲青黃赤白黑也舜以臣鄰命禹見君臣之志彤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作股肱耳目見汝翼爲明聽以遂于所欲臣以君爲心臣體也觀民風工以納言是也出出詩播之樂章如關雎用之鄉邦時而颺之是也五言謂其詩詠之合五常者○葉氏曰五言即五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文之音爲出采之於下爲納○呂氏曰五言樂之成言者如三百篇之詩是也作服禮之大者六律聲音樂之大者治定功成制禮作樂之時也禮樂非可以虛文舉言禮樂必在左右宣力之後民氣和洽然後可興禮樂固有次第也○蔡余按以季二反似猴猶音鱉雅屬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違戾也言我有違戾於道爾當明正其失爾無面諛以爲是而背毀以爲非不可不敬爾鄰之職也申結上文弼直鄰哉之義而深責之禹者如此○呂氏曰不獨命禹爲股肱故弼字或作拂○呂氏曰不獨命禹爲股肱耳目言至此舉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舜非有慊而畏人後言非容受未至而致之言禹又非敢君而面是背非者聖人敬畏無已惟恐過之不謂言之不盡故求之之切如此孫氏曰聖人不以無違自處而以有違求鄰不居其聖也林氏曰舜欲禹盡所言弼直之道也舜大聖人豈有違待於弼禹亦聖人豈肯面從後言而猶以爲戒所以爲聖陳氏大猷曰予欲汝翼爲明聽謂當將順也予違汝弼謂不當苟順也四鄰之臣各有其職舜悉以責禹者禹百揆無所不統也○孔氏曰四鄰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唐孔氏曰鄭玄以四鄰爲四近之臣左輔右弼前疑後丞惟伏生書傳有此言文王世子有師保疑丞此外經傳無此官惟周命云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夏氏曰既責禹以弼違又欲其敬同列近臣使同心弼我也王氏炎曰無面從於上不諂欽四鄰於下不瀆○一說欽四鄰即中庸敬大臣之義○愚案欽四鄰上下疑有闕文朱子已嘗疑之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颺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此因上文而慮庶頑讒說之不忠不直也讒說即舜所聖者時是也在是指忠直爲言侯射侯也明者欲明其果頑愚讒說與否也蓋射所以觀德頑愚讒說之人其心不正則形乎四體布乎動靜其容體必不能比於禮其節奏必不能比於樂其中必不能多容如是則其爲頑愚讒說也必矣周禮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卿大夫供麋侯皆設其鵠又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應古制亦不相遠也撻扑也即扑作教刑者蓋懲之使記而不忘也識誌也錄其過惡以識于册如周制鄉黨之官以時書民之孝悌睦婣有學者也聖人不忍以頑愚讒說而遽弃之用此三者之教啓其憤發其憊使之遷善改過欲其並生于天地之間也工掌樂之官也格有耻月格之格謂改過也承薦也聖人於庶頑讒說之人既

有以啓發其憤悱遷善之心而又命掌樂之官以其所納之言時而颺之以觀其改過與否如其改也則進之用之如其不改然後刑以威之以見聖人之教無所不極其至必不得已焉而後威之其不忍輕於弃人也如此此即龍之所與而此命伯夷總之也纂疏一段上文說欽四鄰止欲其生哉多不可曉如命龍亦曰脈聖讒說皆言讒說想是當時有此制今不能知又不當枉撓流言只得置之後以明之撻以記之只是賞罰曰既景賁罰當別有施設如何只靠射豈有無狀之人纔得中便為好人乎○陳氏曰典樂命夔即讒說命龍此又責之禹二人有司之事法守也故各主其一禹道揆故無所不統○孔氏曰不在時所行不在於是而為非者當察之樂官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賜之○周禮註書布曰正棲皮曰鵠詩疏正鵠皆為名難中以中為雋故以名的○呂氏曰撻記書識非絕之也有其過所以存其恥恥則善心生矣工掌詩之官納言采其詩也颺其詩以驗其從否也詩可見人真情春秋公羊賦詩一有不類即能知之○陳氏大猷曰侯模行於一時書識示於悠久與其愧恥而遷善改過以並生於天地間也○戚曰書用識並善惡書其孝友睦婣識其善也遷豹欲除丹書識其惡也○愚謂射侯以禮教也既撻書以愧恥之於先納言以樂教也復賜聽以感發之於後有恥且格欲與並生之心遂矣用之且也否者終不格也

並生之心不獲遂咸之不容已也

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

同日奏罔功

俞哉者蘇氏曰與春秋傳公曰諾哉意同口然而心不然之辭也隅角也蒼生者蒼蒼然而生視遠之義也獻賢也禹雖命帝之言而有未盡然之意謂庶頑讒說加之以威不若明之以德使賢孰不感慕興起而皆有帝臣之願惟帝時舉而用之爾敷納以言而觀其蘊明庶以功而考其成庶能命德以厚其報如此則誰敢不讓於善敢不精白一心敬應其上而庶頑讒說豈足慮乎帝不如是則今任用之臣遠近敷同率為誕慢日進於無功矣豈特庶頑讒說為可慮哉纂疏語録明庶恐庶字誤只是試字○林氏曰禹不盡當廣延黎獻無止此也○王氏十朋曰舜典所言以待諸侯此以待黎獻諸侯親天于故直言奏自下而奏上也舜方求賢故特言納下陳而上納也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黎獻以多得為盛故言庶○陳氏曰諸侯之功已著特使奏其言而試其功以驗其已然之效黎獻之功未著故受其言而明示衆庶以功使人皆見之以責其將然之效○陳氏大猷曰納言以言揚明功以事舉也敷同徧普同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敖虐是作罔晝夜頟頟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

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功苗頑弗即工帝其
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敘皐陶方祗厥敘方施
象刑惟明漢志堯戴于朱於丹淵爲諸侯丹朱之國名也頑頑不休息之狀閼水行舟如暴漫舟之類朋淫者朋比小人而淫亂于家也珍絶也世者世嗣天下也丹朱不肖堯以天下與舜而不與朱故曰珍世程子曰夫聖人於舜而禹之戒舜至曰無若丹朱好慢遊作傲虐且舜之不爲慢遊傲虐蘇氏者亦當知之豈以嵇而不知乎蓋欲崇高之位所以儆戒者當如是也創懲也禹自言懲丹朱之惡而不敢以慢遊也塗山國名在今壽春縣東北禹娶塗山氏之女也辛壬癸甲四日也禹娶塗山甫及四日即往治水也水土之功爲急也孟子言禹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是也五服甸侯綏要荒也言非特平治水土又因地域之遠近以輔成五服之制也疆理宇內乃人君之事非人臣之所當專者故曰弼成也五千者舜服五百里五服之地東西南北相距五千里也十二后者每州立十二諸侯以爲之師使之相牧以糾羣后也溥迫也九州之外迫于四海舜方各建五人以爲之長而統率之也聖人經理之制其詳內略外者如此即就也謂十二師五長內而侯牧外而蕃夷皆蹈行有功惟三苗頑慢不率不肯就工帝當憂念之也帝言四海之內蹈行我之德教者是汝功惟敘之故其頑而弗率者則皐陶方敬承汝之功敘方施象刑惟明矣曰明者言其刑刑當罪可以畏服乎人也上文禹之意欲舜弛其鞭扑之威益廣其文教之及而帝以禹之功敘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醉工如苗

民者是豈刑法之所可廢哉或者乃謂苗之凶頑六師征之猶且逆命豈皐陶象刑之所能致是未知聖人兵刑之敘與帝舜治苗之本末也帝之此言乃在禹未攝位之前非徂征後事蓋威以象刑而苗猶不服然後命禹征之征之不服以益之誥而又增修德教及其來格然後分苗之舜之此言雖在三謨之末而實則禹未攝位之前也蔡疏語錄苗頑弗即工此是禹治水時誚役他國人夫不動也後方征之治其罪而竄之而後分北之今說者謂既格而又叛恐無此事○三苗想如今之溪洞溪洞有一種謂之偕未必非三苗之後史說三苗左洞庭右彭蠡今湖南江西之界地亦甚闊矣○馬氏以隆古君臣告戒如此誥誡忌諱者可以戒矣○眞氏曰舜大聖人安有可戒之事而益以怠荒戒皐以逸欲戒禹以傲虐戒豈憂其有是而豫防之邪柳知其無是而姑爲是言邪人心惟危自昔所畏雖聖主不敢忘操存之功大臣事聖主不敢慶規敵之益也○孔氏曰治水一州用三萬人九州二十七萬人○呂氏曰每州各立一師十二州十二師如十二牧養民曰牧爲一州師帥曰師○王氏炎曰薄迫近也從京師外近四海此九州外也王制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即五長也咸建內外皆建也九州之內有師有長九州之外無師有長詳內略外也○夏氏曰洪水未平九功未敘人救死不贍何暇迪德舜謂今天下所以迪行吾德而各迪有功者實汝功惟敘之故皐方敬承汝功之敘又慮迪德者意方明示象刑以警之則已迪德者益畏而勉矣此如九功惟敘而董之用威不容已也○陳氏經曰天下皆迪功弗即工特一有苗若不足介意也聖人之心以爲一物梗化則有不能忘之意○愚謂朱之不肖蔽以一言曰傲而已慢遊深虐皆自傲出罔晝夜頟頟凶人爲不善惟日不足之意州十二師之說孔氏說非呂說差勝蔡氏云每方各建五人爲長說本林氏王說較優

禹欲帝不恃刑威之用而益廣明德之及以丹朱爲帝戒復以已之懲朱繼之末言天下皆順而苗獨頑若以爲不止庶頑之頑者欲帝念之也　蘄

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戛擊考擊也鳴球玉磬名也搏至拊循也樂之始作升歌於堂上則堂上之樂惟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故曰以詠蓋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合詠歌之聲也格神之格思之格虞賓丹朱也堯之後爲賓於虞循微子作賓於周也丹朱在位與助祭羣后以德相讓則人無不和可知矣下堂下之樂也管猶周禮所謂陰竹之管孫竹之管也鼗鼓如鼓而小有柄持而搖之則傍耳自擊柷敔郭璞云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十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底撞之令左右擊敔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櫟之籈長一尺以木爲之始作也擊柷以合之及其將終也則櫟敔以止之蓋節樂之器也笙以匏爲之列管於匏中又施簧於管端鏞大鐘也葉氏曰鐘與笙相應者曰笙鐘與歌相應者曰頌鐘頌或謂之鏞詩貢鼓維鏞是也其大射禮樂人宿縣於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頌鐘頌鐘即鏞鐘也上言以詠此言以間相對而言蓋與詠歌迭奏也鄉飲酒禮云歌鹿鳴笙南陔間歌魚麗笙由庚或其遺制也蹌蹌行動之貌言樂音不獨感神人至於鳥獸無知亦且相率而舞蹌蹌然也簫古文作簡舞者所執之物說文云樂名簡韶舜樂也孔子札觀周樂見舞韶箾者則箾韶蓋舜樂之總名也今文作簫故先儒誤以簫管釋之九成者樂之九成也功以九敘

故樂以九成九成猶周禮所謂九變也孔子曰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鳳鳳朋族之靈者其雄爲鳳其雌爲凰也來儀者來舞而有容儀也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堂下之樂也庶孔氏曰樂之作也依上下而疏奏間合而後曲成祖考尊神故言於堂上之樂獨致神格堂下之言於堂下之樂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之非堂上之樂偏能舞獸也或曰笙之形如鳥翼鏞之虡爲獸形故於笙鏞之間言鳥獸蹌蹌簫風俗通曰舜作簫笙以象鳳鳴蓋因其形聲之似以狀其聲樂之和豈真有鳥獸鳳凰而蹌蹌來儀者乎曰是未知聲樂感通之妙也瓠巴鼓瑟而遊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聲之致祥召物見於傳者多矣況舜之德致和於上夔之樂召和於下其格神人舞獸同乎德至矣盡矣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蔑以加矣夫韶樂之奏幽而感神則祖考來格明而感人則羣后德讓微而感物則鳳儀獸舞原其所以能感召如此者皆由舜之德如天地之無不覆燾也其樂之傳歷千餘載乃子聞之於齊尚且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則當時感召從可知矣又案此章夔言作樂之效其文自爲一段不與上下文勢相屬蓋舜之在位五十餘年其政禹皇陶夔益相與答問者多矣史官取其尤彰明者以詔後世則是其所言者自有先後史官集而記之非其一日之言也諸儒之說自皐陶謨至此篇末皆謂文勢相屬故其說牽合不通今皆不取（纂疏）唐孔氏曰功成道合禮備樂和史述夔言繼於後○陳氏大猷曰戛亦擊也意其有輕重之異球擊能鳴故稱鳴球王氏炎曰磬輕爲戛重爲擊琴瑟重爲搏輕爲拊蓋升歌堂上取其聲之清者下管堂下取其聲之濁者金石絲竹更迭用之以和人聲也夫子撫五絃以是知琴瑟可以搏拊升歌堂上取其聲

之輕清者以歌人聲相比也饗禮曰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舞示事也燕禮曰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蓋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其實相合以成別言則有堂上堂下之異合言則總名爲簫韶○鄭氏曰琴五絃瑟二十五絃管如篪而六孔十二管爲笙○夏氏曰以間與堂上之樂間作也○陳氏澔曰簫者細器作樂時小大之器皆備○王氏炎曰凡樂以人聲爲主歌於堂上者謂之登歌歌於堂下者謂之間歌也○愚案此章變言作樂之效乃史載之以終典謨蓋功成作樂帝者極治之盛也郊特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即此說以證此章鼗鼓禮皆無矣合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鼗鼓等爲堂下之樂顯見鳴球琴瑟爲堂上之樂也憂擊之搏拊之以詠歌詩章所謂歌者在上也管籥椌敔笙鏞皆堂下之樂管竹笙匏也皆在堂下以間者此衆樂與堂上之樂更代而間作也所謂匏竹在下也奏石絲以詠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以今奏樂例之亦如此耳今諸解徒見鄉飲酒禮燕禮並有間歌魚麗之文遂引以證此章林氏唱之其辭欠明若王氏炎則看儀禮陳幸陳大猷復引儀禮分註其下改郝本文尤非案儀禮鄉飲酒禮云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小臣授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卒歌主人獻工笙入堂下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主人獻之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鄭註間代也謂一歌一吹歌歌詩吹吹笙也南陔等六題皆有聲無詞不可歌只可案其譜以吹笙故曰笙曰樂曰奏而不曰歌六題今見小雅乃元無詩詞小序妄云云耳燕禮大槩相似蓋間歌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與笙由庚崇丘由儀相更替也與書之以間初不相干不過一間字同間代更替之義亦同耳雙溪謂堂上登歌堂下間歌直引間歌魚麗以解笙鏞以間謂以間即

是間歌殊不知堂下安得有歌乎作觀似可喜細玩設乃如此即儀禮註朱子詩傳參看則可見矣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重擊曰擊輕擊曰拊石磬也有大磬有編磬者蓋石音屬角最難諧和記曰磬以立辨也有歌磬磬有大小故擊有輕重八音獨言石其難和也石聲既和則金絲竹匏土革木之聲無不和者矣詩曰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知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之也或曰玉振之也者終條理之事故舉磬以終焉上言鳥獸此言百獸者考工記曰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鱗者羽鱗總可謂之獸也百獸舞則物無不和可知矣尹正也庶尹者衆百官府之長也允諧者信皆和諧也庶尹諧則人無不和可知矣 簫韶 愚謂於音烏有禹曰於可證讀如字而連予字者非○孫氏曰前先言祖考虞賓羣后後及鳥獸以貴賤爲序也此先言鳥獸後及庶尹以難易爲序也○王氏炎曰八音以石爲君而韶樂以球爲首宜於此又單言石也此又自爲一節與禹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表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於後史比而書之夔不可無舜之德以本之二者交致而天下之至和極矣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皐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愼乃憲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人事所以勑天命也○李氏樗曰惟時無須臾之頃而不戒勑惟幾無細微之
皐而不戒勑也帝以有爲望其臣皐以無爲復其君○陳氏大猷曰治至於幼
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於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忘危上下交相警戒故
史既載韶樂復記歌詩歌詩亦樂之本也簫韶九成舜之治已極於至盛惟時
惟幾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已極聖心本無極也喜起熙帝欲振厲充廣也
皐意謂無妄不可以復往極治不可以更加故因帝振厲充廣之意而欲其加
謹愼省察之心凡所作興必謹守成憲而欽哉不可輕於有爲也又必屢察已
成而欽哉不可玩夫已爲也於是賡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於喜起
庶事惟底於康安而已不必過於熙廣乃所以凝泰和也君賴於臣故先股肱
臣望乎君故先元首皐意未已也謂明非聰察之蔕聰察則流於叢脞良非軟
弱之謂軟弱則流於偷惰萬事將墮壞矣不過而失於激亦不怠而失於廢真
可凝泰和而保天命矣往欽謂自此以往君臣無不敬也典謨皆以欽終之九
成之韶勑天之歌非可以二觀虞韶不可得而聞帝歌猶可得而詠韶雖亡不
亡者存爲○愚謂歌者和樂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忘戒謹之意世之歌功頌
美者安知之序意在戒天命而謹時幾喜者喜於乘時圖幾也起者起而乘時
圖幾也熙者共乘時圖幾之效驗也君臣若此庶可勑天命而永保之矣呂氏
謂勑正天命之流行時頃幾微少有不勑則私欲間之與天命而永保之矣蓋以中庸雖天之命解之失之太深非書之本旨也帝曰往欽哉蓋神會皐
颺言兩欽哉之意矣舜皐皆以戒謹之敬發爲詠歌之辭帝之欲戒勑天命此
心也皐之欲愼憲省成亦此心也君臣心學意契於欽敬中欽其百聖之心法
治法歟歌之云乎
豈徒頌詠而已也

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
哉帝拜曰俞往欽哉庸用也歌詩歌也勑戒勑也幾事之微也惟時
蓋天命無常理亂安危相爲倚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
存則怠荒之所自起毫髮幾微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不可不戒也此舜將
欲作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股肱臣也元首君也人臣樂於趨事赴功則
人君之治爲之興起而百官之功皆廣也拜手稽首者首至手又至地也大言
而疾曰颺幸總率也皐陶言人君當總率羣臣以起事功又必謹其所守之法
度蓋樂於興事者易至於紛更故深戒之也屢數也興事而數考其成則有課
功覈實之效而無誕慢欺蔽之失兩言欽哉者興事考成二者皆所當深敬而
不可忽者也此皐陶將欲賡歌而先述其所以歌之意也賡續載成也續帝歌
以成其義也皐陶言君明則臣良而衆事皆安所以勸之也叢脞煩碎也惰懈
怠也墮傾圮也言君行臣職煩瑣細碎則臣下懈怠不肯任事而萬事靡壞所
以戒之也舜作歌而責難於臣皐陶賡歌而責難於君君臣之相責難者如此
有虞之治茲所以爲不可及也歟帝拜者重其禮也重其禮然其言而曰汝等
往治其職不可以不敬也林氏曰舜與皐陶之賡歌三百篇之權輿也學詩者當自此始

之意而寓之歌所以保治功也保治在勑天勑天之要在時幾人求天於天聖人求天於己人事之盡即
天也不可失其時不可忽其微常存敬畏以謹時幾必賴股肱之助專責望於臣也君臣交警
咎書其職則治功可保矣○眞氏曰歌爲勑天命作君臣唱和無一語及天

書卷第一

後學 成德 校訂

書卷第二

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夏書 夏禹有天下之號也書凡四篇禹貢作於虞時而係之夏書者禹之王以是功也

禹貢 ○之所取謂之賦下之所供謂之貢是篇有貢有賦而獨以貢名篇者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貢者較數歲之中以爲常則貢又夏后氏田賦之總名今文古文皆有求先儒增而爲十曰貢征歌籠亦不足盡不可從也禹貢實典之體可觸類而長矣貢乃賦稅之總稱田賦包箴皆在其中○夏氏曰此篇所載非一獨以貢爲定法實以任土作貢爲主故以貢名篇者治水成功後條陳九州所有以諸侯以供其國川貢諸侯子孫貢以名篇有大一統之義存焉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敷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奠定也定高山大川以別州境之荆河梁之華陽黑水是也方洪水橫流不辨區域禹分九州之地隨山之勢相其便宜斬木通道以治之又定其山三者禹治水之要故作書者首述之○曾氏曰禹別九州非用其私智天文地

理區畛各定故星土之法則有九野而在地者必有高山大川爲之限隔風氣爲之不通民生其間亦各異俗故禹因高山大川之所限者別爲九州又定其山之高峻水之深大者爲其州之鎮秩其祭而使其國主之也纂疏曾氏曰祭法云共工氏霸九州其來久矣洪水堙没禹治水復分別之舜即位分爲十二州分冀東爲幽并東北爲朔方之東北爲營至商又但言九圍九有爾雅九州有幽營而無青梁其商制歟周禮職方氏有幽并而無徐梁營則周制也○孔氏曰眞定也定其差秩祀禮所視○陳氏經曰定高山大川爲表識乃疆理大規模功成祭告如後三言旅山亦有之若專謂眞定祀禮則非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三面距河奄河之西雍河之東豫河之北周禮職方河內曰冀州是也八州皆言疆界而冀不言者以餘州所至可見冕氏曰亦所以尊京師示王者無外之意纂疏冕氏曰堯都冀之平陽今晉州臨汾縣○王氏炎曰九州之名晉地有冀秦地有雍以地名州也蜀有梁山楚有荊山梁荊以山名州也流省文作兗兗以水名州也○唐氏曰青以方名豫以氣名揚以俗名餘難以臆斷九州之次先冀帝都也兗青河之下流徐揚荊江淮之下流豫九州之中梁雍九州之上流也故其序如此○王氏曰冀三面距河河自積石東北流入中國則折而南流雍州在其西故曰西河至華陰折而東流豫州在其南故曰南河至大伾又折而西北流兗州在其東故曰東河以三州考之則冀州在東河之西西河之東南河之北此冀州境也冀最廣兗最狹冀今河東河北皆在焉居天下四分之一舜分爲幽并幽燕薊幽涿朔等州是其域也并州太原澤潞晉代汾絳等州是其域也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壺口山名漢地志在河東郡北屈縣東南今隰州吉鄉縣也○今按既載云者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經始壺口等處以殺河勢故曰既載然禹治水施功之序則皆自下流始故次兗兗次青次徐次揚次荊次豫次梁次雍兗最下故所先雍最高故獨後禹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即其川之本末先決九川之水以距海則水之大者有所歸又濬畎澮以距川則水之小者有所泄皆自下流以漸殺其勢讀禹貢之書求禹功之序當於此詳之纂疏林氏曰先儒以冀州既載壺口爲句詩曰俶載南畝此亦始有事於壺口也又曰洪水汎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紀導山導水之序是也此序九州但各記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

治梁及岐

梁岐皆冀州山梁山呂梁山也在今石州離石縣東北爾雅云梁山晉望即冀州呂梁也呂不韋曰龍門未闢呂梁未鑿河出孟門之上又春秋梁山崩左氏穀梁皆以爲晉山則亦指呂梁矣酈道元謂呂梁之石崇竦河流激灩震盪天地此禹既事壺口乃即治梁也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縣狐岐之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酈道元云後魏於胡岐置六壁防離石諸胡因爲大鎮今六壁城在勝水之側實古河逕之險阨二山河水所經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先儒以爲雍州梁岐者非是纂疏陳氏大猷曰治水先地後績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梁岐太原皆先績後地者本用功之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歟魏志梁山北有龍門禹所鑿此最用功處故水患莫甚於河河莫險於龍門呂梁鑿闢疑就狹處鑿而廣之耒必如賈讓所謂墮斷天地之性也○呂氏曰此禹最用功處故首及之孟子謂禹行所無事哉鑿所當鑿不憚難事如鑿龍門析底柱闢伊闕豈無事若避難就易而謂行所無事可乎

既修太原至

於岳陽 修因縣之功而修之也廣平曰原今河東路太原府也岳太岳也縣東今晉州霍邑也山南曰陽即今岳陽縣地也堯之所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是也蓋汾水出於太岳東入於河此則導汾水也

纂疏 曾氏曰經始治之之謂載因舊治之之謂修記曰禹能修鯀之功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治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鄴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縣也○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海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徙目東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纂疏 孔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漳橫矣

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覃懷地名地志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曾氏曰覃懷平地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淇水出乎其東方洪水懷山襄陵之時而平地致功爲難故曰厎績衡漳水名衡古橫字地志漳水二一出上黨治縣大黽谷今平定軍樂平縣少山也名爲清漳一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今潞州長子縣發鳩山也名爲濁漳鄴道元謂之衡水又謂之橫水東至鄴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北河鄴今潞州涉縣也阜城縣也○又案桑欽云二漳異源而下流相合同歸於海唐人亦言漳水能獨達於海請以爲瀆而不云入河者蓋禹之導河自海水大陸至碣石入於海本隨西山下東北去周定王五年河徙砅礫則漸遷而東漢初漳猶入河其後河徙日東而取漳水益遠至欽時河徙日東而漳自入海矣故欽與唐人所言者如此 纂疏 孔氏曰河自大伾北流漳水東流而漳橫矣 厥土惟白壤 壤之物而知其種以教稼穡樹藝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則夫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因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冀壤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冀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旣除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緜音低絡色渴其刻反鹵也渴澤故水塗也會古外反計也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田所出穀米兵車之類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錯出第二等也田第五等也賦高於田四等者地廣而人稠也地征則夫敎民樹藝與因地制貢因不可不先於辨土也然辨土之宜有二以辨其色壤以辨其性也蓋草人冀壤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冀治田疇各因色性而辨其所當用也曾氏曰冀州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土會之法從其多者論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白言色壤言質水患旣除而後土性復色質辨始可興地利定賦法也○緜音低絡色渴其刻反鹵

千百六十六

此地謂之大陸乃與下文北至大陸者合故隋改趙之昭慶以爲大陸縣唐又割鉅鹿城置陸渾縣皆疑鉅鹿之大陸不與河應而亦求之向北之地杜佑李吉甫以爲邢趙深三州爲大陸者得之作者言可耕治水患既息而平地之廣行者亦可耕治地恒衞水小而地遠大陸地平而近河故其成功於田賦之後

纂疏

呂氏曰言水土平於田賦之前者其害大當先治也言於田賦後者其害小徐治之也

島夷皮服

海曲曰島

以皮服來貢也

纂疏

孔氏曰居島之夷還服其皮明水害除○林氏曰衣皮夷性不必水平乃得其皮夷不責其必貢欲效誠亦不拒也如蠙珠織皮之類耳○王氏炎曰北地寒故服皮南地暖故服卉以皮服爲島夷之節非也如聚絲織貝明以節志之此特志其服與中國異聖人亦因而不革耳

夾右碣石入于河

碣石地志在北平郡驪城縣西南河口之地今平州之南也冀州北方貢賦之來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屈之間故曰夾右也程氏曰冀爲帝都東西南三面距河他州貢賦皆以達河爲至故此三方亦不必書而其北境則漢遼東西右北平漁陽上谷之地其水如滦濡濤易皆中高不與河通故必自北海然後能達河也又按鄭道元言驪城枕海有石如甬道數十里當山頂有大石如柱形狀略以爲碣石其山昔在河口海濱故以誌其入貢河道歷世既久爲水所漸淪入於海已去岸五百餘里矣戰國策以碣石在常山郡九門縣者恐名偶同而鄭氏以爲大不然不先從下泄水却先從上理會下水泄未得下當愈甚○禹當時治水也只理會河患餘處亦不大段用功河水之行不得其所故泛濫浸及他處觀禹用功初只在冀州及兗青徐雍却不若求東南積了龍門所

謂作十有三載乃同者正在此處龍門至今橫石斷流水自上下勢極可畏向未經鑿治時龍門正道不甚泄故一派西滾入關陝一派東滾往河東故此爲患最甚禹自積石至龍門着工夫最多又其上散從西域去往往亦不甚爲患行河東者多流黃泥地中故只管推洗泥汁只管凝滯淤塞故道漸狹值上流下來纔急故道不泄便致橫溢他處先朝亦多造鐵爲治河器竟亦何濟○孔氏曰碣石海畔山○蘇氏曰夾埃也自每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掖掖也

濟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河見導水蘇氏曰河濟之間相去不遠兗州之境東南跨濟非止於濟也愚謂河之間始相去不遠蘇氏之說未必然也○林氏曰濟古文作沛說文註云此兗州之濟也其從水從齊者說文註云出常山房

纂疏

唐孔氏曰據謂跨之距至也兗州之境跨州皆以高山大川定遂州之疆界序所謂別子縣贊皇山則此二字音同義異當以古文爲正

濟而過之○林氏曰自兗而下八州皆以高山大川定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已非禹之故道九州篇首所謂壺高山大川也○王氏漢元光三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瓠子又決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屯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清河靈鳴犢口則河分流入於博州屯河始壅塞不通後又決於平原則東入齊入青以達於海而下流遂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夫河山澤在河之瀕者皮川與河相貫者柔位而與禹貢不合矣讀禹貢者不可不知也

九河既道

九河爾雅一曰徒駭二曰太史三曰馬頰四曰覆鬴五曰胡蘇六曰簡潔七曰鉤盤八曰鬲津其一則河之經流也先儒不知河之經流遂分簡潔爲二既道者既順其道也○按徒駭河地志云

滹沱河寰宇記云在滄州清池南許商云在平城馬頰河元和志在德州安德平原南東寰宇記云在棣州滴河北輿地記云即篤馬河也覆鬴河通典云在德州安德胡蘇河寰宇記云在滄浪之饒安無棣臨津三縣許商云在東光簡潔河輿地記云在臨津鉤盤河寰宇記云在樂陵東北流入饒安許商云在禹縣輿地記云在無棣太史河不知所在自漢以來講求九河者甚詳漢世近古止得其三唐人集累世積傳之語遂得其六歐陽志輿地記又得其一或新河而載以舊名或一地而互爲兩說要之皆似是而非無所依據至其顯然謬誤者則班固以滹沱爲徒駭而不知滹沱不與古河相涉樂史馬頰乃以漢篤馬河當之鄭氏求之不得又以爲九河齊威塞其八流以自廣夫曲防齊之所禁塞河宜非威公之所爲也河水可塞而河道果能盡平乎皆無稽攷之言也惟程氏以爲九河之地已淪於海引碣石爲九河當在其地後爲海水淪沒故其迹不存方九河未沒於海之時從今滄岸東北更五百里平地河播爲九在此五百里中又上文言夾右碣石則九河入海之處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九河水道變遷難於推考而碣石通趾頂皆石不應作沒今兗冀之地既無此石而平州正南有山而名碣石者尚在海中去岸五百餘里卓立可見則是古河自今以爲海處向北斜行始分爲九其河道已淪入於海明矣漢王橫言昔天常連雨東北風海水溢西南出浸數百里九河之地已爲海水所漸鄭道元亦謂九河碣石皆淪於海後世儒者知求九河於平地而不知求碣石有無以爲之證故前後異說竟無歸宿蓋非九河之地而強鑿求之宜其支離而不能的也

纂疏

○孔氏曰河分爲九道在此州界平原以北是○呂氏曰禹不惜數百里地疏爲九河以分其勢善治水者不與水爭地也○愚按禹疏九河不過因河水之自分而禹分之也

雷夏既澤 澤者

雷夏澤在濟陰郡城陽縣西北今濮州雷澤縣西北也山海經云雷澤中有雷神龍身而人頭鼓其腹則雷然則本夏澤也因其神明之曰雷夏也洪水橫流而入於澤澤不能受則亦泯濫奔潰故水治而後雷夏爲澤

纂疏

唐孔氏曰洪水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去此乃爲澤也○孫氏曰既澤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猪向已爲澤今復舊也在宋又曰汳水受陳留浚儀陰溝至蒙爲瀍水則瀍水即汳水也瀍之下流入於睢水沮水地志睢水出沛國芒縣睢水其江水濟之別也二說未詳孰是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

瀍沮會同

瀍沮二水名瀍水曾氏曰爾雅水自河出爲瀍許慎云河瀍水

纂疏

周氏希聖曰會同朝宗皆諸侯見天子之禮而以爲喻王氏炎曰二水勢均故曰會同○陳氏經曰兗略不及山知多平地河患爲甚也○汳芳萬反

土既黏是降丘宅土 桑土宜桑

故水退而後可蠶然九州皆賴其利而獨於兗言之者兗地宜桑後世之濮上桑閒猶可驗也地高曰丘兗地多在卑下水害尤甚民皆依丘陵以居至是始得下居平地也

纂疏

林氏曰兗瀕海受河濟之下流水患尤甚於他州今民始降丘宅土見他州人皆得平地而居矣兗貢絲織尤宜桑故特言之識之者農桑衣食之本也

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土脈墳起也如左氏所謂祭之地墳是也繇茂條長也○林氏曰九州之勢西北

多山東南多水多山則草木爲宜不待書也兗徐揚三州最居東南下流其地卑濕沮洳洪水爲患草木不得其生至是或繇或條或夭或喬而或漸苞故於平草木亦得遂其性也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田第六等賦第九等貞正也兗賦最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也作十有三載乃同者兗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疎被害尤劇今水患雖平而卑濕沮洳未必盡去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必作治十有三載然後賦法同於他州此爲田賦而言故其文屬於厥賦之下先儒以爲禹治水所歷之年且謂此州治水最在後畢州爲第九成功因以上文厥州爲第九耳不知相當殊無意義其說非是

蔡疏　曰通八年言之此州水平其後他州五年歟○王氏炎曰水患未盡去則賦難定其等故十三載始校所收而定其賦之下下州界既狹又有浸灌之患賦所以最少○陳氏大猷曰賦輕重取其當耳薄者爲正豈他州之賦皆非正乎什一天下中正豈但取於薄乎賦貞當缺疑兗賦必第九則無可疑者○馬氏廷鸞曰貞字不過下下之誤耳不煩於貞字取義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貢者下獻其土所有於上也兗地宜漆宜桑故貢漆絲也篚竹器筐屬也古者幣帛之屬則盛之以筐篚而貢焉經曰篚厥玄黃是也織文者織而有文錦綺之屬也以非一色故以織文總之林氏曰有貢又有篚者所貢之物入於篚也

蔡疏　林氏曰八州之貢皆服食器用之物所謂惟正之供也

浮于濟漯達于河

舟行水曰浮漯者河之枝流也兗之貢賦浮濟浮漯以達於河也帝都冀州三面距河達河則達帝都矣又按地志

曰漯水出東郡東武陽至千乘入海程氏以爲此乃漯河與漯殊異然亦不能明言漯河所在未詳其地也

蔡疏　陳氏經曰因水入水曰達

岱惟青州

青州之域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岱泰山也在今兗慶府奉符縣西北三十里

蔡疏　孔氏曰東北據海○唐孔氏曰青州東北跨海至遼東皆是舜十二州分青爲營營即遼東是也漢公孫度據遼東自號青州刺史越海收東萊諸郡堯時青州當越海也

嵎夷既略

嵎夷鄧氏曰今登州之地略經略爲之封畛也即堯典之嵎夷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濰水地志云出琅琊郡箕縣今密州苫縣東北濰山也北至都昌入海今濰州昌邑也淄水地志云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淄州淄川縣東南七十里原山也東至博昌縣入濟今青州壽光縣也其道者水循其道也上文言既道者禹爲之道也此言其道者汎濫既去水得其故道也林氏曰河濟下流兗受之淮下流徐受之江漢下流揚受之青雖近海然不當衆流之衝但濰淄二水順其故道則其功最省矣此之他州用力最省者也

蔡疏　夏氏曰既道其道皆語辭不必曲爲之說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土白墳海濱廣斥

濱涯也海涯之地廣漠而斥鹵許愼曰東方謂之斥西方謂之鹵斥鹵地可煮爲鹽者也

蔡疏　孔氏曰言復其斥鹵○林氏曰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斥鹵

上田第三賦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

萊夷作牧厥篚檿絲

鹽斥地所出絺細葛也錯雜也海物非一種故曰錯林氏曰既總謂之海物則固非一物矣此

與揚州齒革羽毛惟木文勢正同錯蓋別爲一物如錫貢磬錯之錯理或然也
畎谷也岱山之谷也枲麻也怪石怪異之石也林氏曰怪石之貢誠爲可疑意
其必須以爲器用之飾而有不可闕者非特貢其怪異之石以爲玩好也萊夷
顏師古曰萊山之夷齊有萊侯萊人即今萊州之地作牧者言可牧放夷人以
畜牧爲生也厥山桑也山桑之絲其韌中琴瑟之絃蘇氏曰惟東萊爲有此絲以之爲繒其堅韌異常萊人謂之山蠶 纂疏 蔡氏元度曰貢物不
以精粗爲敘而以多寡爲敘青州鹽居多故敘於先他倣此○孔氏曰岱谷出
此五物未必然○林氏曰凡貢不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孫氏曰厥絲出於萊夷玄纊出於淮夷織貝
出於島夷故青揚徐敘厥篚於三夷之下○愚謂惟錯海中雜物之說當蔡傳
既采此說不當又采別爲一物之說 浮于汶達于濟 汶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襲慶府萊無縣也西南入濟在今鄆
州中都縣也蓋淄水出萊蕪原山之陰東北而入海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
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而入濟不言達河者因於兗也 海岱及淮惟

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岱而西不言濟者岱之陽濟東爲徐岱
之北濟東爲青言濟不足以辨故略之也爾雅濟東曰徐州者商無青
并青於徐也周禮正東曰青州者周無徐并徐於青也林氏曰一州之境必有
四至七州皆言二至蓋以鄰州互見至此州獨載其三邊者止言海岱則嫌於
青止言淮海則嫌於場故必曰海岱及淮而後徐州之疆境始別也 淮沂其乂 淮沂二水名淮見導水曾
氏曰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徐之間始大其汎濫爲患尤在於徐故淮之治於徐言之也沂水地志出泰山郡蓋縣艾山今沂州沂水縣也南至於下邳西南而入於泗曾氏曰徐

州水以沂名者非一鄰道元謂水出尼丘山西北徑魯之雩門亦謂之沂水出
出太山武陽之冠石山亦謂之沂水而沂水之大則出於泰山也又按徐之水
有泗有汶有沂有濉而獨以淮沂言者周職方氏青州其川淮泗其浸沂沭周
無徐州兼之於青周之青即禹之徐則徐之川莫大於淮淮又則自泗而下凡
爲川者可知矣徐之浸莫大於沂沂又則自沭而下凡沭可知矣○濉音郭沭音術 蒙羽其藝 蒙羽二山名蒙山
陰縣西南今沂州費縣也羽山地志在東海郡蒙山即語東蒙
祝其縣南今海州朐山縣也藝者言可種藝也 纂疏 林氏曰蒙山即語東蒙 地志在太山郡蒙
即大也水蓄而復流者謂之豬按水經濟水至乘氏縣分 大野既豬 大野澤名地志在山陽郡鉅野縣北今濟州鉅野縣也鉅
爲二南爲菏北爲濟酈道元謂一水東南流一水東北流入鉅野澤則大野爲
濟之所絕其所聚也大矣何承天曰鉅野廣大南導洙泗北連清濟徐之有濟
於是乎見又鄆州中都西南亦有大野陂皆大野之地也 纂疏 曾氏曰職方河東曰兗州其澤藪曰大
野大野濟水之所絕則禹時蓋在徐之 東原底平 東原漢之東平國今之鄆州也晁氏曰東平自
西兗之東也周 古多水患數徙其城咸平中又徙城於東南則
無徐故青屬兗 其下濕可知底平者水患已去而底於平也後人以其地之平故謂之東平又
案東原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濟東故也東平國在景帝亦謂濟東國
云益知大野東 纂疏 曾氏曰淮沂水之流者大野水之止者蒙羽地之高者
原所以志濟也 東原地之平者無不治也○王氏炎曰淮沂又而後蒙
羽藝大野豬而後東原平皆事之相因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土黏曰埴墳膩也黏泥
如脂之膩也周有搏埴

之土老氏言埏埴以爲器惟土惟黏膩細密故可摶可埏也漸進長也如易所謂木漸言其日進於茂而不已也包叢生也如詩之所謂如竹苞矣言其叢生而蕃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田第二等賦第五等也　厥貢惟土五色羽

厥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　徐州之土雖赤而五色之土亦間有之故制以爲貢周書作雒曰諸侯受命於周乃建大社於國中其壝東青土南赤土西白土北驪土中央疊以黃土將建諸侯鑿取其方面之土苞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爲土封故曰受列土於周室此貢土五色意亦爲是用也羽畎羽山之谷也夏翟雉具五色其羽中旌旄者也染人之職秋染夏鄭氏曰染夏者染五色也林氏曰古之車服器用以雉爲飾者多不但旌旄也曾氏曰山雉具五色出於羽山之畎則其名山以羽者以此歟嶧山名地志云東海郡下邳縣西有葛嶧山古文以爲嶧山下邳今淮陽軍下邳縣也陽者山南也孤桐特生之桐其材中琴瑟詩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蓋草木之生以向日者爲貴也泗水名出魯國卞縣桃墟西北陪尾山源有泉四四泉俱導因以爲名西南過彭城又東南過下邳入淮卞縣今襲慶府泗水縣也濱水旁也浮磬石露水濱若浮於水然或曰非也泗濱非必水中泗水之旁近浮者石浮生土中不根着者也今下邳有石磬山或以爲古取磬之地曾氏曰不謂之石者成磬而後貢也淮夷淮之夷也蠙蚌之別名也暨及也珠爲服飾魚用祭祀今濠泗楚皆貢淮白魚亦古之遺制鱉夏翟之出於羽畎孤桐之生於嶧陽浮磬之出於泗濱珠魚之出於淮夷各有所產之地非他處所有故詳其地而使貢也玄赤黑色幣也武成曰篚厥玄黃纖縞皆

纖也禮曰及期而大祥素縞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纖記曰有虞氏縞衣而養老則知纖縞皆繒之名也曾氏曰玄赤而有黑色以之爲衰所以祭也以之爲冠以爲首服也黑經白緯曰纖纖纖也縞也皆去凶即吉之所服也　纂疏　林氏曰桐以向日孤生者良性便濕地不生於岡詩傳曰梧桐不生高岡大平而後生朝陽以此觀之生山陽難得而孤生者猶難得也○孔氏曰古之聲清越取輕浮者良今泗濱亦有浮石○孔氏曰玄黑繒縞白繒纖細也纖在中明二物皆當細者以灘至於泗也許慎又曰泝水受沛水東入于泗則淮泗之可以達于河之上源自沛亦可以通河也　淮海惟揚州　揚州之域北至淮東南至於海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陽鳥隨陽之鳥謂雁也今惟彭蠡洲渚之間千百爲羣記陽鳥所居猶夏小正記雁北鄉也　纂疏　唐孔氏曰言澤水既瀦洲渚既平而禽鳥亦得其居止而遂其性也　三江既入　唐仲初吳都賦註松江爲三江日行夏至漸南冬至漸北鴻雁九月而南正月而北左思蜀都賦所謂木落南翔冰泮北徂是也○陳氏經曰日陽也此鳥南北與日進退故曰陽鳥

出三江之口者是也○又按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即導水所謂東爲北江東爲中江者既有東北二江則豫章之江

為南江可知今案此為三江若可依據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為三矣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為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為口腹計邪亦可見其說之窮矣以其說易以惑人故并及之或曰江漢之水揚州已浸何以不書曰禹貢書法費疏鑿者雖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略江漢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安于故道無疑矣治故在不書況朝宗于海荊州固備言之是亦可以互見矣此正禹貢書法也蔡疏三江之說多不同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之書法也蔡疏三江之說多不同問東坡之說如何曰東坡不曾親見東南水勢只是意想硬說且江漢之水到漢陽軍已合為一不應至揚州復言三江薛士龍說震澤下有三江入海疑他曾見東南水勢說得恐是○書中極有難考處只如禹貢說三江及荊揚間地理是吾輩親自見者皆有疑至北方即無疑此無他是不曾見耳餘見後九江彭蠡說愚案三江不勝異說顏師古以為中江南江北江郭景純以為岷江浙江松江韋昭以為松江浙江浦陽江王介甫以為一江自義興一江自毗陵一江自吳縣皆據所見而言非禹舊迹也今皆不取既入入海也○陳氏大猷曰古有九河後合為一平鄭道有榮澤後湮為地安知彭蠡之下禹平水時不有三江而後或合為一乎鄱元謂東南地卑萬水所湊瀦地成川故川舊澤難以為憑禹迹之不可考者多矣凡舍經文而指後世流派之分合水道之通塞地名之同異以為說者以論後世之地理則可以論禹迹之舊則難也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周職方揚州藪曰具區地志在吳縣之西南五十里今蘇州吳縣也曾氏曰震如三川震之震若今湖翻是也具區之水多震而難定故謂之震澤底定者言底于定而不震蕩也篠簜既敷篠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泥篠箭竹簜大竹郭璞曰竹闊節曰簜敷布也水去竹已布蔡疏王氏炎曰土生也少長曰天猶言桃之夭夭上錬曰喬猶言南有喬木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田第九等雜出第六等也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也蔡疏王氏炎曰土塗泥故濤不如北方地力厚也○林氏曰田下下南方水淺土田最下而賦七或六者人工修也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三品

金銀銅也瑤琨玉石名詩曰何以舟之維玉及瑤琨說文云石之美似玉者取之可以為禮器篠之材中於矢之幹中於樂之管簜亦可為符節周官掌節有英簜象有齒犀兕有革鳥有羽獸有毛木榦梓幹章之屬齒革可以成車甲羽毛可以為旌旄木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也島夷東南海島之夷卉草也葛越木綿之屬織貝錦名織為貝文詩曰貝錦是也今南夷木綿之精好者亦謂之吉貝海島之夷以卉服來貢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包裹也小曰橘大曰柚錫者必待錫命而後貢非歲貢之常也張氏曰必錫命乃貢者供祭祀燕賓客則詔之以有文彩○蘇氏曰橘柚苟常貢則勞害如漢唐荔枝矣○苟各早反正作筍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

公江入海自海而入淮泗不言達於河者因於徐也禹時江淮未通故沿於海至吳始開邗溝隋人廣之而江海舟船始通也孟子言排淮泗而注之江記者

之誤 【導荼蹏】惟漢入江汝泗自入淮而不暇考其實爾○孔氏曰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陳氏曰循行水涯曰沿水之險莫如江海過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以著其險也○王氏炎曰菟言浮于江海達于淮言浮于淮泗達于河故揚言沿于江海達于淮泗皆因上文以見所由達於河水之域北距南條荊山南盡衡山之陽荊衡各見導山唐孔氏曰荊州以衡山之陽爲至者蓋南方惟衡山爲大以衡陽言之見其地不止此山而猶包其南也禹治水想亦不曾遍歷天下如荊州乃三苗之國不曾一一皆到往往州荊岐既旅之荊山此荊山其南南方山川多與今地面上所有不同○曾氏曰有兩荊山此荊州之荊山非雍沮縣衡山在長沙湘南縣北距荊山南及衡陽爲荊州其北爲豫州漢志此荊山在南郡臨荊州即今湖南湖北地也今江西亦半屬荊州 江漢朝宗于海 江漢見導水春見曰朝夏見曰宗朝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漢合流於荊去海尚遠然水道已安而無有壅塞橫決之患雖未至海而其勢已奔趨於海猶諸侯之朝宗於王也 【導荼蹏】王氏曰江漢發源於梁入海於揚合流趨海之勢已見於荊漢水入江處在漢陽軍大別山下正屬荊州 九江孔殷 九江即今之洞庭也水經言九江在長沙下雋西北楚地記曰巴陵瀟湘西北則洞庭之爲九江審矣今岳州巴陵縣即楚之巴陵漢之下雋也洞庭正在其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導荼蹏】朱子九江彭蠡說今載於下文導江後○愚案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爲九道者其義明矣證以導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之水皆呼爲江禹時澧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已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關之亦可也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而非出於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導荼蹏】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州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入於江亦謂之沱若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 雲土

九江在廬江郡之尋陽縣尋陽記九江之名一曰烏江二口蟄江三曰烏白江四曰嘉靡江五曰畎江六曰源江七曰廩江八曰提江九曰箘江今詳漢九江郡之尋陽乃禹貢揚州之境而唐孔氏又以爲九江之名起於近代未足爲據且九江派別取之邪亦必首尾短長大略均布然後可目之爲九然其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而今尋陽之地將無所容況沙洲出沒其勢不常果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設使派別爲九則當曰九江既道不應曰孔殷於導江當曰播九江不應曰過九江反復參攷則九江非尋陽明甚本朝胡氏以洞庭爲九江者得之曾氏亦謂導江曰過九江至于東陵東陵今之巴陵今巴陵之上即洞庭也因九水所合遂名九江故下文導水曰過九江經之例大水合小水謂之過則洞庭之爲九江益以明矣【導荼蹏】朱子九江彭蠡說今載於下文導江後○愚案江漢朝宗于海即繼曰九江孔殷導江不曰播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水可見孔氏所謂江於此分爲九道者其義明矣證以導江東至於澧過九江至於東陵則九江當在澧州之下巴陵之上而不在尋陽與今之江州尤明矣朱蔡以洞庭湖當之辨證詳明從之可也謂江南之水皆呼爲江禹時澧之下巴陵之上自有九水今年已久遠陵谷變遷不可以今水證古水關之亦可也 沱潛既道 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自漢出爲潛凡水之出於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出者也華容縣有夏水首出於江而非出於江沱二水之間其與江分處謂之上沱若潛水則未有見也【導荼蹏】王氏炎曰沱水在今江州府枝江縣土人謂枝江爲百里洲夾入於江亦謂之沱若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有涔水即古潛字故史記云沱涔既道今松滋分爲潛江縣矣 雲土

夢作乂　雲夢澤名周官職方荊州其澤藪曰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以鄭伯田於江南之夢合而言之則二澤也左傳楚子濟江入於雲中又楚子土見而已夢作乂者夢之地已可耕治也蓋雲夢之澤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人工〔纂疏〕曰江陵之下岳州之上是雲夢有早晚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荊州之土與揚州同故田比揚只加二等而賦為第二等者地闊而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　荊之貢與揚州大抵多同然荊先言羽毛者漢孔氏所謂善者為先也案職方氏揚州其利金錫荊州其利丹銀齒革則荊揚所產不無優劣矣杶栝柏三木名也杶木似樗而可為弓幹栝木柏葉松身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為名礪以篦糲為稱砮者中矢鏃之用肅慎氏貢石砮者是也丹丹砂也箘簵竹名楛木名皆可以為矢董安于之治晉陽也公宮之垣皆以荻蒿苫楚廩之其高丈餘趙襄子發而試之其堅則箘簵不能過也則箘簵蓋竹之堅者其材中矢之苛楛肅慎氏貢楛矢者是也三邦木詳其地厎致也致貢箘簵楛之有名者也匭匣也菁茅布束而三脊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既包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齊桓公責楚貢包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又管子云江淮之間一茅而三脊名曰菁茅菁茅一物也孔氏謂菁以為茜者非是今辰州麻陽縣苞茅山出苞茅有刺而三脊纁周禮染人夏纁玄纁絳色幣也璣琳不圓者組緩類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可為常貢若偶得之則使之納錫於上謂之納錫者下〔纂疏〕薛氏曰貢以多為先茍必先善者則梁鐵先銀與上之辭重其事也　九江納錫大龜　九江即今江州潯陽縣境內有廬山彭蠡湖東合大江西通鄱陽湖其地最為險要故禹特書之以為荊州之紀也杶也以為弓幹或曰杶古椿字栝古檜字○曾氏曰揚言惟木多不勝名也荊木名之貢止此也○周禮春官司尊彝醴齊縮酌註云以茅縮去滓也○鄭氏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愚按世子執纁公之孤執玄黑色纁赤色二色幣也蔡云玄纁絳色幣恐非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江沱潛漢其水道之出入不可詳而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逾越也漢與洛不通故舍舟而陸以達於洛自洛而至南河也程氏曰逾者隨其貢物所出之便或由經流或由枝派期於便事而已〔纂疏〕江沱潛漢均與洛不通必陸行逾洛然後由洛可至南河凡曰逾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達也逾于河同　荊河惟豫州　豫州之域西南至南條荊山北距大河〔纂疏〕問周公定豫州為天地之中東西南北各五千里今此邊無極而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但以中國地段四方相去言之未說極邊與際海處周公以土圭測天地之中則豫州為中而南北東西際天各遠許多至於北邊而南近則地形有偏耳所謂地不滿東南也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伊水山海經曰熊耳之山伊水出東北至洛陽縣南北入於洛郭璞云禁耳在上洛縣也地志言伊水出弘農盧氏之熊耳者非是洛水地志云出弘農郡上洛縣冢領山水經謂之讙舉山今商州洛南縣

家領山也至鞏縣入河今河南府鞏縣也瀍水地志云出河南郡穀城縣替亭北今河南府河南縣西北有古穀城縣其北山實瀍水所出也至偃師縣入洛今河南府偃師縣也澗水地志云出弘農郡新安縣東南入於洛新安在今河南府新安縣東二十三里新安城是也城東北有白石山即澗水所出鄣道元云世謂之廣陽山然則澗水出今之澠池縣東二十里此言伊洛瀍澗入于河若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猶漢入江江入海而荆州言江漢朝宗于海意同蓋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詳見下文**滎波既豬**滎波二水名濟水自今孟州溫縣入河潛行絶河南溢爲滎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五里敖倉東南敖倉者古之敖山也案今濟水但入河不復過河之南滎瀆水受河水有石門謂之滎口石門也鄭康成謂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酈道元曰禹塞淫水於滎陽下引河東南以通淮泗濟水分河東南流漢明帝使王景即滎水故瀆東注沒儀謂之沒儀渠漢志謂滎陽縣有狼蕩渠首濟者是也南曰狼蕩北曰沒儀其實一也波水周職方豫州其川滎雒其浸波溠爾雅云水自洛出爲波山海經曰婁涿之山波水出其陰北流注於穀二水者非也**導菏澤被孟豬**菏澤也故城縣西北孟諸澤是也曾氏曰被覆也菏水衍溢導其餘波入於孟豬不常入也**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土不言色者其色雜也壚疏也顏氏曰土而疏者謂之壚其土有高下之不同故別之

之**質案疏**王氏炎曰壤則爲沃下等之土則墳壚爲瘠○顧氏臨曰高地則壤下地則壚如青厥土白墳海濱廣斥是也**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田第四等賦第二等雜出第一等也**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林氏曰周官載師漆林之征二十有五周以爲征而此乃貢者蓋豫州在周爲畿內故載師掌其征而不制貢禹時豫在畿外故有貢也推此義則冀不言貢者可知顏師古曰纖紵以爲布及練然經但言貢枲與紵成布與未成布不可詳也纊細綿也磬錯治磬之錯也非所常用之物故非常貢必待錫命而後納也與揚州橘柚同然揚州先言橘柚而此先言錫貢者橘柚言包則於厥篚之文無嫌故言錫貢在後磬錯則言錫貢在先立言之法也**質案疏**孔氏曰纖纊細綿也林氏曰纖紵自爲一物○愚案徐之玄纖縞則纖纊此之纖纊則當爲細孔說是**浮于洛達于河**豫州去帝都最近豫之東境徑自入河豫之西境則浮于洛而後至河也**華陽黑水惟梁州**梁州之境東距華山之南西據黑水見導水**質案疏**曾氏曰華山即太華見導山黑水在梁雍之東其陽爲梁州其陰爲雍州○王氏炎曰華山即西岳在梁州境內蜀以山近江源者通爲岷山連峯接岫重疊險阻不詳遠近青城天彭諸山之所環遶皆古之岷山青城乃其第一峯也嶓冢山地志在蜀郡縣江水所出也晁氏曰蜀於後世爲巴蜀今四川地也**岷嶓既藝**岷嶓二山名岷山地志在蜀郡云在隴西郡氐道縣漾水所出又云在西縣今與元府西縣三泉縣也蓋嶓家一山跨於兩縣云川原既藝水去不滯而無汎溢之患其山已可種藝也

纂疏 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此州方江漢之源未滌水或汎濫二山下其地有荒而不治者今既可種藝知二水之順流也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沱水地志蜀郡郫縣江沱在東西入大江郫縣水東南入江汶江縣江沱在西南東入江汶江縣今成都府郫縣也又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潛水地志云巴郡宕渠縣潛水西南入江宕渠今渠州流江縣也潛水入焉通罡山下西南潛出南入於江又地志漢中郡安陽縣潛谷水出西南入漢藩音潛安陽縣今洋州真符縣也○又梁州乃江漢之原此不志者岷之藝導江也嶓之藝導漾也道沱則江悉矣道潛則漢悉矣土志岷嶓下志止潛江漢源流於是而見

纂疏 王氏炎曰江漢發源梁州而入荊州故荊梁皆言沱潛既道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名蔡山輿地記在今雅州嚴道縣蒙山地志蜀郡青衣縣今雅州名山縣也鄧道元謂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澗崖水脈漂疾歷代爲患崖則此二山在禹爲用功多也祭山曰旅旅平者治功畢而旅祭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古人舉事必祭況治水大事必不敢忽然旅獨於梁雍言之者九州終於梁雍以見前諸州名山皆有祭也旅獨於蔡蒙荊岐言之者紀梁之山終於蔡蒙紀雍之山始於荊岐以見州內諸名山皆有祭也故下文復以九山刊旅總結之然特言於諸州之後其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之意

和夷厎績 和夷地名有和川有夷道或其地也又案晁氏曰和夷二水名和水今雅州榮經縣北和川水自蠻界羅邑州東西來逕蒙山所謂青衣水而入岷江者也夷水出巴郡魚復縣東南過恨山縣南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今詳二說皆未可必但經言厎績者三覃懷原隰既皆地名則此恐爲地名或地名因水亦不可知也

纂疏 鄭氏曰和夷和上之夷人也○厥土青黎黎黑也

厥田惟下上 曾氏曰嚴道有和川夷人居之

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雜出第七第九等也案遠雜出他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田一易再易之類故賦之等第亦有上下年分莫之正賦第一等而間歲第二等也揚之正賦第七等而間歲第六等也豫之正賦第二等而間歲第一等也梁之正賦第八等而間歲出第七第九等也當時必有條目其詳今不存矣書之所載特凡例也若謂歲之凶豐戶之增減則九州皆然何獨於兗揚豫梁四州言哉

纂疏 或曰間出第六第七第九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 璆玉磬鐵柔鐵也鏤剛鐵可以刻鏤者也砮石磬也言鐵冶富擬封君則梁之利尤在於銀者而先於銀者鐵之利多於銀也後世蜀之卓氏程氏以鐵羆狐狸四獸之皮製之可以爲裘世蜀之地山林爲多獸之所走熊浮磬此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豫州既貢玉磬又貢石磬而在青濁小大之間最難得其和者哉器磬最爲重豈非以其聲角而在鄒氏近仁曰漢志揵爲郡朱提縣有朱提山出銀夫八兩爲一流加他銀幾十之六銖爲梁州境銀獨美故以貢朱提音誰時翼居例反

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西傾山名地志在隴西郡臨洮縣西今洮州臨潭縣西南桓水名水經曰西傾之南桓水出焉蘇氏曰漢始出爲漾東南流爲漢沔鄼道元曰自西傾而至葭萌浮于西漢

至百七九
西漢即潛水也自西漢遡流而屈於晉壽界阻崇枝津南歷岡北迤邐接漢沔歷漢川至於襄水逾襄而暨於斜谷之南溪灌於斜川屆於武功而北以入於渭漢武帝時人有上書欲通褒斜道及漕事下張湯問之云褒水通沔斜水通渭皆可以漕從南陽上沔入褒褒絕水至斜間百餘里以車轉從斜下渭如此則漢中穀可致經言沔渭而不言褒斜者因大以見小也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故曰逾然於經文則當曰逾於沔此又未可曉也絕河而渡曰亂

【纂疏】西傾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從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葉氏曰雍言織皮崑崙析支渠搜則非中國之貢明矣疑西傾即西戎之境熊羆狐狸織皮文與西傾之戎因桓水而以此來貢也○孔氏曰漢上曰沔

河惟雍州

雍州之域西據黑水東距西河者主冀都而言也

【纂疏】林氏曰雍梁皆以黑水為境不當言據○王氏炎曰雍州之地

弱水既西

柳宗元曰西海之山有水焉散渙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輸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名曰弱既自刪丹西至合黎山與張掖郡河合又案通鑑魏太武擊柔然至栗水西行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案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東矣北史載太武至苑園水分軍搜討東至瀚海西案張掖水北度燕然山與通鑑小異豈瀚海張掖水於弱水為近乎程氏據西域傳以弱水為在條支援引甚悉然長安西行一萬二千二百里又百餘日方至條支其去雍州如此之遠禹豈應窮荒而道其流也哉其說非是

【纂疏】程氏曰弱水初必壅遏而東既導之西則逆者順矣○林氏曰衆水皆東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因其性與勢之自然也強欲東之則逆其自然非行所無事矣

涇屬渭汭

涇渭汭上水名涇水地志出安定郡涇陽縣西今原州百泉縣西南入渭今永興軍高陵縣也渭水地志出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鳥鼠山西北南谷山也東至京兆船司空縣入河今華州華陰縣也汭水地志作芮芮扶風汧縣弦蒲藪芮水出其西北東入涇今隴州汧源縣弦蒲藪有汭水焉周職方雍州其川涇汭詩曰汭鞠之即皆謂是也屬連屬也涇水連屬渭汭二水也

【纂疏】陳氏大猷曰涇渭汭案禮與詩固可以汭為水名然下文言龍門西河會于渭汭以為二水則不通猶嫣洛汭耳詩云涇以渭濁未嘗及汭水也漆沮之從灃之同皆從同於渭耳未嘗與汭通也蔡云三水恐非

漆沮既從

漆沮二水名漆水地志出北地郡直路縣東今坊州宜君縣西北境也寰宇記沮水自坊州昇平縣北子午嶺出俗號子午水下合榆谷慈馬等川遂為沮水至耀州華原縣合漆水至同州朝邑縣東南入渭二水相敵故並言之既從者從於渭也又按地志謂漆水出扶風縣杜陽縣程氏曰杜陽今岐山普潤縣之地亦漢漆縣之境其水入渭在灃水之上與灃水北注之漆也

灃水攸同

灃水地志作酆出扶風鄠縣終南山今永興軍鄠縣山也東至咸陽縣入渭同者同於渭也渭水自鳥鼠而東灃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漆沮東北注之曰屬曰從曰同皆主渭而言也

【纂疏】王氏炎曰從如少之從長渭大而漆沮小故言從灃渭相若故言同○鄭音戶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

至于鳥鼠荆岐二山名荆山即北條之荆地志在馮翊懷德縣南今耀州富平縣擁陵原也岐山地志在扶風美陽縣西北今鳳翔府岐山縣東北十里也終南惇物鳥鼠亦皆山名終南地志古文以太一山爲終南惇物在扶風武功縣今永興軍武功縣也鳥鼠地志在隴西郡首陽縣西南今渭州渭源縣西也俗呼爲青雀崔山舉二山而不言所治者蒙上既旅之文也

原隰厎績至于豬野廣平曰原下濕曰隰詩曰度其隰原即指此也豬野鄭氏曰其地在薊今邠州也豬野地志云武威縣西北今涼州姑臧縣也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即舜竄三苗之地或以爲燉煌未詳其地三苗之竄在洪水未平之前及是三危已既可居三苗於是大有功敘今案舜竄三苗以其惡之尤甚者遷之而立其次者於舊地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蓋三苗舊都山川險阻氣習使然今湖南猺洞時猶竊發俘而詢之多爲猫姓豈遺種歟蔡疏後漢西羌傳註三危在今沙州燉煌縣東南山有三峯故曰三危○呂氏曰三苗有罪自當竄逐發政施仁自當及之故治水至三危亦必使安宅丕敘後世謂投四裔若棄之者非聖人之心也

厥土惟黄壤黄者土之正色林氏曰物得其常性者最貴雍州之土黄壤故其田得其常性者最貴故雍田上上蔡疏愚案土黄壤最貴故雍田上上塗泥最下故揚田下下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田第一等而賦第六等蔡疏王氏炎曰東方朔云關中之地號爲亡者地狹而人功少也厥貢惟球琳琅玕球琳美玉也琅玕石而似珠者爾雅曰西北之美者有崑崙虛之球琳琅玕今南海有青琅玕珊瑚屬也蔡疏孫氏曰貢非一類物皆言惟不言惟一類物者非他州所及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積石地志在金城郡河關縣西南羌中今鄯州龍支縣界也龍門山地志在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也西河冀之西河也雍之貢道有二其東北境則自積石至于西河其西南境則會于渭汭言渭不言河者蒙梁州之文也他州貢賦亦當不止一道發此例以互見耳○案邢恕奏乞下熙河路打造船五百隻于黄河順流放下至會州西小河內藏放熙河路漕使李復奏竊知邢恕欲用此船載兵順流而下去取興州契勘會州之西小河鹹水其闊不及一丈深止于一二尺豈能藏船黄河過會州入韋精山石峽險窄自上垂流直下高數十丈船豈可過至西安州之東大河分爲六七道散流渭之南山逆流數十里方再合過溜水淩灘積不勝舟載此聲若出必爲夏國侵笑事遂寢邢恕之策如李復之言可謂謬矣然此言貢賦之路亦曰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則古來此處河道固通舟楫矣而復之言乃如此何也姑錄之以備參攷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崑崙即河源所出在臨羌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渠搜水經曰河自朔方東轉經渠搜縣故城北蓋近朔方之地也三國皆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就也雍州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西戎故附于末○蘇氏曰青徐揚三州皆萊夷淮夷島夷所篚此三國亦篚織皮但古語有顛倒詳略爾其文當在厥貢惟球琳琅玕之下

浮于積石之上簡編脫誤不可不正愚謂梁州亦篚織文恐蘇氏之說爲然

纂疏 碧梧馬氏曰九州惟冀州所書曰治曰修云者有事之辭也其餘則皆無事之辭○愚案惟冀有修治之辭餘州皆無之非餘州皆無事也以冀例之見餘州之役自禹創始者皆曰治修繇之功者皆曰修蒙冀文也

導岍及岐至于荊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厎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此下隨山也岍岐荊三山皆雍州山岍山地志扶風岍縣西吳山古文以爲汧山今隴州吳山縣吳嶽山也周禮雍州山鎮曰嶽山又案寰宇記隴州汧源有岍山岍水所出禹貢所謂岍山也見氏以爲今之隴山天井金門秦嶺山者皆古之岍也岐荊見雍州壺口雷首太岳厎柱析城王屋太行恒山皆冀州山壺口太岳碣石見冀州雷首地志在河東郡蒲坂縣南今河中府河東縣也厎柱石在大河中流其形如柱今陝州陝縣三門山是也析城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城縣也見氏曰山岑四面如城王屋地志在河東郡垣縣東北今絳州垣曲縣也見氏曰山狀如屋太行山地志在常山郡上曲陽縣西北今定州曲陽也逾者禹自荊山而過于河也孔氏以爲荊山之脈逾河而爲壺口雷首者非是蓋禹之治水隨山刊木其所表識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廣博可以奠民居故謹而書之以見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脈絡之所自來若今之葬法所言也若必實以山脈言之則尤見其說之謬妄蓋河北諸山根本脊脈皆自代北冀武風憲諸州乘高而來其脊以西之水則西流以入龍門西河之上流其脊以東之水則東流

而爲桑乾幽冀以入于海其西一支爲壺口太岳次一支包汾晉之源而自出以爲析城王屋而又西折以爲雷首又次一支乃爲太行又次一支乃爲恒山其間各隔沁潞諸川不相連屬豈自岍岐跨河而爲是諸山哉山之經理者已附于逐州之下於此又條列而詳記之而山之經緯皆可見矣王鄭有三條四列之名皆爲未當今據導字分之以爲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爲之紀于二之中又分爲二焉此北條大河北境之山也

纂疏 問味別地脈之說曰禹治水不知是要水有所歸不爲民害還是只要辨味黜茶如陸羽之流尊脈路地如風水之流耶且太行自西北發脈來爲天下之脊此是中國大形勢其底柱王屋等山皆是太行山脚今說者分陰陽刻言導岍及岐至于荊山荊山脈逾河而過爲壺口雷首厎柱析城王屋碣石則是荊山地脈邪郝來做太行山脈其所謂地脈尚說禹貢本非理會地脈耶○陳氏大猷曰上文每州各言境內山川首尾不貫且自東而西非自然之形勢故於此通說九州之山川聯貫首尾更從西而東以著自然之形勢○呂氏曰山川之分見於九州者其經也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不知其定所無緯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導山或云隨山通道以相視其源委脈絡或云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隨山治水故以導言如止相山勢何導之有山有脈絡條列固不可誣而水源必出於山水勢必因於山既隨山通道相其脈絡源委又因以導山旁澗谷之水而納之川二說蓋並行而不相悖也○林氏曰禹本導川歸海今乃先以導山爲表識自西決之使東以殺其滔天之勢水既順下漸入于海則川流故迹稍稍可求於是濬川之功可施始決九川距四海蓋先隨山而後濬川其序不得不然也○愚案三條之說出於馬融王肅以岍岐至碣石爲北條西傾至陪

尾爲中條嶓冢至敷淺原爲南條然內方大別在荆州岷在梁州相去數千里豈可合爲一條四列之說出於鄭玄謂岍岐爲正陰列西傾爲次陰列嶓冢爲次陽列岷山爲正陽列四列雖是而陰陽正次名稱未當宜蔡氏以二條四列訂之云

華熊耳外方桐柏至于陪尾

西傾朱圉鳥鼠太華維州山也熊耳外方桐柏陪尾豫州山也西傾朱圉鳥鼠見梁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今秦州太潭縣也俗呼爲白嚴山鳥鼠見雍州太華地志在京兆華陰縣南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在南陽郡宛縣南今華州華陰縣南二十里也熊耳在商州上洛縣詳見豫州外方地志在南陽郡宛縣東南今唐州桐柏縣也陪尾地志江夏郡安陸縣東北有橫尾山古文以爲陪尾今安州安陸也西傾不言導其文蒙導岍之文也此北條大河南境之山也

蔡疏 孔氏曰西傾朱圉在積石以東鳥鼠渭水所出在隴山之西三者維州之南山至于太華相首尾而東太華熊耳外方桐柏四山相連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經陪尾凡此皆先舉所施功之山於上而後條列所治水於下互相備○曾氏曰西傾不言導其文蒙于導岍也岷嶓皆梁州之山故岷山不言導其文蒙于嶓冢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内方至于大别

嶓冢即梁州之嶓也山形如冢故謂之嶓冢詳見梁州荆山南條荆山地志在南郡臨沮縣北今襄陽府南漳縣也内方大别亦山名内方地志章山古文以爲内方山在江夏郡竟陵縣東北今荆門軍長林縣也左傳吳與楚戰楚濟漢而陳自小别至于大别蓋近漢之山今漢陽軍漢陽縣北大别山是也地志水經云在安豐者非是

此南條江漢北境之山也

蔡疏 孔氏曰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荆山荆州内方大别皆荆州山漢水所經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岷山見梁州衡山南嶽也地志在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也九江見荆州敷淺原地志云豫章郡歷陵縣南有傅易山古文以爲敷淺原今江州德安縣傅陽山也鼎氏以爲在鄱陽者非是今案鼎氏以鄱陽有傅陽山又有歷陵山爲應地志歷陵縣之名然鄱陽漢舊縣地不應又爲歷陵縣山名偶同不足據也江州德安雖爲近之然所謂敷淺原者其山甚小而卑亦未見其爲在所表見者惟廬阜在大江彭蠡之交最高且大宜所當紀志者而皆無攷據恐山川之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其眞也姑俟知者過經過也

蔡疏 岷山之脈連延而爲敷淺原者亦非是蓋岷山之脈其北一支爲衡山而盡于洞庭之西其南一支度桂嶺北經袁筠之地至德安所謂敷淺原者二支之間湘水間斷衡山在湘水西南敷淺原在湘水東北其非衡山之脈連延過九江而爲敷淺原者明甚且其山川兩脊源流具在眼前而古今異說如此況幾山斷港歷數千百年者尚何自取信哉岷山不言導者蒙導嶓冢之文也此南條江漢南境之山也

蔡疏 山之分何以見曰只是以水驗之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于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爲南漸而餘氣爲福建二廣○禹貢西方南方字不整齊其作九江彭蠡辨禹貢大槩可見于此禹貢只載九江無洞庭今以其地驗之有洞庭無九江則洞庭之爲九江無疑矣洞庭彭蠡冬月亦涸只

有數條江水在其中○過字有三義有山過水過人過如過九江只是禹過此處去也若曰山過水過便不通○孔氏曰岷山江所出在梁州衡山江所經在荆州○林氏曰嶓岐所導之水乃合河濟之流最爲奔悍當其隨山之初自西而決之東自東達之東北則已達于海矣故言入于海西傾嶓岷所導之水則未能達海且注于下流之地及滎川之功既施乃得入海故下文所載方是衆水入海之道故此止言至于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而下流之山皆所不及也○陳氏經曰禹之導山雖曰因而治衆水大槩岍岐之列河濟所經岷山之列江水所經也○愚謂導山之初自西分爲四路乃懷襄方殷未可下滎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而條四列實人功經畫之次第爲滎川之文隨山之成功林陳說是獨岍岐入海一節辭猶未備岍岐一列河濟所經既入海矣何爲下文導河積石導沇水二條又各言入于海歟意者當時水患河濟尤甚此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源以至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滎導必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流言之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此下滎川也弱水見雍州合黎山名隋地志在張掖縣西北亦名羌谷流沙杜佑云在沙州西八十里其沙隨風流行故曰流沙之下于瓜州之下于此又派別而詳記之而水之經緯皆可見矣滎川之功自隨山始故導水次于導山也又案山水皆原于西北故禹敘山敘水皆自西北而東南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

導水凡九條大槩自北而南先言山以爲水之經故此言水以爲山之紀○合黎孔云水名馬云地名○程氏曰禹導弱水正流至合黎則逆行者已恒其遠而無所可治者固不必極之於西海近而無能爲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此雍所謂既西而于此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林氏曰禹惟先決山陵之水使有所歸然後可施滎川之功如上文既導岍岐至荆石然後導河濟之功可施導西傾至陪尾然後導淮渭洛之功可施導嶓冢至大別導岷至敷淺原然後導漢與江之功可施所以先言導山而後導水也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地志出犍爲郡南廣縣汾關山水經出張掖雞山南至敦煌過三危山臨峙其上案梁雍二州西境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來積石西傾岷山岡脊以東之水之西南也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別二州既入于河漢然江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爲黑水而入于南海地志水經樊氏之說雖未詳的實要是其地也程氏曰樊綽以麗水爲黑水者恐其狹小不足爲界別二州其流又正趨南海又漢滇池即葉榆之地武帝初開滇爲時其地古有黑水舊祠夷人不知載籍必不能附會而綽及道元皆謂此澤以榆葉所積得名則其水之黑似榆葉積漬所成且其地乃在蜀之正西又東北距宕昌不遠宕羌昌即三苗種裔與三苗之敘于三危者又爲相應其證驗莫此之明也〔纂疏〕陳氏大猷曰萬水能載而弱水獨弱且西流萬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天地之間有常有變不可一律齊聖人順其性而已所謂行所無事也必欲東之則拂其性非行所無事矣滇音顛萬音巔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

于厎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積石龍
門見雍
州華陰華山之北也厎柱見導山孟地名津渡處也杜預云在河内郡河陽縣
南今孟州河陽縣也武王師渡孟津者即此今亦名富平津洛汭洛水交流之
内在今河南府鞏縣之東洛之入河實在東南河則自西而東過之故曰東過
洛汭大伾孔氏曰山再成曰伾張揖以爲在成皐鄭玄以爲在修武武德臣瓚
以爲修武武德無此山成皐山又不再成今通利軍黎陽縣臨河有山蓋大伾
也案黎陽山在大河垂欲趨北之地又無險礙如龍門厎柱之須疏鑿西去洛汭既已太近東距降水大陸又爲
絶遠當以黎陽者爲是降水地志在信都縣今冀州信都縣枯洚渠也程氏曰
周時河徙砅礫至漢又改向頓丘東南流即禹河迹大抵背尾地志魏郡鄴縣
有故大河在東北直達于海疑即禹之故河孟康以爲王莽河非也古降實自
唐貝州經城北入南宮貫穿信都大抵北向而入故河于信都之北爲合北過
降水之文當以信都者爲是大陸見冀州九河見兗州逆河竟以海水逆潮而
得名九河既瀹于海則逆河在其下流則不復有矣河上播而爲九下同而爲
一其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禹特順而導之耳今案漢西域傳張騫所窮河
源云河有兩源一出葱嶺一出于闐于闐在南山下其河北流與葱嶺河合東
注蒲昌海蒲昌海一名鹽澤去玉門陽關三百餘里其水停居冬夏不增減潛
行地中南出積石又唐長慶中薛元鼎使吐蕃自隴西成紀縣西南出塞二千
餘里得河源於莫賀延磧尾曰閃磨黎山其山中高四下所謂崑崙也東北流

與積石河相連河源澄瑩冬春可涉下稍合流色赤益遠他水并注遂濁吐蕃
亦自言崑崙在其國西南二說恐薛氏爲是河自積石三千里而後至于龍門
經但一書積石不言方向荒遠在所略也龍門而下因其所經記其自北而南
則曰南至華陰記其自南而東則曰東至厎柱又詳記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
孟津曰洛汭曰大伾又記其自東而北則曰北過降水又詳記其北向所經之
地則曰大陸曰九河又記其入海之處則曰逆河自洛汭而上河行于山其地
皆可攷自大伾而下垠岸高於平地故決齧流移水陸變遷而降水大陸九河
逆河皆難指實然上求大伾下得碣石因其方向辨其故迹則猶可考也其詳
悉見上文○又案李復云同州韓城北有安國嶺東西四十餘里東臨大河瀕
河有禹廟在山斷河出處禹鑿龍門起於唐張仁愿所築東受降城之東自北
而南至此山盡兩岸石壁峭立大河盤束於山峽間千數百里至此山開岸闊
豁然奔放怒氣噴風聲如萬雷今案舊說禹鑿龍門而不詳其所以鑿蒲說相
傳但謂因舊修闢去其齟齬以決水勢而已今詳此說則自受降以東至于龍
門皆是禹新開鑿若果如此則禹未鑿時河之故道不知却在何處而李氏之
學極博不知此〔箚疏〕禹貢一書所紀地理治水曲折多不可曉竊意當時治
水事畢即總作此一書故自冀州帝都始如今人方量
說又何所考也
畢總作一門單耳禹自言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一篇禹貢不過此二
語極好細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龍門某未敢信方河水汹湧其勢迅
激縱使鑿下龍門恐這石仍舊湧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須潰決四出蓋禹
先決九川之水使各通于海又濬畎澮之水使各通於川使大水有所入小水
有所歸禹只是先從低處下手若下面之水盡殺則上面之水漸淺方可下手
九川盡通則導河之功已及八分故某嘗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

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孟子亦云禹疏九河瀹濟漯而注之海蓋皆自下流疏殺其勢耳若縣則只是築堙之所以九載而功弗成也○釋水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又東乃折而南計應三千里然後至龍門而爲西河云云河爲四瀆宗且發源西北故敘中國之水以河爲先陳解呆朱說○曾氏曰導水有先言山者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嶓冢導漾岷山導江是也河出崑崙而後至積石導淮自桐柏之類是也河出崑崙而後至積石淮出胎簪山而後至桐柏故先言水○鄭氏曰凡言至者或山或地或澤名如河至龍門華陰漢至大別山名也至孟津大陸地名也濟至荷澤名也言過言會皆水名以大水合小水曰過如河過洛汭漢過三澨之類二水勢均而相入謂之會如濟會于汶淮會泗沂之類以小水歸大水謂之入入于河入于海是也水莫大于河他水莫均焉故未嘗言會濟洛水小凡水之會者勢皆均敵故未嘗言過○唐孔氏曰河源不始於此記其始施功處耳○蘇氏曰河既分爲九又合爲一以一迎八而後入海○程氏曰河自洛汭以上山水名稱遞道古今如一自大伾以下不特水道難考山舊近河者亦不可究非山有徙移也河既變迹年世又遠人知新河之爲河不知舊山之爲山之眞歟○王氏炎曰周定王五年河徙東郡更注渤海繼決于瓠子又決于魏之館陶遂分爲屯氏河大河在西也河在東二河相並而行元帝永光中又決于清口靈鳴犢口則河水分流入于博州也河始雍塞不通後二年又決于平原則東入于青以達于海而下流與漯爲一王莽時河遂行漯川大河不行于大伾之北而遂行于相魏之南則山澤在河之瀕者支川與河相貫者乘皆易位而與禹貢不合矣○方氏慤曰建紹

後黃河決入鉅野溢于泗以入于淮者謂之北濟河是時淮僅受河之半今之亡也河自開封北嚮州決而入渦河以入淮淮水獨受大黃河之全以輸之海濟水之絕于王莽時者今其源出河北溫縣猶徑枯黃河中以入汶而遂趨海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矣○愚謂方氏得於身經目視與諸家據紙上而說者不同合程王說而參觀之可見古今河道之大不同又因方說而後濟水之入河復溢出於河者顯然可見矣

嶓冢導漾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

漾水

名水經曰漾水出隴西郡氐道縣嶓冢山東至武都常璩曰漢水有兩源此東源也即禹貢所謂嶓冢導漾者其西源出隴西嶓冢山會泉始源曰沔逕葭萌入漢東源在今西縣之西西源在今三泉縣之東也酈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爲漢水者是也水源發于嶓冢爲漾至武都爲漢又東流爲滄浪之水酈道元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水曰滄浪水是也蓋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三澨水名今鄖州長壽縣磨石山發源東南流者名澨水至復州景陵縣界來入名汉水疑即三澨之一然據左傳漳澨蔿澨則爲水除未可曉也大別見導山入江在今漢陽軍漢陽縣匯迴也彭蠡見揚州北江未詳入海在今潤州靜海縣○今案彭蠡古今記載皆謂今之鄱陽然其澤在江之南去漢水入江之處已七百餘里所蓄之水則合饒信徽撫古潤南安建昌臨江袁筠隆興南康數州之流非自漢入而爲匯者又其入江之處西則廬阜東則湖口皆石山峙立水道狹甚不應漢水入江之後七

百餘里乃橫截而南入于番陽又橫截而北流爲北江且番陽合數州之流豬而爲澤汎溢瀠迴初無停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月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今湖口橫渡之處其北則江漢之濁流其南則番陽之清漲不見所謂漢水滙澤而爲彭蠡者番陽之水既出湖口則依南岸與大江相持以東又不見所謂橫截而爲北江者又以經文考之則今之彭蠡既在大江之南於經則宜曰南會於滙不應曰北會于滙滙既在南於經則宜曰北爲北江不應曰東爲北江以今地望參校絶爲反戾今廬江之北有所謂巢湖者湖大而源淺每歲四五月間蜀嶺雪消大江汎溢之時水淤入湖至七八月大江水落湖水方洩隨江以東爲合東滙北滙之文然番陽之湖方五六百里不應舍此而録彼記其小而遺其大也蓋嘗以事理情勢考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意當時龍門九河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蒞而身督之若江淮則地偏水急不待跋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屬往視亦可況洞庭彭蠡之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其險阻禹不即工則官屬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非漢水所滙但意如巢湖江水之於而不知彭蠡之源爲甚衆也以此致誤謂之爲滙謂之北江無足怪者然則番陽之爲彭蠡信矣

箋疏 因說禹貢先生曰此最難說蓋他本文自有謬處且如漢水自是從今漢陽軍入江下至江州然後江西一帶水流出合爲大江兩江下水相滙故江西水出不得溢爲彭蠡上取漢水入江處有多少路今言漢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東滙澤爲彭蠡全然不合又如何去解釋得蓋禹當時只治得雍冀兗數州爲詳南方諸水未必親見然恐只得之傳聞故多遺闕又差說如此今人不成說他聖人之經不是所以難說解者紛紛終是與他地上

水不公○朱子九江彭蠡說曰說禹貢者不過隨文解義以就章句如說九江則曰江過尋陽派別爲九或曰有小江九北來注之流彭蠡則曰漢水所滙而江水亦往會焉說北江中江則曰漢既滙而出爲北江江既滙而出爲中江也說九江則但指今日江州治所以當之說數淺原則但以爲漢暨陽縣之傳舄山在今日爲江州之德安縣而已如是而言始爲通說則可矣若以山川形勢之實考之吾恐其說有所不通而不能使人無疑也若曰派別爲九則江流上下洲渚不一今所計以爲九者若必首尾短長均布若一則橫斷一節縱別爲九一水之間當有一洲九江之間沙水相間乃爲十有七道於地將無所容若曰參差取之不必齊一則又不知斷自何許而數其九也況洲渚出沒其勢不常江陵先有九十九洲後乃復生一洲是豈可以爲地理之定名乎此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旁計橫入小江之數則自岷山以東至入海處不知當爲幾十百江矣此又不可通之妄說也且經又言九江孔殷則正以見其吐吞壯盛浩無津涯之勢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其決非尋陽以東甚遠之下流此又可以證前二說者爲不可通之妄說也若曰漢水滙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則彭蠡之爲澤也實在大江之南自今江州湖口縣南跨南康軍饒州之境以接於隆興府之北瀦漫數十百里其源則東自饒州鄱陽信州建昌軍南則贛州南安軍西則袁筠以至隆興府分寧武寧諸邑方數千里之水皆會而歸焉北過南康揚瀾左里則兩岸漸迫山麓而湖面稍狹遂東北流以趨湖口而入于江矣然以地勢北高而南下故其入于江也反爲江水所過而不得遂因卻而自豬以爲是瀦漫數十百里之大澤是則彭蠡之所以爲彭蠡者初非有所仰於江漢之滙而後成也不惟無所仰於江漢而衆流之積日過日高勢亦不復容江漢之來入矣又況漢水自漢陽軍大別

千百年
山下南流入江則其水與江混而爲一至此已七百餘里矣今謂其至此而後
一先一後以入于彭蠡既匯之後又復循次而出以爲二江則其入也何以識
其爲昔日之漢水而尤行何以識其爲昔日之漢水而今分以之北何以識
以方言之則宜曰南會而不應曰北會以實計之則湖口之東今但見其爲一
江而不見其分流然則所謂漢水匯爲彭蠡而江水亦往會焉者亦不可通之
妄說也此叢說者既無一之不窮於是味別洲別之論出焉而終亦不免於窮
也蓋曰味別則不知凡禹之所爲過門不入者爲欲大濟昏墊之民而遂其生
邪抑如陸羽張又新輩毫分於鹵頰間以爲茗飲之快也此又不通之妄說也
若曰洲別則漢水入江之後便須當有一洲介於其間以爲江漢之別而湖口
入匯之處又當各分爲二以爲出入之辨而後可也今皆無之而湖口橫渡之
處但見舟北爲大江之濁流舟南爲彭蠡之清漲而已蓋彭蠡之水灘隈於江
而不得洩然及其既平則亦因其可行之隙而又未嘗不相持以東也惡睹所
謂中江北江之別乎此又可見其爲不通之妄說也若曰古之九江即今之江
州古之敷淺原即今之德安縣則漢九江郡本在江北而今所謂江州者實武
昌郡之柴桑縣後以江北之尋陽并柴桑而立郡又自江北徙治江南以故江南
得有尋陽之名後又因尋陽而改爲江州實非古九江地也又況經言過九江
至於東陵而後會于彭蠡則自今江州城下至湖口縣才四十里不知東陵的
在何處何所表異而其志之繁密促數乃如此又曰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則已
自江州順流東下湖口又復泝流南上彭蠡百有餘里而後至焉亦何說哉此
又不可通之妄說也至於今所謂敷淺原者則其爲山也微而其全體正脈又
特爲廬阜以盡乎大江彭蠡之文矣不取於此以記衡山東道一支之所極者

而獨有取乎彼之區區爲者則吾恐其山川之一名古今或異而傳者未必得
其眞也凡此差舛其類不一有識之士讀之愈疑惟胡旦晁說之皆以九江爲
洞庭其援證皆極精博而莆田鄭樵漁仲獨謂東匯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
海十二字爲衍文亦爲得之予既深以事理情勢求之然後果得其所以誤也
蓋洪水之患惟河爲甚兗州乃其下流水曲而流緩地平而土疎故河患此爲
尤甚治十三載方同他州當時惟此等處事急民困勢重役煩禹親茲身督之
不可一日舍若梁雍荊揚地偏水急不待疏鑿固已通行則分遣官屬往視其
亦可也況洞庭彭蠡間乃三苗所居水澤山林深昧不測彼方負險頑不即工
官屬往者未必深入其境是以但見彭蠡之爲澤而不知其源之甚遠而且多
但見洞庭下流之已爲江而不知其中流之嘗爲澤而甚廣也以此致說宜無
足怪若其用字之同異則經之凡例亦自可考今但刪去東匯北江之衍字而
正以洞庭爲九江更以經之凡例通之則過九江至于東陵者言導岷山之水
而是水之流橫截乎洞庭之口以至東陵也是漢水過三澨之例也過九江至
于敷淺原者言導岷陽之山而導山之人至於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
山路以至于敷淺原也是導岍岐而逾于河之例也以是觀之則經之文意不
亦既明矣乎鄭漁仲漢水行文之說固善矣下文江水東迤北會于匯東爲中
江入于海之數語亦不能使人無疑彼固未能盡正也又有謂揚州之三江即
荊之中江北江而又病其缺一乃顧彭蠡之餘波適未有號始使言南江之名
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邈而不相屬也則又安能曲說而強附之哉右略節

東別爲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于江

岷山導江

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沱江之別流於梁者也澧水名水經出武陵充縣西至長沙下雋縣西北入江鄭氏曰經言道言會者水也言至者成山或澤也澧宜山澤之名案下文九江澧水既與其一則非水明矣九江見荊州東陵巴陵也今岳州巴陵縣也地志在廬江西北者非是會匯中江見上章

導流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流水濟水也發源為流既東為濟地志云濟水出河東郡垣曲縣王屋山東南今絳州垣曲縣山也始發源王屋山頂崖下曰沇水既見而伏東出於今孟州濟源縣二源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一丈合流至溫縣是為濟水歷號公墓西南入于河溢滿也復出河之南溢而為滎滎即滎波之滎見豫州又東出於陶丘北陶丘地名再成曰陶在今廣濟軍西又東至於菏菏即菏澤亦見豫州謂之至者濟陰縣自有菏派濟流至其地爾汶北汶也見青州又東至於東平府壽張縣安民亭合汶水至壽州博興入海唐李賢謂濟自鄆以東皆滑曹鄆濟等州以入于海本朝樂史謂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海謂之清河鄆道元謂濟水當王莽之世川瀆枯竭其後水流逕通津渠勢改尋梁脈水不與昔同然則滎澤濟河雖枯而濟水未嘗絕流也程氏曰滎水之為濟本無他義濟之入河適會河滿溢出南岸溢出者非濟水因濟而溢故禹還以元名命之案程氏言溢之一字固為有理然出於河南者既非濟水則禹不應以河枝流而冒稱為濟蓋溢考指滎而言非指河也且河濁而滎清則滎之水非河之溢明矣沈經所書單立導流條例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脈絡可考先儒皆以濟水性下潛疾故能入河穴地流注顯伏南轡豐曾氏齊州二堂記云泰山之北與齊之東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柏崖之灣而至於濕馬之崖蓋水之來也衆其北折而西也悍疾尤甚及至於崖下則泊然而止而自崖以北至於歷城之西蓋五十里而有泉涌出高或致數尺其旁之人名之曰趵突之泉齊人皆謂嘗有弃糠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蓋泉自濕馬之崖潛流地中而至此復出也其注而北則謂之濼水達于清河以入于海舟之通於濟者皆於是乎達也齊多甘泉其顯名者十數而色味皆同以余驗之蓋皆濼水之旁出者也然則水之伏流地中固多有之奚獨於滎澤疑哉吳興沈氏亦言古說濟水伏流地中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經過其下東阿亦濟所經取其井水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腸疏瘀蓋其水性趨下清而重故也濟水伏流絕河乃其物性之常事理之著者程氏非之顧弗深考耳

【纂疏】愚案虛谷方氏嘗親過枯黃河見濟水出河北溫縣者今經枯黃河以入汶而後趨海而謂清濟貫濁河遂成虛論以此　之則濟水性下固能伏流而出為滎然其性勁實兼　勁絕大河中而出為滎也以勢言不容不假道于河其清勁之性能橫絕而不奪于河亦異哉程泰之謂溢為滎非濟溢辨之者以河濁滎清證其非當矣今大河徙而南流古大河遂為枯礫濟之莫河其迹昭然泰之之非不辨而明亦千古之一快也哉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淮水經云淮水出南陽平氏縣胎簪山禹只自桐柏導之耳桐柏見導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　言入于淮此

導渭自鳥鼠同穴東會

于澧又東會于溇又東過漆沮入于河同穴山名地志云鳥鼠山者同穴之枝山也餘並見雍州孔氏曰鳥鼠共為雌雄同穴而處其說怪誕不經不足信也酈道元云渭水出南谷山在鳥鼠山西北禹只自鳥鼠同穴導之耳

纂疏 愚案澧溇漆沮皆入渭渭入河東會於澧即澧溇大槩沮皆小故曰過前分溇渭然大槩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於雍而自源徂流言於此也

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瀍洛水出冢嶺山禹只自熊耳導之耳○案經言嶓冢導漾岷山導江者漾之源出於嶓江之源出於岷故先言山而後言水也言導河積石導淮自桐柏導渭自鳥鼠同穴導洛自熊耳皆非出於其山特自其山以導之耳故先言水而後言山也河不言自者河源多伏流積石其見處故言積石而不言山者亦自也流水不言自其出非一故不誌其源也弱水黑水不言山者九州之外蓋略之也小水合大水謂之入大水合小水謂之過二水勢均相入謂之會天下之水莫大於河故於河不言會此禹貢立言之法也

纂疏 愚案此即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之源流也伊瀍澗皆入洛而各入河耳○王氏炎曰凡導川皆決而委之于海然百川東注而弱水獨西黑水獨南其入于東海則天下之水莫大于河在南方之皆自此而南也四瀆之外西有漢矣之江又次之淮濟亦四瀆也故先言濟而淮渭東有洛亦大川也故以是終焉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隩隈也李氏曰涯內近水為隩陂障也會同與灃汨會同同義四海之隩水涯之地已可奠居九州之山梁木通道已可祭告九州之澤已有陂障而無決潰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此蓋總結上文言九州四海水土無不平治也

纂疏 孔氏曰九州所同事在下四方之宅已之內會同京師九州同風萬國共貫○呂氏曰水平而復疏滌其源為經久計也○林氏曰九州辨之悉矣至此又言其所以同有以辨之則異制異俗異和異宜各得其所而不相亂有以同之則同軌同文同倫各要其歸而不見其異序言別此言同先別而後同也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孔大也水火金木土穀皆大修治也土者財之自生謂之庶則非特穀土也庶土有等當以肥瘠高下名物交相正焉以任土事底致也因庶土所出之財而致謹其財賦之入如周大司徒以土宜之法辨十有二土之名物以任土事之類咸皆也則品節之也九州穀土又皆品節之以上中下三等如周大司徒辨十有二壤之名物以致稽儥之類中邦中國也蓋土賦或及於四夷而田賦則止於中國而已故曰成賦中邦

纂疏 復齋董氏曰九疇先五行五行一曰水也則壤其迹也本末皆備○陳氏大言其略九等言其詳也○孫氏曰華則上中下之土壤即前九等之田三等也○呂氏曰底慎其心於究雍故此以四隩既宅總之旅山惟見於梁雍州之所同如宅土既宅惟見於冀雍故此以九山刊旅總之各州所載川澤雖多然九州川澤不止是也故以九川

九澤之藩陂總之上雖各越遠河之道禹四方之觀帝都者不止是也故以四海會同總之大府孔修則非特水土之治而已庶土交正則山林川澤丘陵墳衍原濕之土地無不正非特墳壤之復其性而已正庶土而慎財賦所以總結九州所貢罷之物也則三壤以成中邦之賦所以總結九州九等之田與賦錫之土以立國錫之姓以立宗左傳所

也　錫土姓　錫土姓者言錫之土而命之氏者也　〔纂疏〕林氏曰水土平可以封建諸侯也如契封於商賜姓子稷封於邰賜姓姬有土有姓昔固有矣至是徧錫之　祇台德先不距朕

行　台我距違也禹平水土定土賦建諸侯治已定功已成矣當此之時惟敬德以先天下則天下自不能違越我之所行也　〔纂疏〕陳氏曰台朕皆史氏我其君上也○馬氏曰水土已平天子於是封建分理又敬已德以先之而莫敢或違皆禹功所致也即迪朕德時乃功惟敘之意○王氏炎曰曰台曰朕皆禹自言○愚案台朕蔡說欠明陳馬說當雙溪謂皆禹自言恐非二句接錫土姓封建亦禹專之乎　五百里甸服

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

五百里米　甸服織內之地也甸田服事也以皆田賦之事故謂之甸服五百里者王城之外四面皆五百里也禾本全曰總刈禾曰銍半稟也半稟去皮曰秸謂之服者三百里內去王城為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也獨於秸言之者總前二者而言也粟穀也內百里為最近故并禾本總賦之外百里次之只刈禾半稟幼也外百里又次之去稟麤皮納也外百里為尤遠去其穀而納米蓋量其地之遠也

而為納賦之輕重精麤也此分甸服五百里而為五等者也　〔纂疏〕夏氏曰規方千里為王畿其中為王城張氏曰此因水土平而言弼成五服五百里是為甸服○莫不各服其事於天子故皆謂之服○孔氏曰甸服為天子服治田禾稾曰總供飼國馬○唐孔氏曰銍鎌也用以刈故以銍表禾穗秸言服稟中以明上下服侯以外貢不入穀甸主治田故服名甸○陳氏大猷曰禹之甸決達於天下詩奕奕梁山惟禹甸之傳少康有田一成皆甸法也王畿獨以甸名服者農國事之本也京師聲名文物之所萃四方百貨之所聚其民易以弃本逐末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碧梧馬氏曰先儒多以服字就秸字上解秸稾也若行禾中粟米而又納稾又服輸將是其賦重於百里二百里矣惟蔡氏摘出服字以為總前二者言之為通唐孔氏亦云舉中以明上下並皆有所納之役第以服字貫總銍粟米言之文勢為爾○或曰三百里在遠近之中故使只納稾而服輸將或百服如國服之服他有服役不但輸將　五百里

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服者侯國之服甸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采者卿大夫邑地男邦男爵小國也諸侯諸侯之爵大國次國也先小國而後大國者大可以禦外侮小得以安內附也此分侯服五百里而為三等〔纂疏〕呂氏曰采邑如今之職田言男則子在其間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

文教二百里奮武衛

綏安也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安之義侯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揆度也綏服內取王

城千里外取荒服千里介於內外之間故以內三百里揆文教亦二百里奮武衛文以治內武以治外聖人所以嚴華夷之辨者如此此分綏服五百里而爲二等

甸蔡疏 陳氏大猷曰綏服內安中國外安蠻貊也內三百里非全無武衛也武衛以護其生民斷安矣然武以衛言保護而已治世武事易弛故奮以修之聖人不黷武亦不廢武與後世恃小康而銷兵者異矣○林氏曰漢魏使外夷入居中國障塞之地至西晉有劉石之禍石晉以盧龍賂契丹至重貴而有耶律之難綏服嚴華夷之辨萬世不易之法也 **五百里要服** 要服去王畿已遠皆夷狄之地其文法略於中國謂之要者取要約之義特羈縻之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放也左傳云蔡蔡叔是也流放罪人於此也此分要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 **五百里荒服** 荒服去王畿益遠而經略之者視要服爲尤略而已綏服外四面又各五百里也蔡與流皆所以處罪人而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之別也此分荒服五百里而爲二等也○今案要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南北東西相距五千里故益稷篇言弼成五服至于五千然堯都冀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則賦所出則反并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亦猶閩浙之間舊爲蠻夷淵藪而今富庶繁衍遂爲上國土地興廢不可以一時槩也周制九畿曰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藩要畿亦五百里而王畿又不在其中併之則一方五千里四方相距爲萬王

蓋倍禹服之數也漢地志亦言東西九千里南北一萬三千里先儒皆疑禹服之狹而周漢地廣或以周服里數皆以方言或以古今尺有長短或以爲禹直方計而後世以人迹屈曲取之要之皆非的論蓋禹聲教所及則地盡四海而其疆理則止以五服爲制至荒服之外又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是也若周漢則盡其地之所至而疆畫之也 **甸蔡疏** 王氏曰夷易也無中國禮法易而已蠻慢也甚於夷矣○林氏曰夷蠻戎狄相對言則有四名舉一二言則可通如四夷來王蠻夷率服是也此處不必拘東夷南蠻之名○馬氏曰甸侯綏爲中國要荒已爲夷狄聖人之治詳內略外觀五服名義可見治中國則法度宜詳治以必治也治夷蠻則法度宜略治以不治也觀至于五千見德化之遠及觀要荒二服見法度之不汎及聖人不務廣地而勤遠略可見矣○曾氏曰周之九服述者終不能大異於作者周之王畿即禹之甸服侯服甸服即禹之侯服男服采服即禹之綏服衛服介其中即綏服之奮武衛也蠻服夷服即禹之要服鎮服蕃服即禹之荒服也○王制西不盡流沙南不盡衡山東不盡東海北不盡恒山應氏曰東海在中國之疆內西南北海則遠在夷徼之外南獨以江與衡山爲限蓋百粵未盡開也惟河舉東西南北河流縈帶中國也自秦而上西北裔而東南盡自秦而下東南展而西北縮此古今天地之大運也當先王時四方各有不盡之地聽四夷居之不勞中國以事外也

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 漸漬被覆暨及也聲教謂風聲教化林氏曰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故謂之聲軌範于淺深也此而遠者效焉故謂之教上言五服之制此言聲教所及蓋法制有限而教化

無窮也錫與師錫之錫同木土既平禹以玄圭爲贊而告成功於舜也水色黑故圭以玄云

蔡疏 林氏曰此又推聖化所極至而言之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朔南不言所至以下文四海見之也漸被暨皆言聲教所至無分遠近輕重特變文耳○陳氏大猷曰聖人所治詳內略外不求盡於四海而道德所化無內外之限則必極於四海自禹敷土而下隨舉治水規模言之自冀州而下以帝都爲主自東而西區別九州之疆域言之自尊卑而下則自冀州而西南水言之自九州攸同而下則總合九州成績言之自五百里甸服而下則以成五服自內及外言之自東漸而下則達聚四極言之以至告成功終焉經緯錯綜法度森嚴非聖經不至此○董氏鼎曰禹之治水始於冀州非徒以帝都爲先蓋水患皆因下流壅塞而然禹先用功於下流以跡其壅塞之勢然後用功于上流以濬其發源之地下流有所歸則上流有所殺矣天下大勢西北高而東南下九川惟河爲大水患惟河爲受河始入於壺口而經於冀則冀當河之下流之入海處所以禹之功役自冀而兗而則疏河之下流也自青而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青則疏濟之下流也自徐則疏淮之下流也自揚而荆則疏江漢之下流也自兗而青則疏河濟之下流也河濟淮江漢五水之下流既通水患之平已十七八矣然上流不濬則猶有壅塞之患於是自荆而豫以濬伊洛之源自豫而西從西以濬河渭之源從北而東從東而南從南而西從西而又北始于河終於河治水之能事畢矣一書之中觀其規模次第若是乎法度之維持求其綱領樞機實關於德行之感化故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讀此篇者毋徒求作貢之法當求其祇德之心○愚案玄圭或謂告成功於天取天玄一色或謂堯錫禹玄圭爲水德之瑞故尚黑也或謂水色黑皆非也禹貢一書雖紀平水土制貢賦之事而躬行教化之精微寓焉曰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躬行心得以爲教化之本者也曰文教聲教於教化之流行而躬行之效驗也後之山經地志與財用之書有是哉

甘誓 甘地名有扈氏國之南郊也在扶風鄠縣誓與禹征苗之誓同義言其討叛伐罪之意嚴其坐作進退之節所以一衆志而起其怠也誓師於甘故以甘誓名篇書有六體誓其二也今文古文皆有○案有扈夏同姓之國史記曰啓立有扈不服遂滅之唐孔氏因謂堯舜受禪啓獨繼父以是不服亦臆度之耳左傳昭公元年趙孟曰虞有三苗夏有觀扈商有姺邳周有徐奄則有扈亦三苗徐奄之類也

蔡疏 愚謂禹征苗已有誓專書一篇則自此始可觀世變矣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 六卿六鄉之卿也案周禮卿大夫每鄉卿一人六鄉六卿平居無事則各掌其鄉之政教禁令謂軍將皆卿者是也意夏制亦然後天子親征之天子之兵有六軍六鄉之一萬二千五百人而屬於大司馬所甘則有扈之怙強稔惡敢距天子抗衡豈特孟子所謂六師移之者書曰大戰於甘蓋所以深著有扈不臣之罪而爲天下後世諸侯之戒也

蔡疏 李氏曰六卿非家宰至司空之六卿也謹卿分職之六卿無緣家宰亦屬於司馬知其非也○王曰嗟六事之人愚謂此書固見有扈之不臣亦見啓之猶能爲君

予誓告汝 重其事故嗟歎而告之六事者非但六卿有事於六軍者皆是也

蔡疏 李氏曰虞書言咨後變爲嗟脩征嗟子有

衆湯誥蓋爾萬方有衆皆是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絶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威暴殄之也侮輕忽之也鮮洎五行而砥上獲罪於天天用勦絶其命今我伐之惟敬行天之罰而已今案此章則三正迭建其來久矣舜協時月正日亦所以一正朔也于丑之建唐虞之前當已有之況於威侮之者乎三正于丑寅之正也殄物威侮之實也○陳氏大猷曰凡背五常之道拂生長斂藏之宜皆威侮五行也○孔氏曰惰廢天地人之正道言亂常也○馬氏融曰建子丑寅三正也○林氏曰商方有改正朔事夏以前未有也此但言其廢三綱五常耳○夏氏曰董仲舒謂舜紹堯順天道改正朔此非夏以前事乎陳氏大猷曰使果不用正朔亦豈應言三正仲舒所云漢儒多喜言改正朔耳○王氏炎曰夫子論考子產論禮皆曰天之經地之義民之行三正不過如此堯授時以寅爲正月舜禹因之堯舜之前安有子丑二正○程氏大昌曰創建丑子惟商周耳自唐迄夏即皆建寅蓋堂隆謂舜更堯曆首歲以子堯同少昊首歲以亥皆不與詩書合不足據也○愚案三正有二說未知孰是姑兩存之以俟來哲行夏之時夫子只就三代說耳威侮五行或謂侮五行之理如仁爲木之神愛之理之類是慢五常也怠弃三正一綱也蔡氏以暴殄天物爲威侮五行是偏以氣行於地之五兼以氣行於天之五行與五行之理言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

之正汝不恭命 左車左右車右也攻治也古者車戰之法甲士三人一馳也左傳宣公十二年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主擊刺御者居中以主馳驅者左射以菆是車左主射也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是車右主擊刺也御非其馬之正皆足以致敗故各指其人以責其事而欲各盡其職而不敢忽也○菆側鳩反矢之善者 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 戮殺也禮曰天子巡狩以遷廟主行左傳軍行祓社釁鼓然則天子親征必載其遷廟之主與其社主以行以示賞戮之不敢專也祖左陽也故賞於祖社右陰也故戮於社孥子也孥戮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子同義言若不用命不但戮及汝身將併汝妻子而戮之戰危事也不重其法則無以整肅其衆而使赴功也或曰戮辱也孥戮猶秋官司厲孥男子以爲罪隸之孥古人以辱爲戮謂戮辱之以爲孥耳古者罰弗及嗣孥戮之刑非三代之所宜有也案此說固爲有理然以上句考之不應一戮而二義蓋罰弗及嗣者常刑也予則孥戮者非常刑也常刑則愛克厥威非常刑則威克厥愛盤庚遷都尚有劓殄滅之無遺育之語則啓之誓師豈爲 纂疏 愚謂觀恭行天罰與汝不恭命之言然後知一恭字爲此篇綱領過哉有扈之威侮五行不恭故也啓行天伐以恭爲本我恭天命左右御當恭我命用命而賞戮其不恭命也賞戮不敢專必行之祖社皆致恭也恭敬百聖之心法亦家法也啓之此心即禹祇承祇台之心啓能敬承繼禹此亦可見禹又案戮當訓云殺也亦辱也古者戮不必皆殺左文十年無畏抶宋公之僕以狗或曰國君不可戮也此以抶狗爲戮也裏

六年宋子蕩以弓楛華弱子窄已專戮於朝此以弓楛為戮也今此篇二戮字謂不殺固不可謂必殺亦不可嘗盡戮皆有重輕必以為殺或必以為辱皆墮一偏前王莽傳引此文擊戮作奴師古註戮其妻子為奴恐非泰誓因奴正士豈戮子之謂邪

五子之歌

五子太康之弟也歌與帝舜作歌之歌同義今文無古文有

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功德幾不能蓋也可戒哉○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覩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總毋一愚太康如嬰兒矣少康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蔡疏 張氏九成曰美哉禹功明德遠矣再傳至太康一盤遊田便至失國以禹之功德幾不能蓋也可戒哉○陳氏經曰禹功在萬世覩河洛者思之再傳一為遊田而民遂貳何也民之於禹如賴總毋一愚太康如嬰兒矣少康一成一旅卒祀夏配天非民之不忘禹而何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

太康啓之子尸如祭祀之尸謂居其位而不為其事如古人所謂尸祿尸官者也豫樂也夏諺曰吾王不遊吾何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憂樂之先王非不遊豫蓋有其節皆所以休吾王不豫吾何以助一遊一豫為諸侯度憂貳心而太康猶不知悔乃安於遊畋之無度言其逸則至於滅其德也民咸洛水之南言其久則十旬而弗反是則太康自弃其國矣作歌之此能敬必有德逸豫則怠勝敬所以滅其德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

蔡疏 薛氏曰此史序五子作歌之由有窮國名羿窮國君

君之名也或曰羿善射者之名賈逵說文羿帝嚳射官故其後善射者皆謂之羿有窮之君亦善射故以羿目之也羿因民不堪命距太康於河北使不得反遂廢之

厥弟五人御其母以從徯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御侍也怨如孟子所謂小弁之怨親親也小弁之詩父子之怨五子之歌兄弟之怨親之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五子知宗廟社稷危亡之不可救母子兄弟離散之不可保憂愁鬱悒慷慨感厲情不自已發為詩歌推其亡國敗家之由皆原於荒弃皇祖之訓雖其五章之間非盡述皇祖之戒然其先後終始互相發明史臣以其作歌之意序於五章之首後世序詩者每篇皆有小序以言其作詩之義其原蓋出諸此

蔡疏 林氏曰觀左傳魏絳數羿之失曰淫于原獸曰將歸自田家衆殺而亨之我之勢固彼無因而入苟有間隙彼必投之羿之變所以因民弗忍也因者之我太康無以異禹都河北安邑○呂氏曰羿雄何代無之我太康無以異禹都河北安邑○呂氏曰羿雄何代無明禍亂之本在此不在彼秦不築長城起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遊江都李密王世充何所因五子之歌當以詩體觀不當以書體觀此詩一章切於家緒之本末五章盡取憂愧歸之於己其情極矣欲觀詩者當先觀書觀舜皐之歌則見詩之雅頌觀五子之歌則見詩之變風變雅二歌乃詩之原也○陳氏大猷曰五章俯仰節奏怨而不怒真溫柔敦厚可以怨者也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此禹之訓也皇大也君之與民以勢而言則尊卑之分如霄壤之不侔以情而言則

相須以安躬身體之相資以生也故勢疎則離情親則合以其親故謂之近以其疎故謂之下言其可親而不可疎之也且民者國之本本固而後國安本既不固則雖強如秦富如隋終亦滅亡而已矣其一其二或長幼之序或作歌之序不可知也 纂疏 愚謂五歌節奏有序若出一手其史之所次第歟

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為人上者奈何不敬 予五子自稱也君失人心則為獨夫獨夫則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三失者言所失衆也民心怨背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當於事幾未形之時而圖之也朽腐也朽索易絶六馬易驚朽索固非可以馭馬也以喻其危懼可畏之甚言此則以己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義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失全於三不望其復改矣頻復之凶也民怨之蓄必深矣○林氏曰古車一乘四馬兩服兩驂天子車六馬驂旁加兩騑馬在車中為服在車外為驂驂外為騑天子車盛則駕六常則駕四朽索馭六馬如晉人作危語○陳氏經曰國以民為本君固結民心以敬為本太康失邦由失民心失民心由於逸豫不敬也

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荒外作禽荒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 此亦禹之訓也色荒惑嬖寵也禽荒耽遊畋也荒者迷亂之謂甘嗜皆無厭也峻高大也宇棟宇也彫繪飾也言六者有其一皆足以致滅亡也禹之訓

明明如此而太康獨不念之乎此章首尾意義已明故不復申結之也

其三曰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纂疏 林氏曰承上皇祖有訓故但言訓語之也○王氏十朋曰三風十愆有一于身國必亡與此同意○眞氏曰禹訓六言二十四字耳古今亂亡之釁靡不由之○程氏大昌曰陶唐之盛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其治之極如此意禹為之使子孫傳誦之乎人主以此為法戒嚴臨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左氏所引見哀六

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堯初為唐侯後為大子都陶故曰陶唐堯授舜舜授禹皆都冀有天下今太康失其道而紊亂其紀綱小者為紀底致也堯舜禹相授一道以作其行乃底滅亡作乃滅而亡 纂疏 邵氏曰道者君天下之本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左氏所引見哀六

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覆宗絶祀 明明明而又明也我祖禹也典猶周之六典則猶周之八則所以治天下之典章法度也貽遺關通和平也百二十斤為石三十斤為鈞鈞與石五權之最重者也通以見彼此通同無折閱之意和平以見人情兩平無乖爭之意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典則法度所以貽後世者如此至於鈞石之設所以一天下之輕重而立民信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子孫後世慮可謂詳且遠矣奈何太康

荒墜其緒覆其宗而絕其祀乎○又案法度之制始於權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權衡者又法度之所自出也故以鈞石言〔纂疏〕問關石和鈞恐只是鈞石之名如周禮嘉量之類曰恐是○愚之〔纂疏〕謂關通和平五文耳法之與器本末備具爲子孫慮遠矣詳矣其

五曰嗚呼曷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疇依鬱陶

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曷何也嗚呼曷歸歎息無地之可歸也予將疇依也爲君至此亦可哀矣仇予之予指太康也忸怩慨之發於心〔纂疏〕林氏曰五子不怨太康慈任之予仁人之於兄弟也可追言不可追也〔纂疏〕蔡傳一體有邦同其安榮失邦同其危辱親愛之至情也○施氏曰五子不深尤太康若其身親爲不善以致之者兄弟一身也社稷宗廟之憂憂辱切於身也孔子於書取此歌於詩取小弁怨而不怒其意一也○陳氏大猷曰太康失邦咎在不敬慎爾故此歌始之曰奈何不敬終之曰聖人言善惡成敗如醫師療藥性法司明律令某物食之殺人某事犯之致死不吾欺矣輕生者不顧而身試之卒至禍敗其人庶之謂歟此之訓色荒以下有一必亡太康一犯禽荒之戒竟以失邦如食殺人之毒犯處死之刑其嚴不可違如此哉

羿征羿國名孟子曰征者上伐下也此以征名實即誓也仲康丁有夏中衰之運羿執國政社稷安危在其掌握而仲康

能命胤侯以掌六師胤侯能承仲康以討有罪是雖未能行羿不道之誅明義和黨惡之罪然當國命中絕之際而能舉師代罪猶爲禮樂征伐之自天子出也夫子所以錄其書者以是歟今文無古文有○或曰蘇氏以爲義和貳於羿忠於夏者故羿假仲康之命命胤侯征之今案篇首言仲康掌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又曰胤侯承王命徂征詳其文意蓋史臣善仲康能命將遣師胤侯能承命致討未見貶仲康不能致命而罪胤侯之爲叛羿也若累爲篡羿之書則亂臣賊子所爲孔子亦取之爲後世法乎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仲康太康之弟胤侯胤國之侯命掌六師命爲大司馬也仲康始即位即命胤侯以掌六師文年方有征羿義和之命必本始而言者甚美臣善仲康肇位之時已能收其兵權故羿之立仲康也方將執其禮樂征伐之權以號令天下而仲康即位之始即能命胤侯掌六師以收其兵權制之也羿所廢立其子相然後見篡是則仲康猶有以爲衛將軍鎮撫南北軍之類義和貳於羿同惡相濟故胤侯承王命往征之以前羿討羿故終仲康之世羿不得以逞使仲康盡失其權則羿之篡夏豈待相而後敢邪義和氏夏合爲一官曰胤后者諸侯入爲王朝公卿如禹稷伯夷謂之后也〔纂疏〕問東坡疑胤征曰羲道潔飲得是太康失河北至相河南然亦疑義和是箇曆官曠職誅之可也何

至誓師如此大抵古書之不可攷皆此類也○林氏曰義和夏爲一官至周爲冯相保章氏隸於大宗伯其任又輕於夏矣太史公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愈益輕矣**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徵驗保安也聖人謨訓明有徵驗可以定安邦國也下文即謨訓之語天戒日蝕之類謹者恐懼修省以消變異也常憲者奉法修職以供乃事也君能謹天戒於上臣能有常憲於下百官之衆各修其職以輔其后故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此其所以爲明明后也又案日蝕者君弱臣強之象后羿專政之戒也義和掌日月之官當羿而不言是可赦乎

【纂疏】王氏曰使義和守常憲以修輔則仲康得之變則是不有常憲昧先聖之謨訓安能免於誅乎**每歲孟春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遒人宣令之官木鐸金口木舌施政教時振以警衆者也周禮小宰之職正歲帥治官之屬徇以木鐸曰不用法考國有常刑亦此意也官以職言師以道言規正也相規云者胥致誨也工百工也百工技藝之事至理存焉理無往而不在故言無微而可略也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官師百工不能規諫是謂不恭不恭之罪循有常刑而況於畔官離次叔擾天紀者乎

【纂疏】張氏曰相規規君也左大夫規誨詩沔水規宣王蔡氏元度曰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竭

民曾莊丹溢刻梢匠慶諫曰無益於君而替前人之令德執藝事諫此類是也○陳氏經曰先王不諫者左刑後世諫者反刑之**惟時羲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俶擾天紀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羲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次位也官以職言次以位言畔官則亂其所治之職離次則舍其所居之位俶始擾亂也天紀則洪範所謂歲月日星辰曆象日月星辰之後爲羲和者世守其職未嘗紊亂至是始亂其天紀焉遐遠也遠棄其所司之事也辰日月會次之名房所次之宿也集漢書作輯集輯通用言日月會次不相和幅而掩蝕於房宿也棄唐志曰蝕在仲康即位之五年瞽樂官以其無目而審於音也奏進也古者日蝕則伐鼓用幣以救之春秋傳曰惟正陽之月則然餘則否今季秋而行此禮夏禮與周異也嗇夫小臣也漢有上林嗇夫庶人之在官者周禮庭氏救日之弓矢嗇夫庶人蓋供救日之百役者曰馳曰走者以見日蝕之變天子恐懼於上嗇夫庶人奔走於下以助救日如此其急羲和爲曆象之官尸居其位若無聞知則其昏迷天象以干先王之誅豈特不恭之刑而已哉政典先王政治之典籍也先時後時皆違制失時當誅而不赦者也今日蝕之變如此而羲和罔聞知是固干先王後時之誅矣

【纂疏】日月一歲十二會方

會則月光都盡而爲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爲朔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爲望晦朔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爲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抗日而月爲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王者修德行政能使陽盛足以勝陰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有常度而實爲非常之變矣詩傳○問先時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不及時林氏謂是瞽衆之辭非言昏迷天象之人曰以上文考之林說非是然此篇自可疑當闕之○蘇氏曰官局所在曰次○孔氏曰房所舍之次政典若周官六卿之制典先時謂曆象之法四時節氣弦望晦朔先天時則罪死不及謂曆象後天時雖治其官苟有先後之差則無赦況廢官乎○唐孔氏曰房如房室之房謂日月所舍之處九月之朔日月當會於大火之次或以房爲房星房心爲大火似矣然集是止舍之次言其不集於舍故得以表日食若言不集於房星惟見曆錯不表日食以此知非房星○薛氏曰月令季秋日在房房大火之宿也○愚案房有二說近代善曆者推仲康時九月合朔已過房星北矣左傳昭公十七年梓慎曰宋大辰之虛也陳太皞之虛也鄭祝融之虛也昔火房也杜註房舍也所謂火房與此房宇義同皆所舍之次也堯時中星與月令不同夏之星固宜不與月令同雖指日在房爲據也政典司馬所掌胤侯掌六師爲大司馬故引政典之語以勅戒吏士先時不及時先後失師期也以屬下文者是

今予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將行也我以爾衆士奉行天罰爾其同力王室庶幾輔我以敬承天子之威命此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仲康之命胤侯之征義和得諸侯敵愾之義其辭直其義明非若五霸摟諸侯以伐諸侯其辭卑其義迂也

火炎崑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崑出玉山名岡山脊也逸過渠大也言火炎崑岡不辨玉石之美惡也天吏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而焚之苟爲天吏而有過逸之德不擇人之善惡而戮之其害有甚於猛火不辨玉石也今我但誅首惡之魁而已脅從之黨則罔治之舊染汙習之人亦皆赦而新之其誅惡宥善是循王者之師也今案胤征始稱義和之罪正以其畔官離次敗壞天紀至是有脅從舊染之語則知義和之罪當不止於廢時亂日是必聚不逞之人崇飲私邑以爲亂黨助羿爲惡者也胤后往征隱其叛逆而不言者蓋正名其罪則必鋤根除源而仲康之勢有未足以制后羿者故止責其瞞職之罪而實誅其不臣之心也〔蔡疏〕薛氏曰臧渠魁義也赦脅從仁也○愚案觀脅從之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正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視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戒哉威者嚴明之謂愛者姑息之謂記曰軍旅主威蓋軍法不可以不嚴明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嚴嚴明勝則信其事之必濟姑息勝則信其功之無成誓師之末而復嗟嘆以是深警之欲〔蔡疏〕董氏鼎曰仲康肇位正天下後望新政之日其勉力戒懼而用命也〔蔡疏〕董氏鼎曰承王命曰千先王之誅曰奉將天罰將帥

奉天子之命天子奉天與先王之命大本正大權立大教懼矣

書卷第二

後學 成德 校訂